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
認爲新聞紙類

婦女雜誌

四月號

THE LADIES' JOURNAL, Vol. XI, No. 4

行發館書印務廣

書考參之備必用日

編補備添應尤 君諸編正有購

▼商務印書館出版

日用百科全書補編

約預售發

布面一巨册
 一千九百頁
 定價四元
 預約二元四角
 四月底截止
 五月出書
 郵費國內二分
 合購正編補
 編祇收六元
 (正編二册
 定價六元)

本書自正編發行後，已重版十餘次，頗受社會稱許，惟有用之材料應行加入者尙多，特分類增補，名曰日用百科全書補編，計約二百餘萬言。

本書內容仍照正編例，分爲四十四編，惟子目略有增改，以期應用便利。

增補之材料均爲日用必要之常識，及最近發生之事物，例如史地兩類，詳述戰後歐洲列國之新形勢，及新興諸國小史，社會教育類，注重圖書館及新聞事業，文學類加入許多新舊文學上之參考資料，交通類增列道路航空及電車汽車，他如氣象常識，無線電報，延壽新術，避瘟問題，新家庭概要，影戲作法……等，均已收入本編矣。

樣本 承索請附 郵票三分

預定四十年的

教育雜誌

的三大利益

◀ 每冊一角五分 ▶ 每年一元五角 ▶

(一) 贈送「教育叢書」優待券

教育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到今年已經十七年了。現在將前十六卷中的名著彙編成冊，做叢書的體裁，分爲三十類，計一百冊，定價八元五角。在六月底先出四十冊，十二月底出齊。並發行甲乙種優待券：凡預定教育雜誌全年者送甲種券，購買叢書，祇收五元；半年者送乙種券，購買叢書，祇收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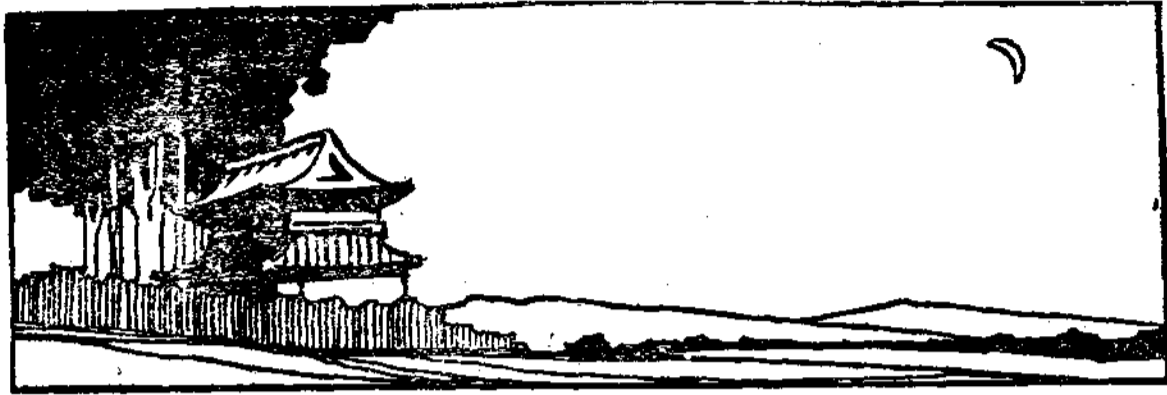
(二) 本誌各種專號不另加費

本誌預定一月發行「職業教育專號」，六月發行「中等教育專號」，九月發行「兒童心理專號」，均較平時增多篇幅。凡預定本誌全年者，專號概不加價。

(三) 學校訂購一律半價

凡公私各學校填就本社之學校調查表，（此表函索即寄）定閱本誌一年者，得半價優待。惟須將該表及報費郵費合郵票九角九分逕寄本社。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婦女雜誌第十一卷第四號目次

非戀愛自由論的諸派……………晏
 戀愛選擇與優生學……………周建始 (五三)

□戀人的爭鬧……………納扣夫 (五三)

社會之花的婦女運動……………晏始 (五六)

禁止女生剪髮的流弊……………晏始 (五七)

貴族式的新女子……………高山 (五八)

文明與自由……………建人 (五九)

主 張 與 批 評

對於青年婦女的諍言……………謝遠定 (六四)

□跟 着……………胡當面 (六五)

甲種徵選新性道德號

一……………許言 (六三)

二……………姜英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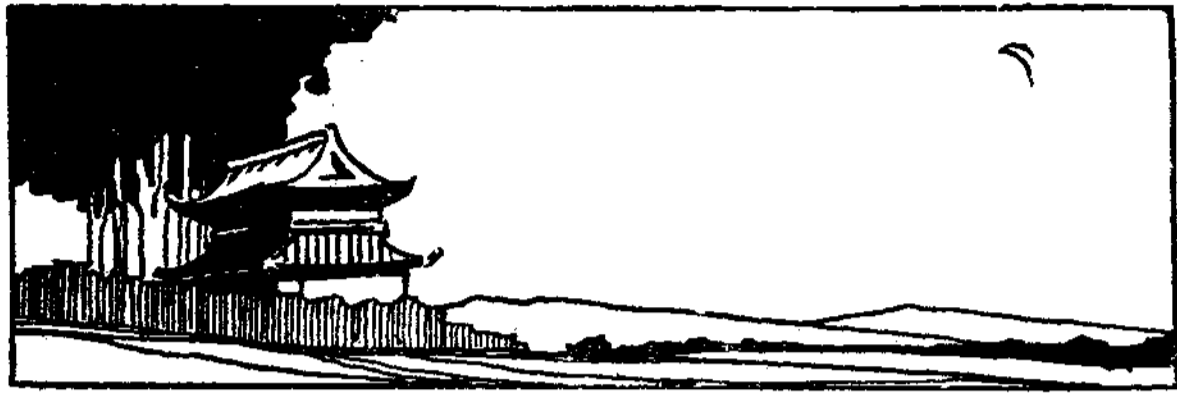
三……………姜長麟 (六五)

四……………徐寶山 (六六)

五……………吳國鐸 (六七)

□生命之灰……………密萊 (六八)





歸鴻雜記(隨筆).....竹影(六二五)

一 遊
二 農人韓二和他的妻
三 鄰女

雨 夜(感想).....學昭(六三)

□大.....Marguerite Kirnse (六三)

乙種徵文當選 鳥的歌唱

美妙的音樂.....則民(六五)

飄渺的回憶.....陳曉星(六五)

兒戀之歌.....吳墨卿(六五)

失戀之哀.....許言午(六六)

人間的悲哀.....H S 朴(六六)

快樂的世界.....天守中(六六)

迎春.....吳守中(六六)

□女性的美.....愛理奧脫(六七)

男女的性生活與創造力.....高山(六八)

人體美的解剖.....鄭師泉(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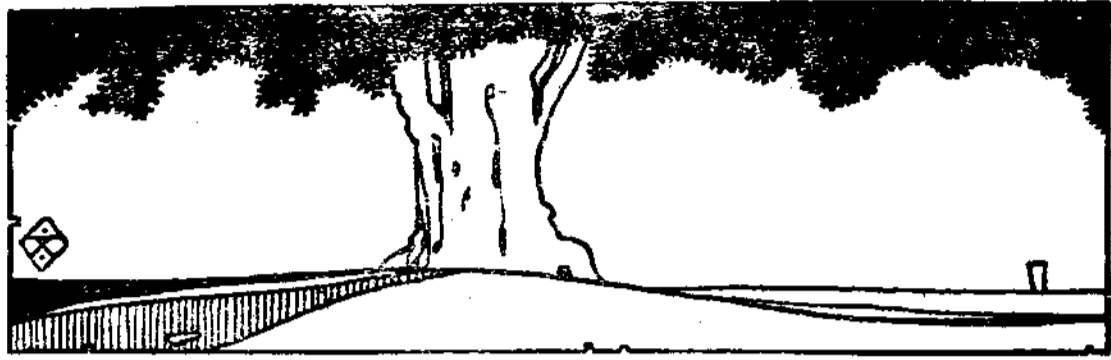
□相恩.....天仲(六九)

婦女學校與教會教育(通訊).....何董仲(七〇)

八月號徵文廣告.....蕭求(七〇)

□海.....天仲(七一)





藝 文

富人之子	翼女士
(創作劇本)	(六六六)
.....
生	欽文
(創作小說)	(六六三)
.....
投水救助業	汪菊池
(翻譯小說)	泉寬
.....
懺悔	希司托葛姆
(翻譯小說)	譯作
.....	(六九四)
夜鶯	順安均
(翻譯童話)	正生
.....	譯作
.....	(七〇五)

結婚年齡的研究	徐寶山
.....	(七二四)
.....
家庭看護法	雲樓
.....	(七二六)

丙種文徵	蕭安娜
.....	(七一九)
家庭黑暗的面	伴筠女士
.....	(六〇四)
.....
寶石戒指	許言午
.....	(六〇七)
.....
燃其新語	醉鶯女士
.....	(六二〇)
.....
一羣女奴隸	林文方
.....	(六二三)
.....
.....	J. McNeill Whistler (六二一)

插 圖

夜鶯 (三色版)	臂上嵌木片的拔倫特婦女
非洲亞囊替的婦女	編茅屋的蘇路陶女子
凱非爾酋長的妻	人造的歡迎牌坊
拔里島人的葬儀 (兩幅)	奇異的魚類 (兩幅)
喀什米爾的覽像	
雷電的奇觀 (兩幅)	







亞非利加的亞薩替婦人和女孩們，面上是部落的記號，左膝下有環以表性別。已婚婦女則兩腿各戴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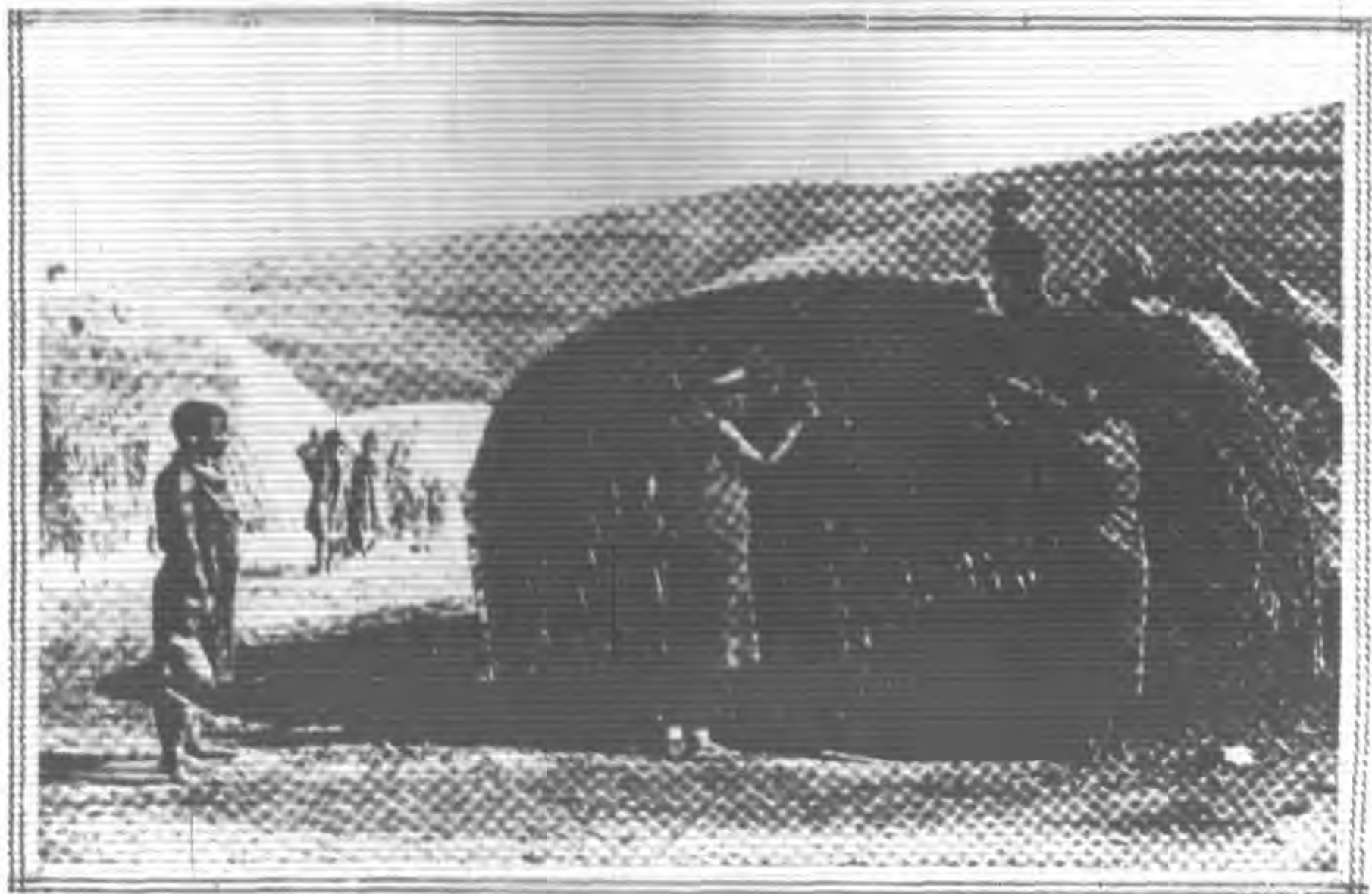


亞非利加拔倫特婦女上唇嵌木片以作裝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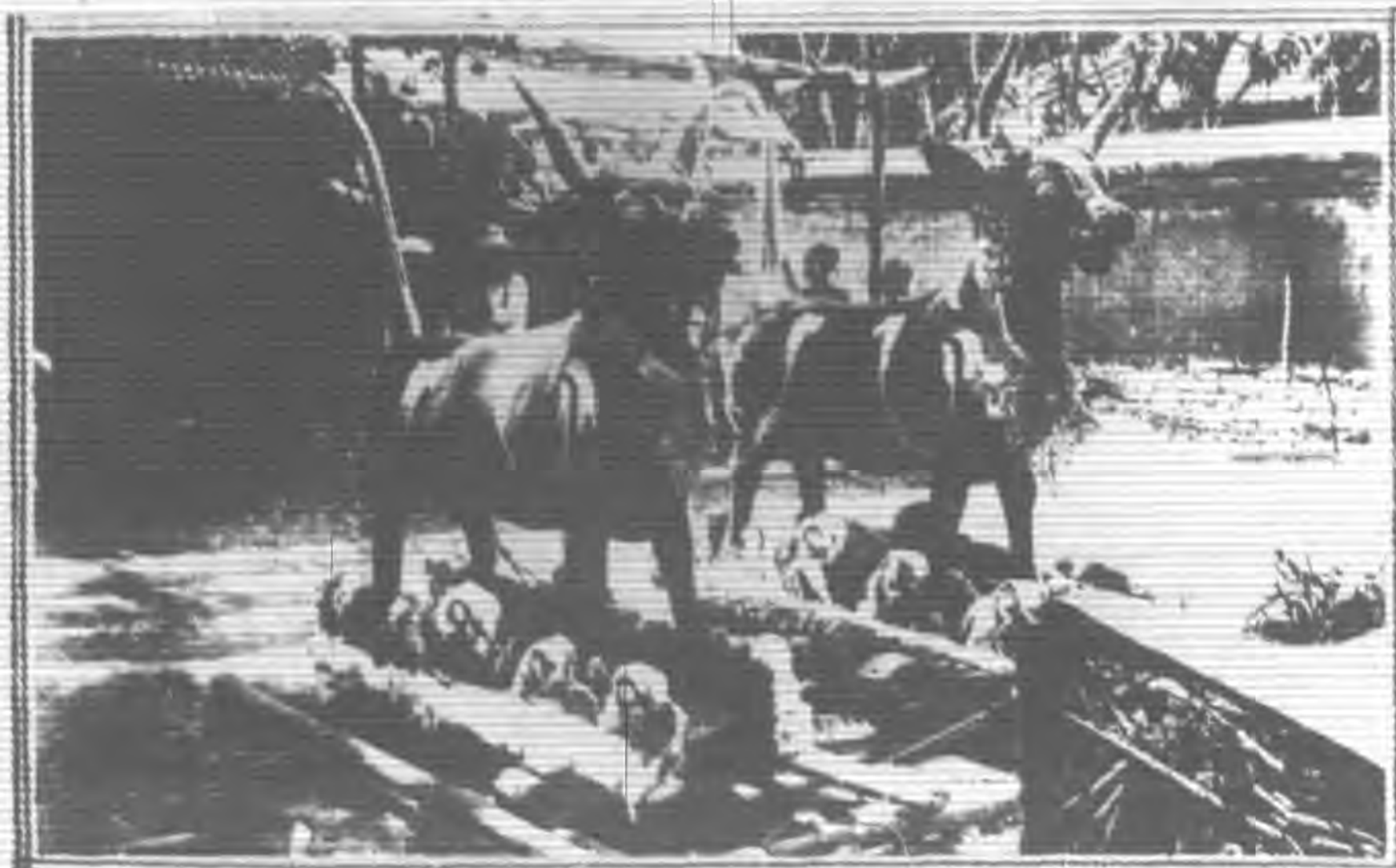
上圖是亞非利加凱非爾酋長的妻的裝飾。下圖

是同洲的蘇路蘭女子在編造茅屋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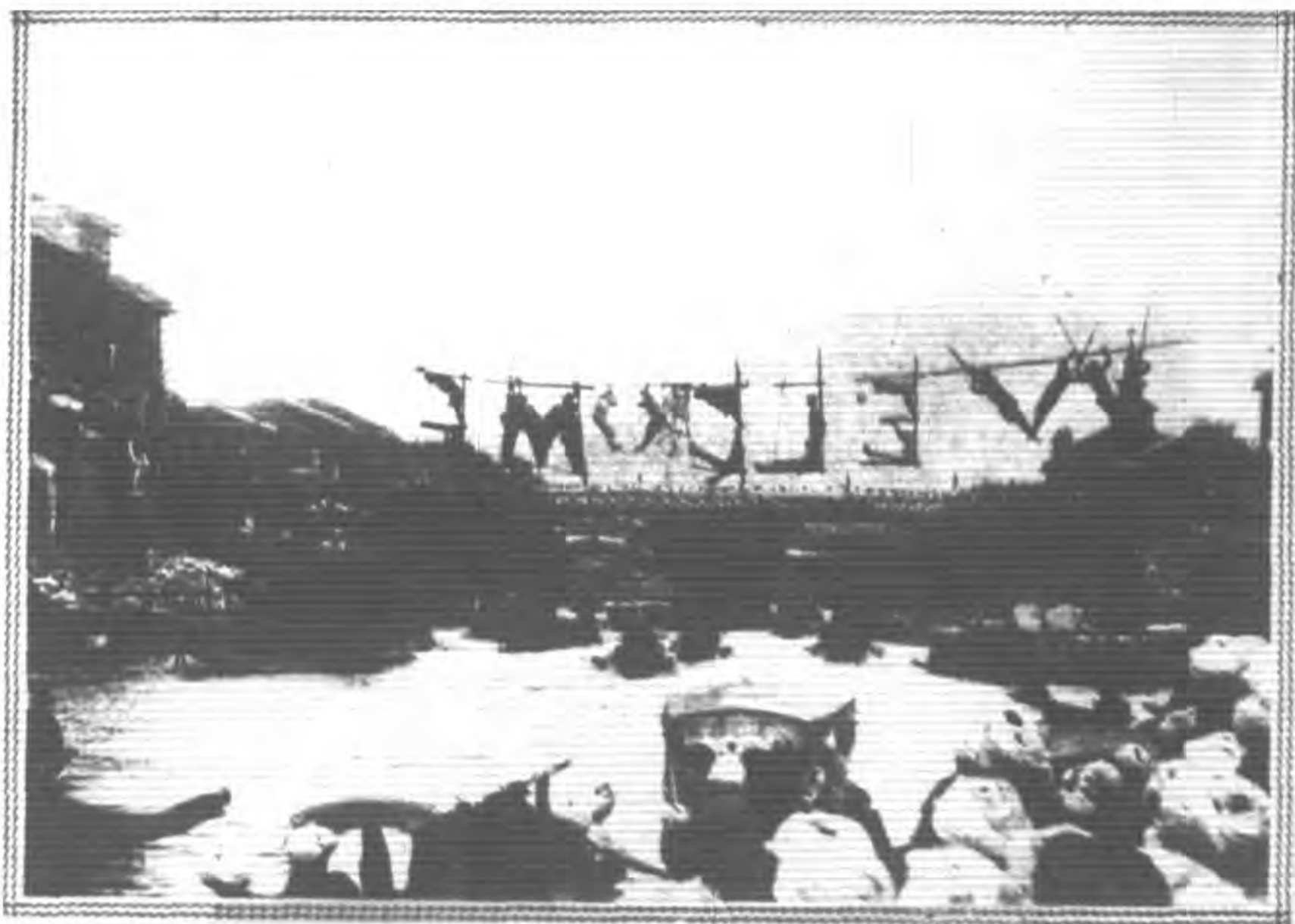




爪哇 相近的 拔里島 的王族 行葬禮 時的情 形。美麗 的婦女 們頭上 各頂一 盤祭品， 排隊緩 步前進。



這是 拔里島 王的兄 弟火葬 時的儀 式。先將 屍首裝 在着色 的木牛 內，祭畢， 再將他 搬到近 旁的塔 上，遂後 再由祭 師們將 他運到 火葬場 上燒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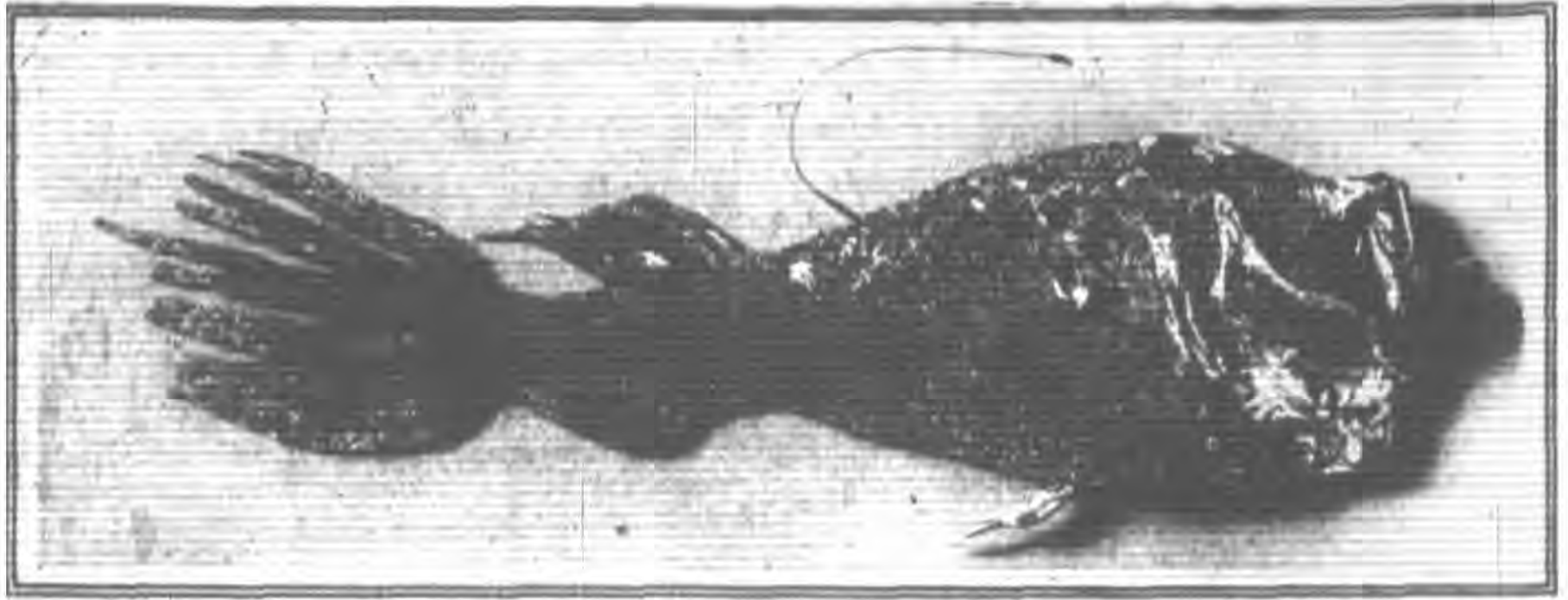


喀什米爾的「拉耶」，即貴族，行過斯林納格地方時，人們在橋上以木材作架，以人裝出的「Welcome」一字，但圖中所描的係其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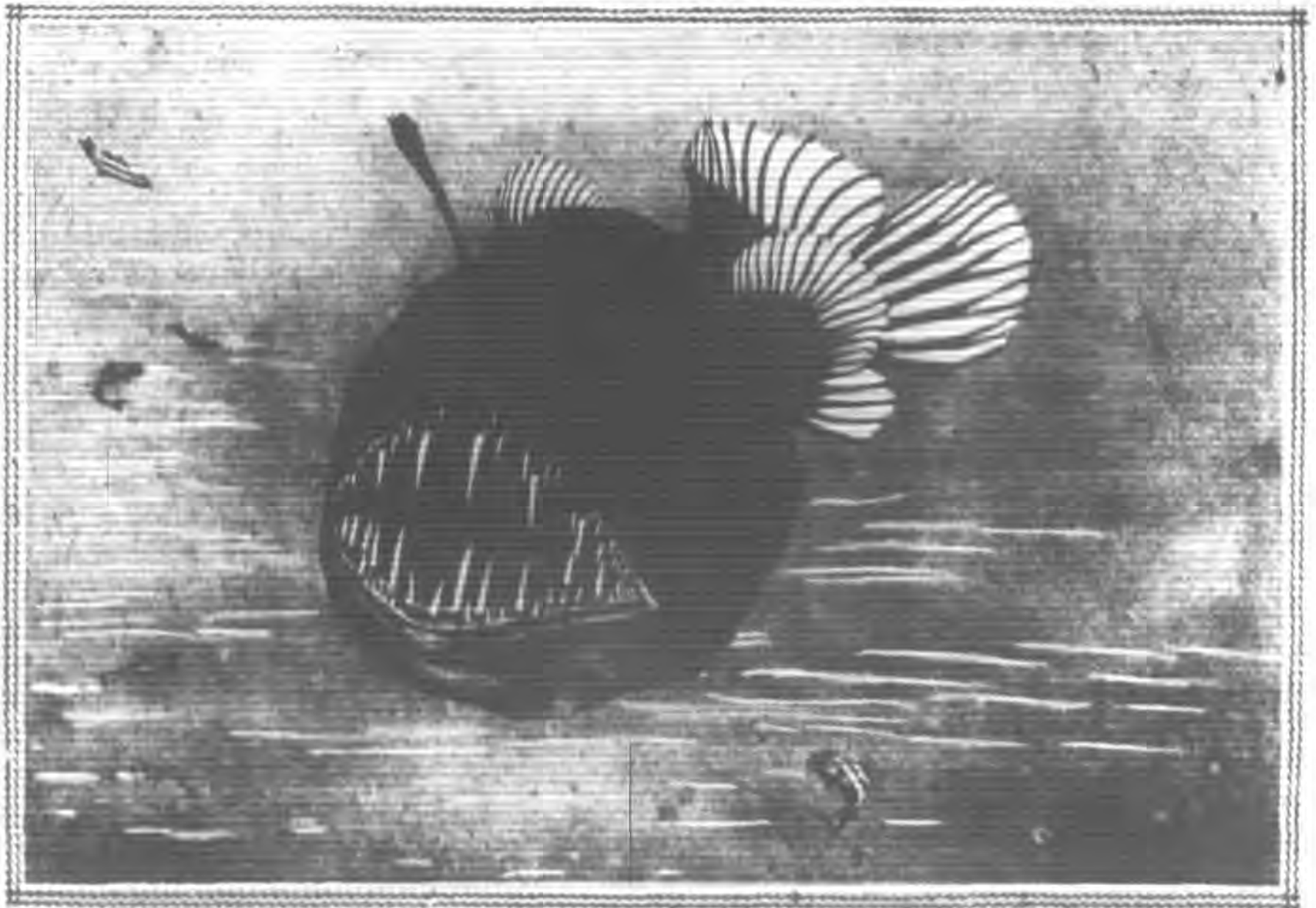


印度喀什米爾地方製造的惡魔巨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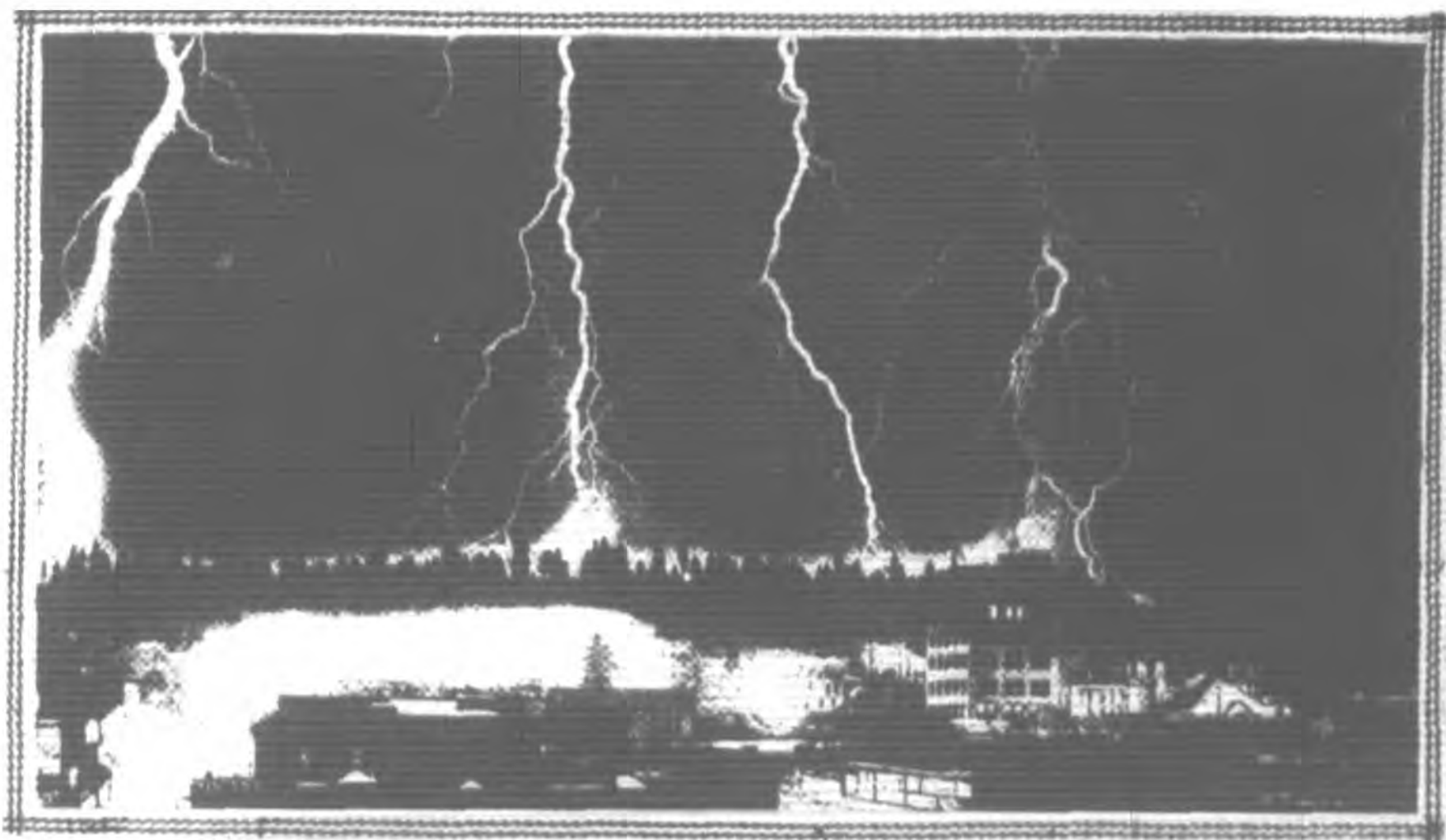
奇 異 的 魚 類



海水魚
中有名叫
Cernia
的，具有奇
特的形狀
和習性，其
背上生有
一支「釣
竿」雌的
長可四十
寸，雄的約
莫四寸長，
着住在雌
的腹部下
面，這樣的
寄生着。



這是一
種海
生的鮫
魚，他
因生在
黑暗的
深海中，
所以頭
上的竿
端點着
一盞燈。
可以誘
小魚近
前，便於
吞食。



雷電常為毀壞屋宇的原因，人的死於電擊的也很多。但近年因避電針等防禦方法的改良，危險遂漸漸減少。上圖為華盧斯波侃地方大雷電時的攝影。下圖為印第亞納坡里斯地方發雷時的攝影。

價特常非 誌雜大兩

本成顧不 及普為專

訂閱處：
上海各省
商務印書館

誌雜方東

冊四十二年全

元二收祇

(元四價定原)

刊週語英

冊二十五年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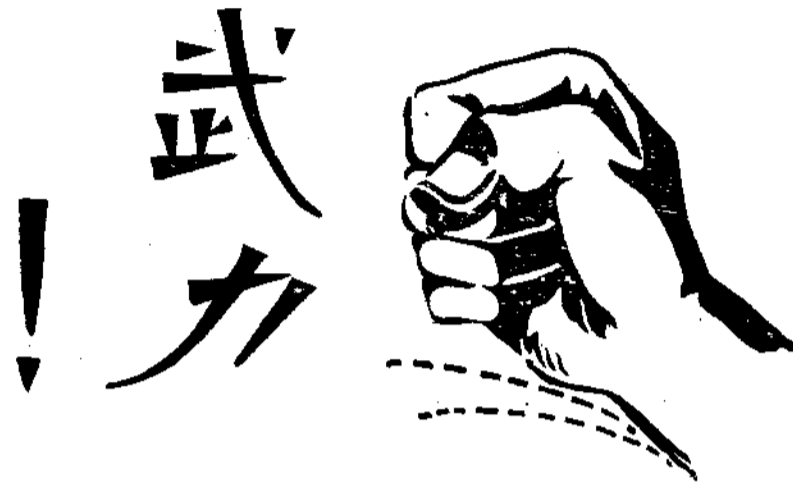
元一收祇

(元二價定原)

上列兩大雜誌
之價值，早為
讀者所共知。
現為普及起見
，特售半價，
非常機會，幸
勿錯過！

寄即索承單傳

美國最繁銷之雜誌 每星期達三百萬份
且看我國愛讀好雜誌者 可有若干人？



以武力治國，國未必治；以武力服人，人未必服；然以武力求學，學必有成。何以言之？學問之道難於為始，更難於為終，欲求其成，非有奮鬪之精神，剛毅之魄力，忠勇之氣概，鮮有不畏避於前，或中輟於後者，故求學須以武力之靈魂攻之，以武力之靈魂守之，以武力之靈魂侵略之，攫取之，得寸進尺，始終不懈，方克成功！

閣下欲於商業上佔高尚之地位，享優厚之俸入乎？則非有高深之商業智識，實用之商業訓練不可！欲求商學之成功，非以武力之精神，毅然報名入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 業 科

不 為 功

此商業科係大學程度為東亞科目最新
最完備學費最廉而又最可靠之函授科

入 學 程 度

預科須讀過英文四五年以上專門科須商科高級中學畢業

商 科 簡 章

請逕向上海寶山路本社函索當即寄奉不取分文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商業科啓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

儲蓄部廣告

本銀行設立已十九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為(一)活期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為優隨時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二)整存整付(三)零存整付(四)整存零付(五)特種整存零付此四種均為囑託存款最適用於修學婚嫁養老卹孤之定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 上海北京路七八號 電話 經理室中央八四六〇

婦女(193)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的一事；今且談談食品類：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健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茄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罐頭」「西點」「腊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啊！

(注意)



商標

總發行所 上海冠生園有限公司啓
九款地 南京路 電話中央 六五
支店 天津 法界馬路口 三六
漢口 後城馬路

分銷處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婦女(193)

廣東種德園 著名各種良藥 嘉獎

婦科聖藥



廣東種德園出品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以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半著名良藥止咳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痰喘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藥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見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玉樹神油此油乃本園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發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〇六號

東方(477)

小兒傷風服用嬰孩



周開源之男女子玉照

自己藥片得免危害

小兒若患感冒傷風其最初顯現之病狀即打嚏目赤鼻塞等狀是也如欲立即療治可免纏綿危害為父母者當常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以便及時取服也此藥片功效神速藥性和平絕無危害且毫無藥味極易服用新加坡南橋道一百十五號周開源先生來函云弟之小兒數人前有感冒寒暑之

患苦無良法醫治嗣因得親友介紹購服貴局嬰孩自己藥片服用後該病全消絕不復發近來身體精神頑壯與時爭長自信此藥片確為嬰孩

第一寶丹名不虛傳嬰孩自己藥片質純性和專治小兒胃弱不化肚痛便閉腹瀉寒熱傷風痰厥出牙痛苦蛔蟲等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誌 雜 女 婦

號 四 第 卷 一 十 第



主
張
與
批
評

社會之花的婦女運動

近代性慾學家福萊爾(August Forel)在他的名著性的問題(Die Sexuelle Frage)上曾經說過，在野蠻人，女子一方被當作買賣的對象物，與別的希望品交換；他方——對於買者——被作為性慾衝動的鎮靜手段，同時又為有利於勞動的所有物，並且作為製造兒女的生殖者。所以在丈夫多妻的野蠻人，知道了占有多數女子及兒童的利益，而買賣女子及兒童。然在近世，生活逐漸複雜而微細，女子及兒童，早已不能作致富的利用物，而成為一種奢侈品了。這種情形，在現代的貧民及富人間還是這樣。就是說，貧家的女子

及兒童是實用品，而富家的乃是奢侈品。

無論是實用品或是奢侈品，總而言之，女子是不曾被當作人看待。而且所謂奢侈品與實用品，不止就家庭而言，在社會上也是如此。西洋人稱交際場中的女子為「社會之花」，意思就是把女子看作裝飾社會的奢侈品。此等「社會之花」的女子，看去好像為社會所尊敬，實際上却不過受社會的玩弄。所以稍有覺悟的女子，已經不再甘心做社會之花，而想堂堂地做一個「人」，這便是近代婦女運動的所以發生。

所謂婦女運動，乃是靠婦女自己覺悟，自己努力的運動。然而就我們所見的情形看起來，有許多婦女運動，依然逃不脫「社會之花」的形式。

我們雖然不敢說她們完全受別人的利用，但少有不受人暗示或自發的祇求裝飾社會的。

譬如在前清末年，大家都從事革命，於是社會之花的女子，也以談革命來點綴社會，其實她們在革命事業上何嘗有過多大功績！辛亥革命，男子到處組織革命軍，於是女子革命軍的旗幟也居然豎起來，她們又何嘗能够上戰場。男子的議會成立了，她們便來組織參政會，要求做議員。甚至洪憲稱帝，女子也來上勸進表。這樣的情形，不是太可笑麼？如此直到最近，凡是政治狀況稍稍活動的時期，婦女運動的團體，便如雨後的春筍，到處發生，政治狀況黯澹下去，此等團體便都偃旗息鼓，不見片影。質直的說，她們無非替社會作一種點綴，助男子添一點興趣，並不會有真切的覺悟，具體的計畫，起初本不抱成功的希望，後來也不會有失败的悲哀。這樣的婦女運動，我們能認爲有意義的麼？

據我所知道，有許多的婦女團體，甚至發一篇宣言，擬一份章程，草一篇演說稿，也都是請男子代爲捉刀。所以表面上雖像很熱鬧地從事婦女運動，實際上不過做了男子的留聲機而已。

我現在敢赤裸裸的說，在從事婦女運動之先，不可不把運動的基礎先築得堅固一點。所謂基礎是什麼呢？就是希望一般要從事婦女運動的女子，不但不要去做男子的利用品，更其不要去做男子的裝飾品！

(晏始)

禁止女生剪髮的流弊

新近某省各縣教育行政聯合會呈准教育廳嚴禁女生剪髮，呈文中說及女生剪髮，有『流弊所至，不堪設想』的話。其所謂流弊究竟是什麼？照呈文推考起來，大約便是（一）禮教之憂與（二）無知者妄加菲薄之語的兩事。禮教究竟是什麼；與剪髮爲什麼會有關係？這道理既然未經詳細說明，我們當然也無從知道。然據許多人說，禮教乃係古聖先王所制定，無論如何，決無繫在婦人女子的幾絲柔軟的髮上的道理，所以如果說女子一經剪髮便爲禮教之憂，這人實在早已犯了褻瀆禮教的大罪，倘使該省教育廳真以維持禮教自任，必先對於提出及通過這議案的會員治罪，纔是正辦。至於說無知者因女生剪髮而妄加菲薄之語，這本是無知者之罪，不是女生之

罪。如果禁止翦髮專為討好於無知者，那麼，辦教育的人，不是特地為着尊崇無知者的妄語而壓抑有知者的自由的麼？

照上面所說，所謂不堪設想的女子翦髮的流弊，實在正是禁止女子翦髮的流弊，已經非常明白。然而禁止女生翦髮的流弊實在還不止此呢。

第一，教育界的人員，用大多數人的威勢和官廳的高壓力來禁止女生翦髮，把女子的頭髮看得這樣寶貴尊重，勢必致使所有的女生，對於頭髮格外注重，每天要騰出大部分的時間來用在她的頭髮上，加以膏沐梳洗的種種功夫；或者會費許多的金錢，買了花朵簪釵來裝飾自己的頭髮。這樣不但是荒廢學業，並且導誨淫之習，長奢侈之風，不能不說是極大的流弊。

第二，物理學上有所謂反動力，壓力愈重，反動力也愈大。翦髮這件事，雖然有許多人喜歡，但也有許多人反對。現在一經嚴禁，許多人反把他當做奇怪的事情，本來不喜歡的也想來一試。甚且有許多好虛榮的人，故意違犯禁令，藉此捉得一個出風頭的機會。這樣不但禁止翦髮反成為獎勵翦髮，並且使安心讀書的人為

之擾亂。這又是禁止翦髮後應有的流弊。

第三，據說翦髮的女生，不許她回籍，師範生畢業，不准她當職教員。為了幾根無關痛癢的頭髮，却逼得人走投無路，並且把耗費了國家地方公帑造就的女學生，置之無用之地，這是重髮而輕人，流弊更不堪設想。

第四，教育的重要方針，在乎使一個人有自治的能力，有自尊的氣概，現在使一般女學生，知道自己的無關痛癢的頭髮，尚且不許她自己處置，要受官廳的干涉，便不免感到自己的精神身體一點沒有自己處理的自由，因而陷於自暴自棄，在他人干涉不到的時候，要做出許多不正當的行為來。這更是不堪設想的極大的流弊。

總而言之，即使翦髮會有流弊，其流弊也萬不及禁止翦髮的大而且多。并且照法律上講，禁止翦髮，實在侵犯了他人身體的自由權，也決不是共和國家的官廳吏員所應該做的。

(晏始)

貴族式的新女子

今日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男女階級太不平等，婦女簡直是附屬於男子的終身奴隸！男女階級確實不平等，這在各國皆然，中國當然也不是例外的，只是終身奴隸却未必盡然呢。中國法律上婦女雖無財產權，但男主人已亡過的「當家太太」，却儼然一家的主人，勢談並不在男主人之下。在一家之內，兒媳的經濟和行動全須由她去支配，這是中國大家族中的一般的情形，大家都所知道的。

可是婦女要掙到這樣一個地位不是容易，俗語說，「廿年媳婦廿年婆，再過廿年做太婆」，她昇到這樣支配人的和自由的地位，至少須先做過二十年的媳婦。而做媳婦又是很難的。

女子到了憑媒人許給別人家後，她做媳婦的日子將近了。但她做誰家的媳婦是不大明白的，有時只能從父母，婦姆的言談或姊妹的笑謔裏得些消息。她大概總能探知未婚夫的名字，或者又約略知道些他的好壞的情形。這時候，知道未婚夫優良的消息使她驕傲，不良則使她暗暗的悲戚。

初做媳婦時使她喜悅的，自然在最初的一瞥看到丈

夫彷彿像優良的樣子，和親戚的稱贊她的嫁粧富美，公姑有寵容她的詞色，妯娌有妒忌她的神情，這倒使她得意，和後來頭次生產下來是男孩子。

但喜悅的反面充滿着煩惱，而且這般喜悅不是盡人能夠得到的，她是公姑的服侍者，家庭的管理者，自己全無權柄，而一味地須承受他人命令而做事，這些倒是一般媳婦的分內事。受阿姑的責備不必說，妯娌的譏刺，嘲罵，尤其最難堪，而平日在家庭中，每年的親戚往來，四時節氣和祭祀，幾乎終年煩忙得不可開交。

這種家庭生活，無怪見聞略廣的女子厭倦了。她們情願不多要嫁粧，減省一點排場，免去許多舊婦女以為典禮的煩文俗套，因為她們同時也不願在公姑的命令之下，爲了大家族的無聊的禮節而煩忙。她願建築小家庭，以自己爲主人。換一句話，她們是不要再做這二十年長期的媳婦了。

她們於是想從舊的世界轉到新的世界裏，這兩個世界的間隔，即在有無知識和文憑。於是使她們急着要入學校讀書去。「入學校的是新女子，」這界說有誰敢疑惑？於是這班新女子盼望入學，盼望學期到來，和盼

望畢業。

女子的終身職業是結婚，這話也少有人能否認罷？學校畢業當然接着就結婚。然結婚以後怎樣呢？也許我見聞太少，但至少有多少女學生出身的新式太太是這樣：她們看戲文，打麻雀，拉攏與應酬都不下於從前的官太太和師奶奶，而迷信和守舊又無異舊家庭的女子；書籍，報紙在她們全不感到興味，揮霍的金錢和自由却是需要的。她們不過是切去那段棺頭上的媳婦生活，想開手就做婆的生活。入學校去是做一個昇級的階梯的。舊人物看了她們不甘心做二十年的媳婦說她們太新，而一班無產階級的男子看見她們的奢侈生活的習慣，仍罵她們太舊。這種情形或者會得久遠的存在着，但結果却是不大佳妙，使社會上減少對於新女子的尊視，在學校中造成使刻苦的學生不能進去的空氣。

(高山)

文明與自由

偉斯德馬克的道德觀念的起源和發達裏講各地道德的慣例很有趣，讀了是可以增長我們對於道德來源的探究心，去問一問向來所謂道德者是否果然是道德，和道

德的根據究竟在那里的。他說有一處地方的野蠻民族有殺老人的習慣，這完全被認為道德的。他的方法是令他臥着，用一根槓子橫加在他的胸上。槓子每端站上一個人，壓得那老人氣息停止。泰勒的世界文明 (Universal civilization) 任保羅譯稱進化論裏也說，前有一種溫持人，其地在今日的日耳曼諸部落中，慣俗每將老年疾病的，「集衆逼死以為禮，且烹其肉而共饗之。」羅素在道德的方式裏說某島土人，公認向酋長的食器去喫食是最大的罪惡。嘉萊河附近的土人禁止婦女入內的議事和貯藏物事的場所，如果誤入是罪不容赦的。

由此可見所謂道德是各處不同的，不可用理由來說明的，是無意識的。有些是由於環境使然，例如生活艱難的地方每有殺嬰的習俗，大眾不以為怪，有的殘殺老人的風俗也起於這緣故，別有許多則係起於迷信。

但既成爲一種慣例或道德律之後，後人便當遵守了。泰勒的世界文明中說，「未教化人中，凡前人立一規或遺一俗，則後人必謹守之，遵從之，莫敢踰越也。初未嘗察其合宜與否，有用與否，甚至有時間其立規之本意，茫然不知所謂矣。」因此我們知道，民族凡愈是

不進步的，其道德的約束愈嚴厲，也愈沒有道理可說。換一個方面說，即凡是民族進化的，道德的限制愈寬，而人民愈加自由；道德教條也愈成爲意識的了。

科學告訴我們說，由簡單進於複雜是宇宙的共通現象。例如生物，兩栖類，爬蟲類，鳥類，哺乳類，一類類的複雜進化上去，到人類生活法和體制複雜到最高點。世界是在永久這樣向着繁變走，當動物界裏產生吮花液的昆蟲時，植物界裏開花的植物也進化起來了。

人間社會也是這樣在趨繁，這是事實。社會既進步，生活情形和思想習性也成爲多形了。這時如果再施以上古時代迷信式的道德禁條，人民必定感到比在上古時代的人民更強的束縛和痛苦。所以民族進化，個人要求自由的意志加強，而同時舊壓迫也自然而然的去掉。

這除去的方法有種種，一種是無意的，一是有意的。譬如在都市中，居民因生活的忙迫，彼此的隔別，因此即有破壞舊道德的舉動，人家也不復去干涉。一種所謂有意的，即一班有智識的人見聞增廣，對於從前的道德教條，發生疑問：爲什麼要這樣的道德教條，他的存在，於個人的幸福和種族的進步上有什麼益處？不存

在又有何害？這個疑問起來，無理的教條的舊勢力馬上失墮；存在的道德律遂成爲思考過的，有理由可說的了。許多人民的行爲信仰是跟着一班智識階級走的，所以他們的觀念會受後者的影響。於是大家改變過來了。

現在我們再來講中國的道德觀念怎樣？就性道德說，社會上多數人還不知道母性的應該解放，戀愛的應當自由，性生活的並非猥褻的事情等等，而只知道寡婦再嫁是不應當的，貞節是應當獎勵的，戀愛不當自由的，消極的種種。爲什麼應當這樣而不應當那樣呢？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無非就是「前人立一規或遺一俗，則後人必謹守之，遵從之，莫敢踰越也」的意思。客觀的說起來，中國流行的對於道德的觀念，和野蠻部落中婦女踏入禁止的地方，當受死刑，和年老的人當用槓踏死的觀念差不多，他們是全然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而只顧會這樣做下去的。

我們固不敢希望大多數人對於道德律都能用思想去估量他，但至少總當有一部分人能用思想去思考一下。然而現在這一類人似乎非常缺少，從這一點也就可以證明中國社會實在不能說是進步了。

(建人)



非戀愛自由論的諸派

晏始

戀愛自由論的輸入中國，祇是新近的事情。本來這種提倡，就和「男女有別」的舊禮教根本上完全衝突，所以他的受禮教擁護者的反對，正是理之當然，無足為異。舊禮教在實際社會上，還振着他那最後的頑強的勢力，其深而且固的根柢，當然不是幾十年裏面所能完全拔除。但無論如何，此等舊禮教，早已僅剩了一副枯骨，除本來是精神病態的頑固先生之外，似乎不會再有被他的魔鬼迷住的道理。所以我們對於這一點上，決不抱什麼悲觀。

然而在他方面，却有使人覺的十分奇異的，便是近來有許多並不承認舊禮教，甚至顯然攻擊舊禮教的人，竟也會對於所謂戀愛自由論立在反對的地位。他們不但想限制一般人的戀愛的自由，並且想剝奪他們的戀愛的自由。他們的論據，不是立在古聖先賢的規律和教訓上，却用了新的理論，新的主義，乃至新的科學來作他們自己的護符，以證明戀愛的不宜自由。這種的議論，不但增加了舊禮教擁護者十分的勇氣，並且可以使頭腦較為清新的青年也會感到非常的

迷惑。然而戀愛的應該自由，乃是從一個人的身體應該自由，精神應該自由出發，除了把持人們不該有自由權的主張以外，決沒有可以反對戀愛自由的道理的。所以他們無論覺得自己有怎樣充分的理由，新奇的見解，在明白戀愛自由的原理的人們看來，祇不過覺得滑稽可笑而已。

最普通的非戀愛自由論，就是以為一個人對於社會國家的責任非常重大，而今日中國的情勢尤其是非常危急，所以有為的青年，應該具有為社會為國家而獻身的精神，不該再縈心於所謂戀愛。在他們看來，所謂戀愛自由，乃是個人自利主義之一表現，個人享樂主義之一表現，有為的青年會因此而墮落，以致國家社會弄成不可救藥，這實在都是提倡戀愛自由論者的罪惡。更有一部分人，以為做社會運動的先驅者，一舉一動，對於社會都有極重大的影響，但現代的社會往往把戀愛看做不名譽的事情，所以我們與其提倡戀愛自由，不如提倡獨身主義，更易得社會的信仰。尤其在女子方面，她們以為戀愛與結婚，會使女子做家庭的死囚，埋葬她們一切的活動，所以女子要想到社會去做組成分子的一員，專心於學問或事業，應該主張獨身主義，反對戀愛和結婚。總而言之，此等非戀愛自由論者，都是重社會而輕個人，他們不但把個人的戀愛生活當作可有可無的附屬物，不是正經生活的一部分，並且以為對於社會或其他學問事業等都是有害的事情，所以非禁止不可。這是一派。

更有一派，便是迷信唯物史觀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以為戀愛是受着經濟制度所支配，在私有財產制未經推翻以前，戀愛問題無從求得一個解決。所以他們把戀愛當作抽象名詞，當作玄學論，而加以激烈的反對。有一位社會主義者，有一次曾經寫信給他的朋友，反對他們的離婚，他說，你我唯物史觀的信徒，當不相信一般青年的戀愛自由夢現在可以實行；在我們的工作沒有妨礙的條件上，犧牲了一點戀愛，我以為是正當的。這話很可代表此派人的意見。他們也和前一派的人相似，認定戀愛會妨礙他們改造社會的工作，而同時又認定社會中獨一無二的病原祇有經濟，在經濟制度未經改造以前，什麼事都不該做，不必做。這又是一派。

另外還有一派，是我們新近所看到的優生學者。這一派的人，想回復到古代斯巴達人把結婚生子當作為國家造

國民的一種手段，主張結婚不該注重於個人的相愛而該注重於後嗣的優良。同時他們認定古代相傳父母代定的門當戶對的婚姻選擇法，是一種最合於優生學的選擇，而現代青年男女的互相戀愛，以為往往出於浪漫的情感，不知選擇身體的強健，所以不免為非優生學的。照他們的意思看起來，好像以為婚姻的選擇，應該完全授權於父母，而絕對禁止青年男女的自相戀愛。這也是一派。

以上三派的意見，立足點雖然各自不同，其中却有一個共通的錯誤，就是他們都想把戀愛從人性中剔除。他們雖然自有其新的理論，新的主義，新的科學，然而他們的錯誤，却和祇看見禮教而完全把人性抹煞的頑固的禮教擁護者毫無二致。開明先生有一句話說的最好，他說，「有些人把生活分作片段，僅想選取其幾節，將不中意的梢頭削去。這種辦法可以稱之曰抽刀斷水，揮劍斬雲。生活中大抵包含飲食，戀愛，生育，工作，老死這幾樣事情，但是聯結在一起，不是可以隨便選取一二的。有人希望長生而不死，有人主張生存而禁欲，有人專為飲食而工作，有人又為工作而飲食，這都是有點想齊肚臍鋸斷，釘上一塊底板，單單把上半身保留起來。比較明白而過於正經的朋友則全盤承受而分其等級，如走路是上等而睡覺是下等，喫飯是上等而飲酒喝茶是下等是也。」所謂非戀愛自由論，無非開明先生所謂齊肚臍鋸斷，保留上半身之類而已。

我們並不是想把戀愛看做人間生活的全部，但以為這至少是生活的一部分，決不能把他完全從生活剔除的。反對青年談戀愛的新禮教家，常常痛心疾首於他們的一天到晚寫情書，找戀人，而把一切的工作放棄着。這樣專為戀愛而生存的人，世上或者也未必沒有，但這種人至多也不過和那主張生存而禁欲的新舊禮教家同樣是半截生活，誰也不配教訓誰。

人人都負有對於社會國家的重大責任，這是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因為人是社會及國家組成的一員，並且靠着社會及國家而存立，所以為了要希望個人生活的完美，不能不大家合力把社會及國家造成到完美的地步。然而倘使照新禮教家所說，為了社會國家起見，必先把生活範圍縮小，甚至把生來應有的生活的一部分完全剝奪，纔算正

當，那麼，我們先要問一聲，人們是爲了要求生活的擴張而需要社會呢，還是爲了要求生活的縮小而需要社會呢？倘使新禮教家也承認戀愛是人間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不中意的梢頭，他們的要求青年爲社會國家的改造事業而犧牲戀愛，豈非一面迫促他去擴張生活而一面同時又限制他的生活麼？凡是爲學問爲事業而主張獨身的人，都陷在同樣的矛盾中，這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主張爲了顧忌社會的非議而抑制戀愛的感情，這除了是認戀愛是的確可以非議而外，便是要做一個重視世俗無理的批判而輕蔑自己的鄉愿。所謂社會改造的先驅者，似乎不是此等鄉愿所能做得的。

戀愛附屬於經濟，這確是現代社會的真象，雖然不是唯物史觀的信徒的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的話是有一面的真理的。然而這終於祇是一面的真理，而真理的他面却不是他們所能見到。因爲戀愛所以附屬於經濟，一方因由於經濟勢力的猖獗，一方也由於人類對於戀愛的輕視。爲了注重經濟制度的改革而主張把戀愛暫時關在一旁，這正和那些爲了衣食而賣却戀愛的人陷於同樣的錯誤。我們也以爲經濟制度改革之後，戀愛當然可以更加自由一點，然而這樣重經濟而輕戀愛的謬誤觀念倘使不能革除，即使經濟制度能改革，那時的所謂戀愛也終於祇是粗糙的戀愛而已。所以爲謀人類生活的向上，改造經濟生活和改造戀愛的的生活乃是同樣重要的工作，必須同時有人著手去做纔好。何況社會主義者和普通一般人一樣具有人性而不是無慾的人，他們主張唯物史觀信徒該犧牲戀愛，難道他們希望把社會主義制度造成之後，專讓私有財產論者的子孫替他們在世界上維持他們所造的制度麼？否則，他們祇圖肉慾的滿足而不求精神的需要，他們理想中的社會，乃成爲把經濟生活超升天堂，戀愛生活打落地獄的社會。然而至少就我所曉得的幾個社會主義者，如德國的倍倍爾，英國的加本特等，在他們的婦人與社會主義，愛的成年上所發表的關於戀愛的意見，決不是這樣的。自稱唯物史觀信徒的先生們，或者是「數典忘祖」了罷！

最後，我們要對於挂着優生學的招牌的偽科學者進一點忠告。優生學是最新的科學，他對於人類有絕大的效用，是我們所當承認的。然而少數狹隘的優生學者，幾乎想把和他自己同類的人當做畜牧家的牛羊看待，而一一施

以擇種留良的權力，可惜這在他自己不曾做到上帝之後，是斷斷做不到的。現在我們的優生學家，却知道這種大權一時不容易到手，竟退了一步，想賦予一般父母以上帝之權，其實這還是做不到。因為人人都有自由的要求，決不願意把自己當作牛羊而尊他人為畜牧者。所以這樣的計畫，仍然祇有失敗的一條路。

此外這等優生學家還有一個絕大的錯誤，就是他們把人類的夫婦同居，和動植物的雌雄接合同樣看待了。動植物的接合，確是除生殖以外更無其他的目的，然而人類究竟是比較他種生物要高等一點，所以夫婦同居，雖說不能與生物完全異致，把生殖的要素盡數排除，然而雙方個人間相互的關係，在比較高等的人類裏，的確占其重大的一部分。所以把人類與下等的動植物同視，這實在不能不說是優生學家的退化的觀察法。

退一步說，假定人類的結婚專為了生殖，然而在生物界中的生殖現象，也決非僅僅是農業家，園藝家，畜牧家所用的擇種留良法，在野生動物間所行的自然的性擇，也未嘗不深合於優生的原則。難道人類會特別古怪，專選體弱質劣的人做自己的配偶的麼？然而愛倫凱的戀愛論，却以野生動物的性擇作根據，說戀愛自由深合於優生學的原則。因為她覺得人類是獨立的，並沒有可以像種植家，畜牧家那種特權者置在他們的上面而施行其選擇的道理。要希望兩性選擇的不致錯誤，祇有給與選擇十分自由的機會，培養善於選擇的知識和能力，此外更沒有別的方法了。

至於他們以門當戶對為最好的選擇，是為把社會的機遇看做個人的體質和才能，說父母的勢利之見可以逐漸改良，而個人的浪漫的熱情不容易變易，這樣的錯誤，却還是容易看到的。

總而言之，人是兩性的生物，所以性的生活乃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決不能從生活中剔除的。人類日趨於進化，一切的生活也日趨於複雜，高尚，微妙，精醇，這是自然的唯一的原則。性的生活，由粗糙的，本能的肉的生活而進於複雜精醇的靈肉一致的生活，正與這自然的原則相符合。視戀愛為不必要的卑劣的非戀愛自由論者，除了承認自己不具普通的人性以外，祇有表明自己的思想為退化的思想而已。

柯達軟片裝黃盒色



君或有極佳之鏡箱極良之鏡頭但
軟片之質地不佳即不能有良好之
結果
柯達軟片裝於黃色盒中之前必經
慎密之試驗故捲捲質地精良速度
常快
不問攝取何種照片皆能得精美之
照片名震全球人人樂用
若非伊士文出品決非柯達軟片

上海柯達公司啓

江西路六十四號



柯達

(二)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覺身體得有快感耳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盒益臻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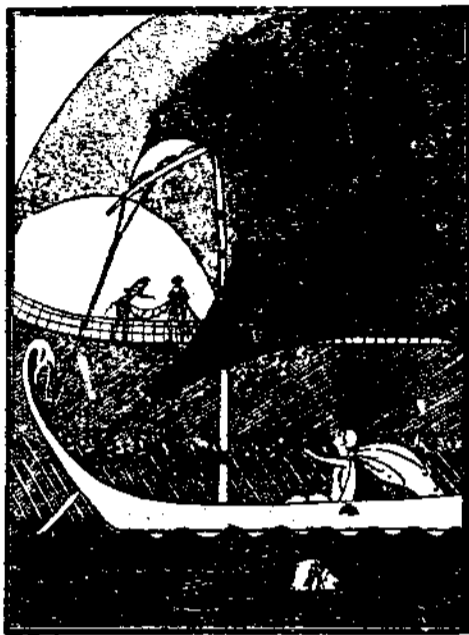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戀 愛 選 擇 與 優 生 學

周 建 人

近來我在民鐸雜誌五卷四號上，讀到一篇一個多年相識的朋友陳兼善先生做的文章，題目叫做優生學和幾個性的問題。那著者用優生學的見地，來批評戀愛自由，產兒制限這兩個近代性道德上的中心問題，在種族改良上的利害關係，這自然是很足使人注意的事，於是我也費些時間，讀了一遍。

讀完之後，我纔知道著者的意思，戀愛自由（原文中作自由戀愛，大概是戀愛自由之誤）和產兒制限都是反優生的。他說明戀愛自由應該反對的理由道：

自由戀愛之所謂愛，盲目者居多。自個人主義論之，不管對方面有肺病或癩病，彼此情投意合，同居就是幸福。明知有缺點而彼此相愛，在兩方面反覺得有深切的幸福亦未可知，而對於國家民族，大之對於人類之將來設想起來，却是很不利的。

或者又有人說，非戀愛之夫婦不能生好子女，這話是錯的，看了動植物配合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了。……父母愛子之心，真有不為父母者所難得想像之處。其為子女擇配之苦心，家系與身心之考察不必論矣，即其子女之個

性與生理狀態亦在顧慮之中，所以無論從優生學或家族主義，以及為女子個人看起來，比之於放浪的自由戀愛之結婚優良萬萬。

這是他反對戀愛自由的理由，至於反對產兒制限的意見：為省事起見，不再錄原文，摘其大意：（一）假使避姪的方法被人廣知，『將使社會風紀益陷於不倫』，（二）『或因性慾濫用，其害甚於不婚。』（三）施行產兒制限恐有使優良者減少，劣種增加的結果，這便是著者說產兒制限違反優生目的的大要了。

現在我們且把優生學和戀愛自由問題放置一邊，待隨後討論，先把產兒制限和優生目的是否抵觸先說一說。

近代的產兒制限論的中心目的雖在謀母性的自由的獲得，但一方面也顧到人口過剩和優生問題。所以產兒制限的根本是並不違背優生學的。今前文所持的三個反對理由，根據都非常薄弱，不足說明產兒制限不適用於優生學的證據。（一）避姪方法被人廣知之後是否會使道德更敗壞？（并且所謂社會風俗益陷於不倫一語本身的意義大可供討論）這個不能臆測，因為妊娠的恐懼究竟能減少多少不正當的性交我們無從知道。并且這問題本身和優生學根本問題無關係。（二）今日科學不能說明用產兒制限方法必至性慾濫用。中國沒有產兒制限說傳人的時候，多妻之風盛行，講房術的書和春藥各地流行，倒有性慾濫用的情形，（有人告訴我，鴉片的流行於這也有一點關係）。至於產兒制限說只有調節夫婦的性生活的意思，並不是鼓勵濫用。（三）產兒制限如專限在智識階級裏宣傳，不到貧民窟裏去宣傳，固會得發生優者減少，劣者蔓延的結果（有些貧窮者，雖有生理上的不良原因，但說一定智識階級為優貧民為劣，大有討論的餘地），但這也只是宣傳方法的不良，並非產兒制限本身是反優生的。

現在我草率地說明產兒制限的並不違反優生學之後，再回到本題，把戀愛自由究竟和優生宗旨是否違背的問題討論一下。現在我們要解答那個問題，只要考查戀愛選擇是不是以對方的美，健壯，德行為標準的？總括一句，配偶選擇是以積極性為理想，還是以消極性為理想的？如果個人有喜歡選擇低能，癡狂，殘廢為對手的癖性，那麼為人種改良計不當任他們自己選擇，如果不然，便無妨礙。其次研究父母代子女選擇配偶，即使並不為自己利益而確

爲子女的利益計的，我們要問，人類的性質究竟是否能如樹藝家選擇種子般的行選擇而使民族前進？

我們現在要說明第一個問題，不必向下等動物裏去搜求證據。在下等脊椎動物，達爾文便說雌性動物的選擇配偶是在「強壯，勇敢的雄性」的。這種標準，直到人類，不大改變。人類學家說，原始民族的男性選擇女性好選乳房和臀部發達的，換一句話，即在女性特徵發達（這種標準一直保留到文明時代，束腰與穿高跟鞋，就是要叫人看去乳房和臀部大），而女性特徵發達的女子，也就是健全發育的女子。

健全是和美相關連的，我們從原始社會裏可以查出這消息。各個民族，無論那一性都愛好強健的異性，並且愈是進化而脫除蠻性的異性，他們也便愈覺得可愛。可見個人的兩性選擇的標準是積極的。只是有幾點美的選擇會得因民族而異。例如倫第苦溪人 (Reindeer Chukchee) 以面孔紅色爲美，他們的面色，本來是微作紅銅色的。皮膚黑棕色的馬立泰晤苦溪人 (Maritime Chukchee) 則以微棕色爲美。馬來人美色的標準爲嫩黃，白人則在皙白。黃人雖不一定以面黃爲美，但頭髮愛黑，不似歐洲人的愛金黃。黑和黃都是屬於種族的特性。因此我們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兩性選擇是以積極性質爲標準，而美則爲其重要條件。美的原素，照俾斯德馬克說，含以下三種要素：

- 一 人類特有的各種性質格外顯明而充分發達的，
- 二 性的特性充分發達的，
- 三 種族性質發達的。

美在兩性選擇中是重要屬性，所以現在預備多講幾句。現在我們問：爲什麼人們愛美的異性呢？對於這個問題，道理非常明顯，卽愈是美的，愈足以刺戟異性，使他或她發動慾望和戀愛的情緒。所謂審美的美，在人類以下的動物是不知道的，但他們在兩性選擇中，也能擇美的以爲配偶，便因那個緣故。

如果再問，美的爲什麼能具更強的刺戟力，這究竟問題我們不能夠解釋；所能假設的，只能說這種作用有種族保存上的利益。這是合於自然選擇的。女子的乳房大和臀部大（卽性的特質發達的）是女性美的性質已如前說。

但這兩部發達的女子必適於母職，是很明顯的事實。壯實勇敢的男子常為女子所愛，在實益上，便因這樣男子保護家族和維持生活的能力自然也較病弱的為優。人類種族性的形成，據人類學家偉芝 (Waltz) 說，是常和土地和氣候相調和的，即居在那里的某族的人，其性質必和外界的各種狀況相一致，所以種族性發達是適於生存的代表，兩性好選民族特性強的個體，也就是在選擇適於生存的個體。至於以人的特性發達為美這一點，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解釋，人類既脫離猿猴的路而進行，自然以離開他的原始性質遠的更適於生存，因此具進化的性質的就成為優點了。

偉斯德馬克又告訴我們說，除却肉體美之外，情緒，道德，智識也足為性的刺戟物。我們不能否認這句話。生物在下級的，性的刺戟完全是生理的；他的自身的生理作用使他奮起性的慾望；外界則由觸覺，聽覺，視覺，嗅覺，傳達異性的形色嗅氣到他這里，鼓起他的『慾火』。到了生物更進步之後，於是有複沓的思想，感情，發生，但同時身體上的各部組織和官能也彼此格外相貫通連絡，全體成為有統系的相互通的一個整體。因此高等的人類，不像下級動物的遇生理刺戟時就焦躁，他能夠用反對思想來抑制，然在反面，他不必僅以生理上的，和感覺上的刺戟為刺戟，思想，智慧等的活動遂也更容易成為性的刺戟了。因此聰明和熱情等都是為戀愛的要素。然這些是積極的性質呢，還是消極的性質呢？

在我看來，兩性選擇的標準，是積極的性質而非消極的性質已如上說，如果有人懷疑，只要就實際略一審察，見青年男女，在交際自由的社會中，他們的發生戀愛，除美好，端正之外，總是只有取智慧，熱心，同情，溫和，誠實的和他發生愛情，決不會選取醜惡可憎，痴呆，凶暴，狡詐的人以為知己的。再進一步說，如果說浪漫的愛情不足憑，那麼且試看歷史，取戀愛行為中最浪漫的一個，法國喬治散為例，被稱為她的愛人的人，模塞，蓄班等，都不是具消極性質的殘廢者，却都是優秀分子。以消極性質為選擇標準的事，不特在事實上沒有明證，在想像上似乎也不容易想到的。

固然在事實上男子偶然愛上低能的女子，女子誤愛虛偽不誠實的男子的不能說沒有，但這些是戀愛的錯誤，並

非戀愛的理想。他曰一經發覺這錯誤，他們便懊喪了。美國洛賓遜博士告訴我們說，低能的女子在外貌上常不及男子的明顯，往往有看去很美好，似乎並不異常，而其實低能的。我想在這等場合，男子會得因一時的不能分辨，而錯誤鍾情的。至於虛偽狡詐之徒，即在有清楚的頭腦的人有時也會不能分辨，況且在年青的，少經驗的女子呢？會得被一時的熱情所迷惑而墮入戀愛之中，我也承認是有的。但這是戀愛的錯誤，已如前言，決不是他的理想。

但一方面，進化的人類比原始時代的人繁變而分歧。不特體質，即如智慧，思想，感情的形式也莫不如此。譬如中國人對於婚姻一事，有的以為須由父母代辦，有的以為須由個人自主。而在主張個人自主者中，又有的以為當取終身的一夫一婦制，有的以為當戀愛自由，又有些則以為戀愛應當予以更大的自由，嚴守一夫一婦的形式也可無需，這樣分歧的見解，在原始民族同一部落中是沒有的。

文明人的性質既繁變分歧，於是選擇點也便增多。有些人會得美麗健全而智慧缺乏，有的知識豐富，然而思想胡塗，有的會得別的都好，但相貌不佳，或思想明白而獨獨多病。在這樣複雜情形之下，如果非由各個性之所近作選擇的標準，即使為父母的人都是研究有素的優生學家出身，選擇也有點困難了。

近來中國的優生學家主張婚姻由父母代辦的錯誤點完全在這裡；就是他們誤認人的選擇和選擇動植物一樣容易，又誤認為父母的都是一等的優生學家。

園藝家和畜牧家的確在那裡行擇種留良的辦法，而且成效卓著。但這手段不能應用於人類。因為選擇動植物的目的是簡單的，是以應用為目的。譬如一種樹有花，葉，根莖，果實，各種性質。現在因為人要喫他果子，別的性质不去管他，只把果實大的選來留種。羊有皮毛骨角種種構造，而人只因羊毛有用，遂忽略了其餘各點，只將毛長的選起來留種。其他也是這樣：觀賞花的選花，觀賞葉的選葉；用皮的選皮，喫肉的選他的肉。於是所謂改良了的物種能結很大的果，開更大的花，生更長的毛，更美的肉了。但這所謂改良只是合於人的思想，而定為有價值的一種性質；如果以生物為本位說起來，他的果實大了些，於他們的生活上究竟有什麼益處，有什麼價值？我們只見許

多培養物反而減小生存能力到最小限度，不用人工養護，不復能在自然中生存。所以這所謂改良，只能說改得合於人的實用了，並不是給動植物增加了自身價值。今日的園藝家畜牧家能够知道用怎麼一個法子，選擇一下，使生物的生存競爭的能力增強麼？這當然不能。所以我們祇能把用於動植物的擇種留良的方法作一個比喻，說明人種也可以改進，想用這樣單純的方法去改良人種却是不能的。

人的性質既複雜如是，所以陶孟和先生在社會問題上說，我們對於人的理想的好種不特是康健的，並且還須是美秀的，不特是美秀的，還須是聰明的，不特是聰明的，還須有強意志的，有魄力的，有忍耐力的，……如此推來，多至不可勝數。這數種特質何種是主要的或是一切都是重要的呢？現在如果婚姻叫父母代定，父母決不能下手選擇，結果只能如樹藝畜牧一樣的選擇合於自己的性質了。

父母的代子女選擇婚姻的手段，至少就我個人觀察所及，大半是胡塗的，隨便的，雖然他們也幾分愛好積極性質，但並不全以優良性質為標準。我敢說一句，他們何嘗意識到子女的本身和民族的進步，現在大部分都是家族主義為標準而行選擇罷了。我們常聽見男家選擇新娘大半還以「女子無才便是德」，而在種族上的價值，則分明應當著重「才能」的。又南邊某地方，父母常說「只要粗花大葉，能夠把家理值就好。」意思是新娘不求美貌，只要能操作就好，然在當事者看起來，則以美為重要條件的。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至於女家的選擇男子，其情形相同，選擇的往往只在經濟標準，才能反在其次。如果能證明經濟能力強者確實便是能力強的代表，則此種選擇不能說錯。可惜才能和經濟能力是兩件事，這又是事實。

我們只須略一觀察，便見家族代辦的婚姻，選擇的目的以合於大家族的安定，和經濟標準為根據，不惜將更好的優點犧牲，而取其合於奴隸道德的各點。個人的選擇的標準則在前面已經說明，在動物界中已無意識的選擇標準落在積極方面，所以個人選擇要比父母代辦的優良萬萬。如不信這話，還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如此。英國從前有人統計結婚的人的壽命，平均比獨身者長，因此曾有人說，結婚生活比獨身生活更適宜的話。但現在已經學者說明，

結婚者的壽命的較長，原因不在結婚生活的合於健康，而在於戀愛者常好選擇健全的手的緣故。

我最後還有一句話預備在這裡說一說，即所謂近代思潮者，是科學思想，並非玄學思潮。思想在未進到近代之前，即在玄學的人生觀流行的時代，科學理論，常會得和流行的思想相衝突的，但到了近代，兩者已漸漸合一，如果發見衝突，如不是思想中還含有錯誤，便是科學是偽科學了。

近代思潮的觀察人生，所以優勝於過去之點，即在於用人生的本來性質去解釋他，估量他；承認他的正當要求，並且尊重他的自由，一方面更比從前重視個人的和種族的健康。山額夫人的產兒制限論的出發點，即注重在個人的健康和健全的新種族的產生的。愛倫凱女士的戀愛自由論，其重心不專在保護健全的心身，尤其以種族的進步為前提的。據我的觀察，這兩者並不和科學相違背。我的結論是說戀愛選擇本來含有選擇積極性的一種傾向的，中國青年因受因襲道德的殘虐和束縛，心身萎靡，戀愛選擇會得發生錯誤，也是容有的事，但不能因此就說中華的民和歐美獨異，婚姻就非永遠由別人代主不可的。我們今日所當注意的，應使青年知道戀愛的理想，使他們把從前無意的選擇積極性的傾向，變成意識的，使他們將遺傳學的知識，和優生學的原理造成戀愛的理想的基礎，至於在別方面，應當怎樣鼓勵優良分子減少不良分子，那些優生政策問題，不是本文的範圍，此地可以不必再說了。

戀人的爭鬧

納扣夫人

戀人們的爭鬧好像夏天的驟雨，使得地方更其青彩
而且美麗。

選 當 文 徵 種 丙

面暗黑的庭家

名義夫妻

伴筠女士

她是我的嬸母，她是個慈愛而且明白的人。當她歸我家時，我的叔父已經四十六歲了，她却纔二十六歲。我叔父娶她是續弦。我叔父的性情，枯寂而且固執，他不曉得什麼叫戀愛，他每日除了辦公以外，就是在書房看書。他與她見面的時候很少，除了吃兩頓飯以外，幾幾乎沒有了。就是見了面，也不過說些家中瑣事，從不見他們談笑過。她的母家在北京，她完婚後十二天，便隨着我叔父到陝西任所來了。以她乍離骨肉的人，又過着這枯燥無味的生活，教她如何不傷感。所以她除了每日作些女紅外，就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月，惟以眼淚洗面』了。

她在我們家中，所稍能慰她的，就是我了。我是幼無父母，依着叔嬸長大的。當她來時，我纔八歲，她一見我便很愛我。我是個失母的孤兒，見她這樣愛我，那有不感激的；便拿她當母親了。我每次見她哭時，很覺難過。但那時我年紀很小，不明白她為什麼哭，總想安慰她，又想不出法子來，只好跑在她懷裏撒嬌，引她笑了，或者就陪她哭了。

她雖是個大家的小姐，但是他的父親却守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不令她讀書。所以她每當無聊的時候，想看點書來消遣，想寫封信同她的家人敘敘闊別，也是不能夠的。她深感這不識字的痛苦，因此她竭力的主張我讀

書。我之所以能有這點知識，也賴她的力不少。當時我們住在那風氣閉塞的陝西，當然沒有女學校可入，只好請了一位先生教我讀書。我於九歲的那年，便入學讀書了。我讀了一年書之後，便能看些淺近小說和唱本。課餘的時候，便唸給她聽。有時我把先生教我的唐詩，教給她讀，她也很歡喜讀。她的寂寞因此稍解，她的悲痛也較少了。她雖是不會讀書，却也受了舊禮教的洗禮，很崇拜那些忠孝節義的古人，尤其是歡喜聽講列女傳。所以她竟非禮勿動。我叔的年齡，與她相差甚遠，性情也絕不相投。他遇事總是獨行獨斷，從不與她商議，但她總是容忍。每到悲憤極時，惟以一哭了之，言語中從不流露怨意。衣飾也極樸素，恐貽老夫少妻之譏。時光真快啊，忽忽的這樣已經過了四年。那時適當武漢革命起義，各省響應，我們所住的那里，適當其衝。我叔父是現任官員，當革命軍將入城時，把我們安置在一個僻巷小戶人家居住，他便攜了印信，同別的官員一同走了。那陝西革命軍，名雖是革命志士，其中有一部分都是一班遊民土匪。他們沒有糧餉，到那里便令住戶供給，若一時供給不週，便擄掠一空。當他們入了城時，

便派定各住戶每日供給他們饅首，富者十斤，貧者五斤。如此數口，那城中的居民，本極窮困，雖有幾家富的，早已聞風逃走，所以就無法供給。他們於是先搶了幾家商店，後來知道我們是宦家眷屬，便以搜查軍械為名，把我們的箱籠等物一概搶去，所餘的僅是被褥及零星物件而已。當時嫡母便同我說，與其在此坐以待斃，不如挺而走險。但得到北京就行了。這話我也贊成。議妥後我們就搭了一隻船由黃河順流而下（因為那里交通不便，沒有火車）。走了幾天又遇了兩次土匪，這兩次連被擄奪物都搶完了，僅剩了各人身上的衣服。好容易到了洛陽。幸而我身邊還藏得有我平時儲蓄的小銀錠，沒有被搶，就拿來買了車票。到了北京，就到我外祖家中（即是嫡母的母家），纔知道我叔父在洛陽，就打電報給他。不多幾日，叔父便來了。這時我們一家骨肉團聚，真是悲喜交集。這次雖做伴人口未曾損傷，可是我叔父的半生積蓄，都已告盡。我叔父見已破產，想起這一家生活，不免有些怨我嫡母不該孟浪冒險，我嫡母也不與他爭辯，只是流淚。幸得不久民國成立，那邊省長電來，令我叔急速回任。我叔父得了這信，就一人

先回任所去了。這時雖則民國成立，各處還不平靜，所以我們就在外祖家中住了幾年。經了這次變動，我嬸母的意志愈加蕭索了，言語中常露不久在世的意。當大家坐着談笑時，她總是呆呆的想；有人同她說話，她也是所問非所答，或者自言自語。她常由夢中哭罵醒來，別人都說她有神經病。

我叔父的做官，原是與他秉性最不相宜的。他的性質太古板，品行太孤高，若是叫他去飲酒賦詩，做那山中的隱士，那是再好沒有的。若在這民國的官場中，當然是不合時宜。所以能够蟬聯了這幾年，是因為地瘠民貧，兵匪遍地，無人過問。到了民國五年，地方上稍微清靜了一點，加以這時到處都是人浮於事，雖是這塊荒地，也就有人想到他了。我叔父不會逢迎上司，又沒有金錢魔力，當然居於失敗。所以到民國六年春，我叔父就被撤任了。他卸任之後，就到北京接了我和嬸母一同到開封。因為那裏有幾個熟人，謀事容易些。誰知住了三年餘，也找不着事。那時我已於民國七年結婚，婚後就隨着外子到北京來了。我叔父的宦囊本不豐富，又以我的婚事所需，並及那中交票的損失，已費去不少。

加以連年坐吃山空，如何支持得住？所以他們的經濟，一天比一天困難，感情也一天比一天不相洽了。何以呢？因為我嬸母的用錢又是極不經濟，但她不是自己浪費，是喜歡接濟人。如果有人說他如何困難，她使典衣質飾，也要借給的。所以這幾年來，我叔寄給她的錢，不但沒有一點儲蓄，連衣服首飾也沒有了。叔父常這窮困的時候，見她這性情未免要抱怨，他們因此時相齟齬。叔父因憂急過甚，患了半身麻木的症，時好時發，嬸母也患了咯血症。他們感這枯燥的生活痛苦，沒有一個慰藉他們的，便搬到北京來住。誰知到京不久，我叔父的風症復發。這一次很利害，不能言語，行動需人，嬸母這時衣不解帶，晝夜守在病榻前看護。如此年餘，叔父便與世長辭了。這時我適在產中，他們不令我知道。後來聽說，當叔父死後，嬸母便要自殺以殉，因為親友們勸說，「你是深明大義的，如何忍心教他這七十多歲的老人，為你傷心呢？要顧節，也要顧孝啊！」嬸母因此就停了死的念頭。她這時便同着姪兒姪婦過活（是叔父的繼子）。舊家庭的姑媳，多半是貌合神離，何況他們又隔了一層呢。她的境遇愈悲痛，她的病症也愈

深重了。

我彌月之後，便去省視她，她一見我，就拉着我的手哭道：「我幾乎與你見不着面了！」我聽了這話，傷心極了，也答不出話來。我們拉着手哭了半天，也沒有說什麼。到了夜裏人靜的時候，她對我說：「筠兒，我今天告訴你我一生的心事：我與你叔父算是做了十八年的名義夫妻，如今他死了，他給我留的這無窮的痛苦，算是報酬我。我當初見女孩子們出了嫁，總是煩惱的，所以我不願出嫁。因我年幼沒有母親，沒個人可以表明我的心跡，又怕別人議論長短，我纔勉強的嫁過來。頭一天，你叔父就對我說，「我很對不住你，我自幼體弱，又加有病，我們只能作名義上的夫婦。我本來不想續娶，一因姪女無人管教撫育，二來在外做官，沒

寶石戒指

紹章在日航船裏縮手縮腳的坐着，從早到晚的快一整天了。他的兩條腿已經麻木了兩次；雖然時時注意，活動活動四肢，使得不再麻木起來，膝蓋骨和大腿上的

有個內助，也不成體統。久聞你很賢孝，深明大義，所以纔娶你過來，不知你願麼？」我當時便答道：「只要我們性情投合，人生難得的是知己，何必定要肉慾呢？」到後來你叔的性子那樣的怪僻，遇事我總是容讓，並不是怕他，是怕人家說我嫌他老。我本想着他一死，我就跟着他同死，就算了結這一生了。誰知到現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過這活地獄的日子！唉，我不怨天，我不怨我父親，我也不怨你叔父，我只怨我的命生得苦罷了！」

我當時聽完了，我的心碎了！我想這命如何這樣的利害，竟能害得人永生不死啊。不，命是虛無縹渺的，不過是個名詞罷了。那麼，既不是命，是誰之罪呢？

許言午

筋肉却總是酸而且痛，腰間背部也都如此。日航船雖比夜航船行得快點，可是船身小而趁船的人多，坐板又是這樣的低，腳膝彎的角度須做得比六十度還小。這樣的

坐着等到每小時行十四五里的到了九十多里遠的目的地已够受累，爲的恐怕趕班不着，或者趁船的人太多了，得不到坐位，他趕早上船，在船未會開行的時候他已在船上坐了一個多鐘頭。但是他並不因此感到苦楚，這是因爲他是回家去，回家去看五個多月不見了的他的母親和新婚的妻子。

船過喚龍橋，離紹章的家不到三里路了，太陽離地平線看去還有兩三丈遠。

「今天還來得及到平家去轉一轉，」紹章想，「和家裏的人可在夜裏慢慢的細談，不妨先到平家去走一走，總算是回來以後當天去的。」

——平家是紹章的岳家，距紹章的家約一里路遠。提着帳籃，紹章到了家裏就走進妻子的房去，忽然想到他應該先到他母親的房裏，帳籃也該在那里放下，他就這樣辦了。

紹章從岳家回到他自己的家裏，首先看見他的母親，覺得她的神氣有點異樣，似乎正在生氣，他就叫了聲「媽！」

「媽？從前確是你的媽，可是現在——」紹章的母

親向他這樣說了。旋向她媳婦的房間大聲的嚷，「快出來迎接，大少爺回來了！」

「怎麼啦？」紹章不由得現出驚異的神氣問她，「媽？」

「哼，」她又大聲的說，「肚子裏自然很明白！」

「究竟爲什麼，媽？」

「我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會弄得這樣，總是我老不死的不好罷。」說了她喃喃的顧自又說，「多個媳婦少個兒子，原來如此；我總算是——不過你們自己將來也是要做父母的！」

「她有什麼得罪了你了，媽，總得說出來，我可——」

「怎麼會有什麼得罪了我，就是得罪了我也是莫怪我的，自己親生的兒子已經不知道有娘了，難道還能夠想媳婦敬重婆婆麼！」

「怎麼我會不知道有娘了，媽，誰來造了是非了？」

「不用再假呆假癡的了，東西擺在那里，金旺旺，藍藍藍的，這確能使得娘娘歡喜，可是，我老太婆沒得裝飾倒不要緊，只是要這樣的奉承娘娘，而且娘娘的家

裏，將來如何度過活？」

「你以為我買得那個鑲藍寶石的金戒子給她的麼？」

媽，弄錯了，那是一個朋友托我帶給他的家裏的。」

「說總得這樣說，瞞着我暗地裏給她就得了。」

「真是一個朋友託我帶給他的家裏的，姓毛，還有

信在這裡。」紹章說着從馬褂中間的夾袋取出一個紅千條的信封給她看。

「反正我不認識字，儘可以欺蒙我！」

紹章的妻早已站在他們母子的身旁，聽了他們的爭辯好久了，這時不由得插嘴說，「婆婆，你真是多心，他實在不會私下給我過東西，婆婆常說他私下寄給我錢，實在是冤枉，現在可以對問了，究竟有錢私下寄給我過沒有。」

「媽，你怎麼會這樣的多心，」紹章注視着他的母親說，「我怎會有錢私下寄給她！」

「啊，苦呀，你們商商量量的欺侮我，你們早已接頭好了，我一張嘴巴怎麼能夠說得過你們兩張呀，唉，你們還有人幫忙呀，不曾私下寄錢怎麼會老沒有錢給我，回來剛到了家又何必先到平家去！唉，我辛辛苦苦

的討得個媳婦，現在連兒子也變為別人的了，……苦呀！」

老太太說了帶哭帶嘆的向門外跑去，她的媳婦盡力的勸她，想她不要鬧出門去，但是那里勸得住，只好跟着她一同出去。

等到她們婆媳回到家裏，距離她們出去的時候已過了兩個多鐘頭。她們到了家裏，看見紹章的臉色已發青得沒人色的樣子，眉頭打着結，牙齒緊緊的咬着，四肢不絕的顫抖。她們問他怎麼會這樣了，他說，「我正在尋死。」

「爲什麼要尋死呢，」老太太重行哭將起來，急切

的問，「我的兒？」

「我喫够了苦痛，受够了魔難，原想把家弄得好看些；」斷斷續續的紹章用顫抖的聲音說，「現在既已鬧得這樣，叫我還有什麼面子去見人，我何苦再——」

他顯然是服了毒了。她們再三的要他說出服的是什麼毒，可以對症救治，但是他終於沒有說明；真的，如果果要救治，何必當初，服了什麼毒那有說明的必要。

燃 其 新 語

醉 鶯

從舊禮教的立場去看，在我們的心頭不會引起什麼疑問，感到什麼悲哀。但是從「人」的立場去看，會立地洶湧了許多心潮，覺得人間是寂寞淒涼的！我想記述幾段細事，也很想知道讀者對於這些細事有什麼感想！

這些細事是發生在我們鄉間的「詩禮門庭」中。

櫻溪流入錢江的口中，有一雕樑畫棟的長橋，橋名「飛雲」，全鄉老少男婦都知道他；並且造橋主事人鄭君能的動名，也值得我們瞻仰。他便是這「詩禮門庭」的主人。他早已死了；他有五個兒子。

他的第三兒子，在清亡那年服毒死的；那時，他的靈柩停着未葬，他兒子是死在他的柩前。死，本來是極平常的；服毒而死，那就值得注意了！鄉人居然不避忌諱，議論過一回；不過只能以議論爲止境！

這服毒而死的，名叫青秋；死時年才二十六歲。年輕的人，經不起社會惡習慣的誘惑，那是當然的。何況他們家住在這繁華的市鎮，更容易有誘惑的襲來呢。他

在二十四歲時，因農事已畢，晚間在鄰居家裏找些伴侶閒談。惡少們貪愛他家的財產，誘他去賭博；他輸了，強迫他署券，他便陷到窘迫的境遇。他的長兄——志高——是讀聖賢書的士君子，是「詩禮門庭」的柱子，對於這「不肖的三弟」，似乎非嚴重處置不可！從青秋着券那時起，志高的家法天天到他的身上。一晚，青秋含着淚跪在母親的床前，袒了臂露着紅紅紫紫的傷痕，哀地如羔羊般顫慄着。他母親垂淚低聲道：「叫我怎樣？這都是你自己不好！」話未說完，志高已厲聲來叫他去受家法；他只能拭了淚趑趄地走下去，在傷痕圖上又加上幾筆！

青秋的肌肉天天瘦下去，傷痕天天多起來，二十五歲那年，可說是在受盡辛酸灑盡淚的磨劫期中。歲月遷移，苦痛隨着成長，他二十六歲的新正，正是「山窮水盡」時。一日，他挑着盛滿了水的水桶一步步地走上階石，迎面來了三兩個遊蕩的惡少，揪了他的衣襟迫着他

歸還賭債；可憐他除了從枯黃凹入的眼睛裏出幾點苦淚而外，一語都不敢說。後來他跪在那惡少面前哀求，才得回轉了惡少的心意。在那天晚上，他已完全了解長兄的美意，完全知道這人間是沒有讓他逗留的機會，便決下心來服下毒藥躺在父親的柩前死了。

事情是很平常地過去；青秋掩埋在泥土中，得着最後的安息；志高也在友朋間得到『善於管教』的美譽了！至於鄉人的談論，那當然是不值得注意的。——這一幕便是如此完結。

第二幕開幕時，他們父親已經安葬，坟前已經豎着隆然的墓碑了。確實些說，正是民國三年的秋間。那年，農民苦旱，車水的事情忙極。在志高，自然不必管到『田禾枯焦』的細事，可是他的權勢則不能不和秋陽來爭威榮。每天，他自己匆匆地喫飽了飯，便把隔鍋的喂豬食料拌到飯裏去，這是表明他自己人格的高尚，同時表示那些務農的弟弟只配和豬同槽的意思。

夫長兄猶嚴父也的教訓忽然效力上發生阻礙；一晚，志高的二弟，四弟，五弟都喫醉了酒磨快了刀淘淘地和志高來理論，逼着他即日分居。分居本朱子所不許

的事，志高如何肯贊同？但是發亮的刀閃閃刺到他的腳珠，使他不能不想到仲尼微服過宋那一回事，便毅然答應了。『詩禮門庭』的分居，在志高，自然是終身之辱；而可以使他聊以自解的：柳下惠也有過盜跖那麼一個弟弟！

接着便展開第三幕，在民國四年的春間，志高的二弟峻巖剛披衣下牀，便發見他自己的女人已經喝了鹽酒躺在地上，鹽碗還在她手上，雙眼已是緊閉了。市鎮上對於這件事的紛議和推測，固然不能使我們確信；可是幾個結論也各有相當的理由：

A，她的死是由於婆婆間的惡感，因為她的婆婆平素奴使媳婦們，使她們敢怒而不敢言；並且她的偏愛更使她們胸懷不平。分居以後，在她自以為不必受婆婆的虐待；詩禮門庭家法，却迫她非服從不可，她於是在婆婆高壓力之下被犧牲了。

B，這是丈夫的淫威迫她去自殺的，因為峻巖性情的粗暴和強橫，使她吞聲忍淚。這一回，峻巖向她表示不再挑水，不再斫柴，不再管一切家計，使她覺得自己力量太弱，不能承擔下去，所以走最後的

路。

C，爲了些不可告人的隱事。

總之，她的死，原因當然是很複雜的。她死後，她的母親臨棺哀哭，還受了一回奇辱呢！

這詩禮門庭中，如今所有的只有『仇人』，『大敵』，『眼中釘』，兄弟之間不交談，妯娌之間不聞問，處處都是障壁。自從分居以後，公共的客堂便變成了垃圾

一羣女奴隸

林文方

離開家庭已經快要二週年了。徒然憑一紙家書，除了知道家中平安沒有事以外，再不能希望自己在家裏住着一樣；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事，都很熟悉，都很明瞭。

不過今天我已經提起筆來，題目又很顯著地標在前面，那麼，無論如何我也不能不把兩年以前的家庭痛史在這里敘述一二了。

我家是由我父兄弟六人，我母妯娌八人相結合，相組織而成的一個大家庭。因爲在家鄉雖然耕種足以餬

堆，雞棲於庭，犬吠於室，真是一大奇觀！前年，大雨衝壞了門前的塘壩，其地一半在志高的門前，一半在公衆的門前，因這原因便一連擱了二年沒人去修理。

讀者！我們要認請社會上的『詩禮門庭』，便是這麼一個寶貨，換言之，詩禮門庭的背景，沒有不是『殘忍』，『刻薄』，『猜忌』……所組成的。

舊家庭快要崩壞了，今後的建設都在我們的膊上！

口，但家庭的費用依舊因襲着祖先的舊例，貧苦人家擺着富人的空架子，所以我父兄弟六人都出外謀生去了，留在家裏至多不過一二男子。並且我那年紀快要八十歲的老祖母，仍然老當益壯，家事大小小她都要過問，都要一手辦理。因此我家不期然而然成了一個女權特重的大家庭。家庭的風波也因而日益不平，日益不靜了。

最容易使家庭發生是非的，是一班婦人。而最容易使婦人在家庭間發生是非的，又是她們的眼光太小，心腸太狹。別的婦人我不敢決定，可是我家的婦人就是如

此。

我的母親是我的祖母的繼任長媳(大伯母已去世)，所以她特別給我的祖母看重。而我的六嬸母是我的祖母的幼媳，所以我的祖母也特別的疼愛她。——這本來是我們家鄉的一種風氣，但她倆便因而受其他的叔嬸的妬忘了。

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我母和六嬸好好地讓步便罷，不然，妯娌間的冷言瑣語便可成爲舌戰的導火線；明譏暗諷作舌戰的主力軍！

本來是一家人，但竟嚴分界限；本來是妯娌，但竟結怨成仇！

待年節各人的丈夫歸來，便各逞其一張嘴，冀得人憐，裝模作樣，哭訴她的歲月難過；母子原來是骨肉，兄弟原來是手足，然而叔父無知，終置骨肉和手足而不顧，輕信婦人之言是事實，大興問罪之師。

過節歸家是爲團圓，然而團圓已拆散；過年歸家是爲樂趣，然而樂趣已失掉！

母子，兄弟，姑媳，妯娌，他們的面孔是板着；他們的內心是恨着。自我的祖父逝世以後，至今已十四

年，他們情形老是如此，沒有悔悟，沒有更改，好似鐵鑄的印板一樣。

我的姊妹——不論親的或叔父生的——大大小小一共有十八個人。但能够在家裏常見的不過四個；一是我的姊姊，一是我的二妹，二是從妹了。其他的那里去呢？她們並不是死了呀，可是她們好像死了一樣！爲什麼？我難說出……就是她們都於襁褓時代嫁給人家做童養媳，受人的輕蔑，受人的虐待，過盡奴隸牛馬的生活，呀！

最傷心是我的大妹，因爲我母無力來盡爲母的責任，所以於出世剛滿月便嫁給人家，以致她還不滿三歲的時候，因翁姑不管理，任她過一種莫能形容的可憐的童養媳生活，患了疳積病。我父叫我母帶歸來，送到梅縣去醫，才把病醫好，然而她的左目已盲了！唉，她不幸竟成了一個殘疾的人！

她所以破我家的例(她是我家嫁幼女給人做童養媳的第一人故云破例)嫁人，雖然也因爲我病得很利害，醫生說我仍須喫媽的奶才行，所以把我妹的利益強佔來

了。但如果不是叔嬸們不主張請奶媽來看護我妹，她也絕不致陷於今日的地位，更不致受盡許多痛苦啊！

從她這樣幼年就嫁人以後，我的祖母便一氣把其他的幼女都老早送給人家去受苦了！上面所述的四位，除我姊是例外，其餘三位，就是不幸中之幸！因為卜卦的人說，八字不合年幼嫁人，所以才幸免和別的姊妹們一樣去嫁人做童養媳！

每逢年節，她們——年幼使離娘家的妹妹們——都顯現出，呈露出一種『好像初出監獄的犯人』的形容和聲調，動作和表情！尤其是她們一一來到我的書房，叫我一聲『哥哥』的時候，她們的兩頰都極不自然地笑起來，我的淚已流到眼睛的睫毛邊！我的心已頻頻的顫動

了！

等到她們不得已要回到夫家的時候，還小的便不肯再歸『地獄』，年長的便欲哭無淚；她們的可憐可憤可恨的生活和境遇，都於拜別娘家的時候，把一種失望的眼睛望着親愛的祖母，父母，叔伯父母以至兄弟嫂嫂和未嫁的姊妹，顫聲地說：

『好……我回……去……了……下次再……來！』

她們一壁說，脚步一壁趨起不前，……呀呀，她們一切的痛苦，這時也完全流露出來呀，呀呀，她們所受的痛苦也是『夜夢正長』呀！

十四，二，六，寫於北京。

勞運之聲是一種吼聲，深沉好似從鐵喉中出來，銳利好似從銀脣裏透出。世界的所有鎗砲有一天必須被他噤住而止。

——伊文女士——



◀ 際 交 會 社 ▶

女子之社交亦頗重要必精神充足身體康健方可周旋圓到平海氏胎產神水能使身體活潑如有疾病治之最效世界女子凡服之者有口皆碑



◀ 代 時 生 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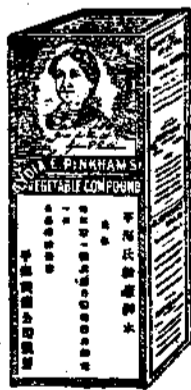
女子十三四歲時身心發育最宜謹慎如在校讀書必用心求進於大考時又為難能稍一不慎疾病即來為母者當令女子於此時代常服平海氏胎產神水以補養心身而發達智慧

平海氏胎產神水

Lydia E. Pinkham's
Vegetable Compound
號九廿路川四海上處行發總

司公限有康德 英商

售出有均房藥大各



東方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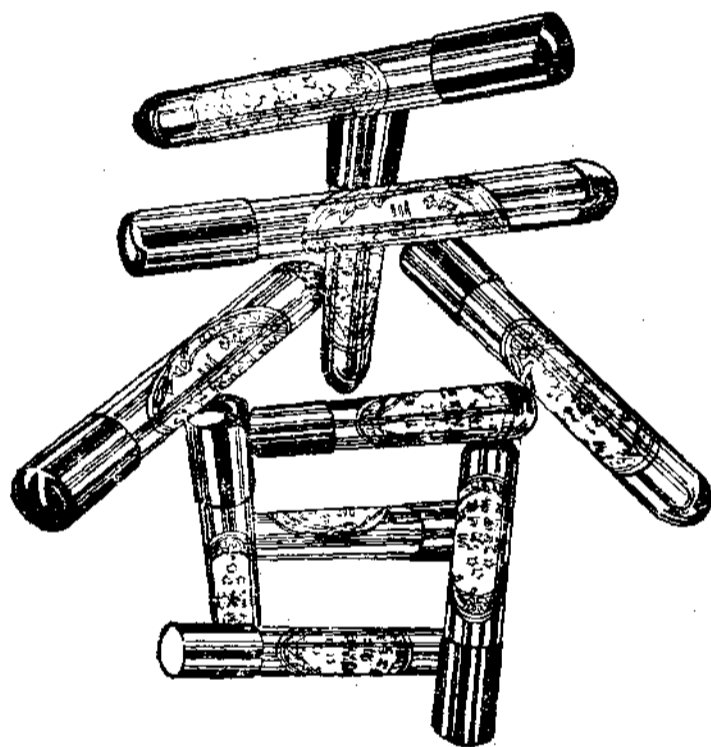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三星老牌香水精

經久不散

香水之王



香氣濃豔

撲鼻沁心

中國化學工業社製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四四四號

◀ 三星牌化妝品價目表承索即寄 ▶

婦女(197)

請認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一 邂逅



我當時邂逅着她的時候，

她是一個美妙的少女，

青春浮漾在她的臉上，

愛神對她微笑，

男子們都跪在她的裙下，

世界上充滿了光和愛。

五年後我再經過她的門前，

綠窗依然，——

她已是一個少婦了。

歸
鴻
雜
記

竹
影

她梳着時式的雙髻，
拖着委地的長裙；
襁褓中的嬰兒，
呵，他向着她微笑。

如今我無意中又瞥見了她，

她俯着背在河邊浣衣，

雙鬢蕭然，

已將近是一個老嫗了。

她額上的縐紋，

藏着青春的悲哀，

隱着慈親的愛淚，

含着人生的祕密。——

我就是這樣地了解一切了。

二 農人韓二和他的妻

正是蕭索的暮秋時候，我剛從一個長期的旅行回來，故鄉已不是別時的故鄉；家裏的人物也經過了許多變化；年長的是死了，年幼的却不相認識。這真是最足使久客歸來的遊子悽愴嘆息的事了。

歸來的第二天，我到宅中前後各處閒看——這是初回家的人的惟一心理，爲的是想要知道究竟起了些什麼變

化，——無意間走到廚室裏，遇着一個中年婦人，她的面容十分憔悴，衣服也非常縲縷，我正注視這個似曾相識的鄉村式的婦人，而她却先起身招呼我了。

「還認得我不，姑娘？我昨天聽說姑娘回來了，心裏便想到，我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過姑娘了，不曉得長得多高了？……姑娘在外面好麼？祇是瘦得多了……」

她囁囁地說着，笑容露在她發紅的臉上。我十分遲疑，雖是覺得面善，可是總記不起她究竟是誰，却又不好意思說我真個不認得她，我只好含糊地答道：

「啊，我覺得很相熟，……只是，……一時想不起啊，……」

「我算着姑娘不認得了，……真是「貴人多忘事」啊，我從前在你家裏的時候，你才幾歲呢，我每天伴着你在後面桑林中飼羊，你忘記了麼？……唉，……有一天我繫了一架秋千在桑樹上，你從那上面跌下來了，……你還記得麼？……」她仍是笑着，面色微微發紅，大約是灶裏的火使她發熱了罷。……

我從她這一段純粹鄉村式的談話裏，才引起我回憶到八歲時候一段重駭的可笑而有趣的故事了。我便也笑起來，同時我腦筋裏也模糊地憶着我童年時代的一個伴侶了。

原來她是我家裏的一個婢女，名字似乎是翠紅兩個字罷，——但是並不關重要，我只還彷彿記得她那時大約有十七八歲，她是一個聰直的女子。她每天的工作，超過她力所能任的，然而她還是堅忍地努力地工作着。我十歲的時候，聽說我母親把她嫁給農人韓二了。——那時我正在省城讀書，並且自此以後就不會見過她了。

現在我反不解了，在這農忙的時候，爲什麼她還在我家裏住着呢？而且她身體雖比從前高了，面容却反憔悴到這樣啊！我想像她們勞力的人，不至於這樣容易消瘦罷？……

經過了一瞥的回憶之後，我就對她說道：「啊，你是韓大姐，我記得了，我記得了，……只是這幾年你們莊家好麼？韓二呢，近來很忙罷？……」

她臉上笑容漸漸消失了，眼角也似乎含了悲意，「姑娘還不曉得呢，韓二昨年春天就死了，莊家也早沒做了，所以我又在你們家裏來呢。」她悽然地說着。

我聽了覺得有些驚訝了，因為我聽得她的丈夫韓二，是一個非常勤謹的人，住着我家的房子，耕着我家的田，一個誠實而且謙和的農人不幸却死了。我這樣想着，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話；心裏便打算走開，但嘴裏却不能不尋兩句惋惜的話來作結論。

「啊，怎樣死了呢？……病死的罷？可惜，可惜！……」
我這樣說着，就走開了。所以我也並不知道她的丈夫是怎樣死去的。這件不足注意的事，立刻就被我忘却了。

幾星期之後，一天午後，無意間和妹妹們閒談，又不經意地談到這個可憐的婦人，我才知道，她的不幸的丈夫韓二，那麼勤儉的一個農人，却是被飢寒累死的呢。並且死後不惟毫無所有，而且反將他的七個孩子統統分送給別人抵債去了。

這却使我十分詫異啊！我的好奇的，求知的心理也同時逼着我探聽這件悲慘故事的原因究竟是怎樣的。
事情原來是這樣：

一個誠實的農夫，同一個忍耐的婦人，結婚之後，自己耕田而食，勤儉的度着日子；既沒有什麼煩慮，也沒有什麼奢望。誰知自從結婚兩年之後，農人的妻就生下一個孩子，從此以後，每年又生一個，十年之後，就有了九個孩子。但是孩子來了，不幸的命運也被孩子們帶來了。兩個每天不能離開工作的人，那裏有餘閒的功夫和金錢來撫養這許多的孩子呢？第一個孩子還沒有離開母懷，第二個又接着來了；而多添一個孩子，他們倆便多添一分重負。所以十年以來，無論這農人如何的勤儉，都不能不使他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後來簡直使這個勤儉的農人因勤

儉而死了，反留了許多債和七個不會餓死的孩子給他的妻做遺產。可憐的婦人，一個小錢也沒有了，只好把七個孩子分送給債主們抵債，而她自己又不能不到人家去作工餬口，度過她後半世不幸的生活！

唉，這又是一幕人間世的悲劇了！

我嘆息着；却不能再說一句更多的話了。

三 鄰女

王兒這名字，在我的善忘的腦筋裏，已經十分模糊了；今天驀然間被我的妹妹們提起，我幾乎不知道她們所說的是誰呢。

在我的記憶裏，漸漸由模糊而明瞭了：她是我的一個鄰人，一個沉靜的可愛的女郎。她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縫工，針和線晝夜不曾離開過他的手，他就藉此供給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兩個孩子。

她母親的性情暴躁而易怒，罵她的丈夫並打她的女兒，是她的日常的工作。我還記得，在從前每天早晨我起身到學校去之前，總要聽見她大聲叫罵，不是罵她的丈夫懶，不早起來做工；便是罵她的女兒不快燒火煮飯，不好好將護她的小兄弟。有時更槌牀大怒地高聲嚷叫；這樣一直到夜闌人靜，大家都歸寢了之後，還可以聽見她的罵聲。

這些不悅耳的音樂一般的聲音，使人聽了是如何的煩厭而且不平呵：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竟要負如許重多的工作麼？

我還記得，那年歲暮的一天，剛吃過早餐之後，正在廳前閑步，忽然看見她一手提着個包袱，一手攜着她的小兄弟，趑趄地走進來了。她帶羞帶笑的招呼了我一聲，就把包袱交給我，低聲地說道：「這里是五件，還有兩件，要明天才有呢。」

她說了憨憨地立着，是候我檢看的意思。

這是一個使我不能忘記的印象了，——當我接過了包袱，她的小兄弟的，雙圓而黑的小眼睛，也隨着他轉動；後來他看見我把他放好在几上，他覺得絕望了，那一對睜大的眼睛迅速地開合了幾下之後，便哇的一聲哭了。他的一雙小足在地上不住地跳着，張大了的小嘴裏這樣嚷道：『那是爸爸給我做的新衣服呵，為什麼給他們拿去了呢？……』

這時她又羞又急，立刻俯身把他抱在懷裏，很費力地迅步走出去了。

然而這麼一句從一個無知孩子的口裏喊出來的毫無顧忌的話，却使我的心裏十分慚愧呢。

這些都是三年前的往事了。今天我從一個長期的浪漫旅行回來，什麼事都變了。據他們說，在前年我起身去了之後，不久她的母親便把她賣給娼家去了。所得的三十個銀元的代價，却早就被她的母親——就是那賣她的人——買了鴉片煙，燃燒成灰色的如霧的煙子飛散了。

『那天我還遇見她呢，』我家的一個老嫗插嘴說道；『她穿的衣服自然比從前漂亮多了，可是那副憔悴的形容，真是令人怪可憐呢……世上竟有這樣狠心的娘呵！』

我們都默默無聲，空氣覺得沉寂的可怕。——唉，這時更在那里去聽那一組粗惡的打罵聲和發顫的哭號聲所合成的音樂呵！

我們的文化，是頂上膨脹，而基脚流血，蓋兩面都在腐敗了。

——馬丁夫人——

我們爲甚麼要研究學問？

(一)學問與位置——學問增高，則位置亦增高。

(二)學問與薪俸——學問增加，則薪俸亦增加。

吾人既爲職業所羈，不克親到學

校上課，可不設法求學以謀進步

乎？**函授學社**係**通信教授**

之**機關**，入函授學社者，可在家

中或店中，於每日閑暇之時，研求

學問，而不致妨碍其現在之職務。

凡有志求學者，請即加入

中國最良之通信教授機關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 | 特色 | 別科 |
|--------|-------|
| ① 講義完美 | ① 國文科 |
| ② 教法精良 | ② 國語科 |
| ③ 答問詳明 | ③ 英文科 |
| ④ 學費低廉 | ④ 算學科 |
| | ⑤ 商業科 |

本社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 (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 (二)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本味可可粉為增進健康之飲料

人生唯一之希望無過健康精神暢旺氣血充滿健康之本也惟服本味可可粉則收效甚速蓋本味可可粉性和平味適口功用甚宏而以消痰開胃提神補血為尤驗痰為萬病之源消痰則可却病胃為飲食之府開胃則不停食精神氣血生命之根提之補之健康必也人能健康則致志力學或服勞社會能不懈怠而收實益故凡今之人皆不可不服本味可可粉



麥邊洋行經理

上海江西路十七號

注意：罐外貼紙必如左圖且罐底必刊有如上左角之商標方是真貨

目價

一磅罐 洋一元一角半
半磅罐 洋六角七分
四兩罐 洋四角五分

外埠函購亦可照上列之價匯來
(寄費在內)
函索樣品請寄郵票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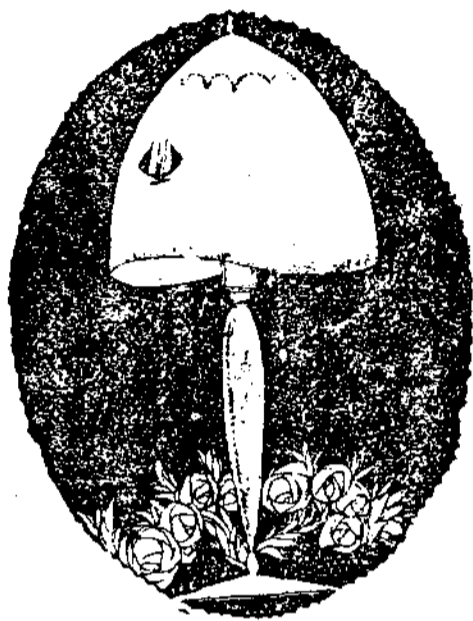


各南貨店均有出售

婦女(198)

請認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雨 夜

學 昭

臥鐘打出了，暗淡的電燈光，倏的一瞬也隨着消滅了。

暗地裏，瑜仍是肅然的坐着，案頭那淺綠色的花瓶，一絲絲的微光閃爍……

「李媽怎不來？樓上的歡笑聲還不止！」她欠身倚着桌子，閉了雙目，悠思神往，帶着些神妙的雨點，帶着些神威的風聲，好像在遙遙地歌囀着似的：

「滴呀——滴呀——滴——滴——滴——我心何淒切！」

「呼呀——呼呀——呼——呼——呼——愁思悲嘆奈爾何！」

這聲音像那伏在階沿屋角的老乞婆，「天哪——天哪——怎樣度日哪！」

這聲音又像那在一片荒原上相追逐的勇士，「留下生命呵——奔——奔！」

無涯的大海的洶湧，輕婉的溪流的潺湲，何曾有這般悲涼淒愴，荒漠的道上靈魂的安放，你是這般難言的——
是勝過了這葬曲的引入可哭！

「李媽怎不來……？」她掩上書本，和衣向牀上倒下。

鐘聲順耳從風雨中送來，十下……

過去的生活，天真孩提時代美好的生活，從不知不覺的幻影中消去，無從回憶，追思，玩味的；熱情的友朋的爭忌，小團體生活的學生時代，半知半解的許多行爲……

「這般的風又蕭蕭，雨又瀟瀟，唉！我這個異鄉孤客呵！」

晚上自修時，舍監點名到葉時，她——瑜，便每回不自覺地向後邊牆角處——瞥一眼，而在同時，坐在瑜後一排的波，也會隨着她的視線向後顧。「嘻，瑜，你看什麼？」波望着這後面一個個整齊坐着的同學，總是這樣照例問她。

自修退課後，瑜照例喜孜孜的向宿舍裏走去……

「瑜——」葉在那宿舍的總門口隱着，輕輕喊了一聲，連忙把疊得方方的紙條兒塞在她的手裏。

她放下了帳子，偷偷地偷偷地在讀。

然而就在這時，波又隨着的進來了，掛起了帳子，而且慰問她：「爲什麼早睡了？我找你呢——」可是不會得到家裏的信……？」

她只顧唯唯否否的，却儘把一隻手向被裏塞進去。

「哦……」波感嘆的喊了一聲，走了。

晚飯後，暗沉沉的琴室裏，瑜淒然的坐着，淒然的彈着，如這種的領受，在當時是不覺得愉快滿足的，她的靈魂消沉到琴聲裏。

「何苦來？這樣的悲哀，——」芸從那半闔的門裏側身走了進來，說。

她隨手拖了一隻靠椅說，「我們聯彈“Beauty's Eyes”罷——」

時間就在她們輕舒十指，悠聲抑揚之中悄悄地的過去，也不知道短速，也不知道慢長的。

「你們兩個真好——雨正下得大呢，也溜了來？」——「華托托地打着門，琴聲戛然的止了。」

在這雨夜的領賞並不只是一次二次，在二十年來，酣眠在慈懷之中過去的，阿兄們的歡樂叙談之中過去的，低首專心在紅樓夢裏過去的，旅客的淒涼，好友的密談……青烟似的舊夢，於今這個淪落了的生涯，夾雜在還想之中的，這殘痕，這餘迹，無系統，無源流，零碎的，一節節的，一節節的，像雲海裏的河山，懂懂的模糊！

現在，映在銀幕上的電影一般的美麗珍奇，那席地沉睡在草坪上的，那慢步緩歌在側徑上的，登眺在大海之中，俯視在高山之巔的，夜鶯的鳴聲，子規的啼聲，洋琴的悠悠聲……詩意的生活！

時計遠遠的響了三下，樓級上鼠子賽跑的聲音，竟勝過了日間就食時亂攘的脚步聲，而間壁——那傭人的房間裏，正發出那麼沉醉的夢的酣聲響應着呢！

至此，才把棉衣服脫下，蒙被倒下，如此的心情，如何容納這歡樂的睡神呢？

這時候，黑夜已去，長晝將來，遠處古寺的晨鐘，與近街的晨雞，從這報曉聲裏，送進了微曦的東方的白光，在這窗罩上，她擁着衾枕，正想酣睡一會，——然而當這一切的思想訣去時，入耳的雨聲與鐘聲，和成一片的淒清。

鳴雷擊鼓一般的樓上，也繼續得像工作時的起來，阻止了她對於其他所有的領受欣賞，但是「心」畢竟是不能禁抑的，……三年前讀過的詞，不禁又在心頭躍躍的吟出了。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哦！主呵！」她兩手作十字的架在頭上，默然的學着晨禱。



對於青年婦女的諍言

謝遠定

應該徹底覺悟，應該反省，應該奮發有為，努力進取，受人敬崇，不受人蔑視欺騙的青年婦女們——年來許多先覺對你們的喊聲和咒詛總算給你們了一個狠狠的當頭棒，這一棒的烈度，早該把你們從沈酣的夢中，從醜惡的炭坑裏驚醒，使得你們至少有感覺着跳上人類（男性）地平線上同時間，同地位做人之必要了。但是大多數的你們的行爲和言論所告訴給我，使我聽着和看着的恰適與這相反。這證明你們並沒用功讀書，雖然你們是女學生；並沒看重你們自己的人格，雖然你們善於嫉妒和口角以自高身價；並沒看清楚現實的社會和你們自己的地位，雖然你們會把「婦女解放」，「男女平權」……等名詞掛在口上。

二

儘管你們善屬文的先生們已經倦於專門作女權運動的文字了，儘管你們熱心女權運動者們已經力竭聲嘶了，但

是從女權到人權這個過渡時代還遠在將來，並不爲了你們疲倦而靠近你們些，所以純婦女運動和宣傳在現在的中國仍然是有價值的。

「社會上那幾項人不是公民？」有次我把這問題在課堂上問過一百多個中等學生，他們頂聰明的也祇答到兒童不是公民爲止。大家都忘記了他們的母親和姊妹——婦女——還是「人」，還應作公民，我也曾拿這問題過那些自負不凡的「太太」們，也未見得每個就注意到本身方面——婦女。其實這也何足怪；在這男性中心的世界各國裏，早是從風俗，習慣上，制度，法律上把婦女屏出人類世界地平線以下了。何況在我們這禮儀之邦裏，數千年來的政教都是把女子與卑賤的小人同科呢？——既然女子非公民，並且被忘記其應有公民資格，那麼女權運動與宣傳自然仍是刻不容緩了。

除蘇俄外，世界各國婦女大多數是無職業的。我也曾拿「社會上那幾項人沒有職業？」這問題問過百餘中等學生和一些讀書的婦女。頂總明的也只答到游民，兒童無職業爲止。他們忘記了他們的母親和姊妹以及她們自己是無職業的，雖然有許多婦女，像中國農家婦女，操作非常勤勞，但不過是一些瑣務，襄助男子——其丈夫或父兄——的一些瑣務罷了，不能說是職業。所以婦女職業運動仍是當務之急。

從何處下手呢？

有許多女權運動者只注意到婦女參政，以爲政治上女性占了地位女權就會伸張的。這簡直是癡人說夢。古今中外婦女在政治舞臺上占有地位的豈能說是乏人？然而女權竟未因之伸張。

所以目前的問題是怎樣從根本上改造人們思想或觀念使不頑固，並自己感覺着婦女也應有職業，也應有經濟權，也應有公民資格。然後再把現實的社會經濟制度毀滅了，從新製造一個。

不然，難道我們所期望的是脫離單男性的暴政而來嘗嘗兩性暴政的滋味不成？

有許多自命爲覺悟的婦女，爲提倡女權而痛罵男性，認爲想提倡女權，「男女鬭爭」差不多是必經的歷程。其

實兩性之關係非僅若資本家與勞動者之僅有經濟的關係，除開經濟關係之外，有最大的，最有吸引力的關係存在着；就是這，使得許多有血性，謀反叛，謀決裂的青年男女都要彼此俯首帖耳遷就着，妥協着。所以「男女爭鬪」是不可能的。

並且我們應該明白，操經濟手腕來虐待少婦，養媳或奴婢……的「不平等」——河東獅般的太太。許多婦女勞動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擁巨資的男子在虐待女子，實際上這不過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他們虐待起他們的同性——男子——勞動者來不也是一樣的麼？許多男女間不平等的法律固然是單男性的機關制定，其實這些法律在現今的民間究竟有若何權威，簡直是一個大大的疑問。並且就讓有威權，男性平民所受痛苦也不比女子少。那些板起面孔來唬嚇青年婦女，禁止其婚姻自由，放足，不穿耳……的，精怪似的老太婆實在比比皆是。她們頑固的勢力並絲毫不殺於男子。然而青年婦女之中竟有大多數大多數的並不好動，而且覺得女子只應做一位以順為正的良妻賢母，這不是可怕麼？

所以我說目前的問題是怎樣企求從根本上改造全人民——男與女——的思想，使得他們觀念明確：男子固應改造，女子也應改造。吶喊是次要的，最要的是實行；消極的鬪爭是次要的，最要的是積極的運動。

三

我們曉得革命的最大的工夫不在乎輕性命如鴻毛的暴動，而在乎含垢忍辱，長期的在現實的醜惡的社會環境裏，從改造人民思想方面，從改變社會上的風俗習慣方面，作宣傳的奮鬥。

現代的一般青年男子思想所趨，都是主張「暴動」，以為這就是所謂「革命」了。一般青年婦女呢，兩者都不感覺着。

大多數，大多數的婦女們是好玩，不肯用功；太偏感情，濫交朋友，雖惡漢亦認為善良；只注意到男性的地位

跟着

Mary Stewart Cutting 作

胡嵩岳 譯

和你攀登亂石砌疊的階級，
你握住我的手，最親愛的！
因為在那頂上，於落日之中，
有那宮殿，我們逃向的宮殿，那宮
殿要遮庇你我。

呀！你握住我的手，最親愛的。

你的脚是乏了，石頭是很多。
我不能背你了，甜蜜的和親愛的！
但是彼此總要攀登此處的階級。
只有我的手可以扶助你一些。
呀，你是乏了，甜蜜的和親愛的！

這道兒長，這階兒高，
不要餒怯，不要猶豫，信我走去，
前面一點，光兒，低下了——前面
一點，影兒藏在那裏。
這是我的聲音喚你，這是我的心
回答你的。

我們的手是鬆了，但是跟着我，
跟着，跟着，我的親愛的你！

和浮泛的名譽，不知從修養上，思想上透進一層觀人，用情；意志力薄弱，容易被情人移轉，容易為惡社會所軟化；或則潛身學校，老死不與外界往來，期將來博得「良人」的歡心，或則日以社交為事，以談戀愛為覺悟，朝夕過從，遊山逛水。她們持着柔情和打絨衣鞋襪的手藝，以與運用經濟手腕來操縱一切的或別種關係的無聊男子們周旋。不然，就仍保持着傳統的以順為正的婦女觀念，不然，就醉心歐美，從腳下的奴隸跳變為掌上的玩具。——這就是年來文化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最大的收穫了。

唉，婦女們，你們佔有中國人口半數，中國社會擾亂到這地步，你們至少應負一半責任。何況你們自身還處在人類地平線以下呢？

婦女成為問題，是婦女被征服，作奴隸或玩具的反動的迫切的呼聲；是人類的恥辱。對本問題所負的責任，你們比男子們要重大得多。你們的感覺力和魄力……却往往遠不如男子之靈敏而強毅。不羞麼？

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於輔進新村。



女子在中國的地位

——在美國婦女集會演講——

范定九

有好多西國朋友傳出一句笑話說：「中國的男子是從來看不起女子的，他們以為無論如何，女子不能與男子平等。」

我遇見幾位對於中國文化稍有研究的貴國學者，也講出一些很有趣味的話。他們說：「中國一種重男輕女的習慣，就是在中國「字」的構造上也可以看得出來。比方說，凡屬有「女」字旁的字總沒有一個是含有很好意義的。「女」字加一個「疾」字，就是不能合作的意思。「女」字加一個「兼」字，就是不可愛的意思。」這些朋友，他們好像帶了黑眼鏡觀天，當然要鬧

出好多茶餘飯後的笑話的。他們在實際上忽略了女子在中國真正的地位。就是我在所講的，也許祇能作為諸位茶餘飯後的談料。但是我要鄭重對諸位申明一句，中國的民族有女子人格的存在。

就講儒家對於女子的思想：孔子也曾主張男女合作的要義。夫妻的妻字，照外國說法，就是平等，就是齊一。在一本神奇變化的易經內，男人的地位有時且放在女子以下。

最能顯出中國從來不會有看輕女子的思想的莫過於婚禮中的親迎一步。親迎的禮，就是以前尊榮無上的天

子也不能幸免。若是諸君有暇時，到藏書樓找一部賴格博士或其他學者所譯的我國詩經及春秋讀讀，就能曉得我國在二千四五百年前就責備一班看不起女子，不肯行親迎禮的男子。墨家罵孔子的學說：「取妻身迎，祇禱爲僕，乘轡授綬，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諸位聽了這幾句話，想必也很想要到敵國去做做儒門的女子。

還有一點小事最可注意的。貴國學者常說：「一國文化的高低，祇看女子在社會中有何種地位。」貴國男女都以女子地位很高自驕。但是成了婚的女子，就不能保存她爲閨女時的姓名。比方一個女子出了嫁以後，一定要隨着丈夫的姓名稱爲某某夫人。若不幸離了婚，女子想取得爲閨女時的姓名，還須得法廷的許可。在中國對於這一層，就沒有這麼講究。成了婚的女子，儘可保存她爲閨女時的姓名，因爲我們覺得女子是一個人，至少她有一個人的人格。

中國從來受人尊拜的文藝品，總沒有像以下這樣的詩詞：

可怕的莫過於洪水的氾濫。

可怕的莫過於烈火的炎威。

可怕的是貧窮，可怕的容許還有一切。

但是這一切可怕的，都不如女子的可怕。

沒有美術家能够描畫她的凶殘

沒有文字可以形容她的狡滑。

如果她是宇宙間被造者。

我要咒罵那造她的神。

因爲他是惡毒的創造者。

他是人生的仇讎。

諸位歡喜聽聽中國的詩麼？中國的真詩人，對於女子，祇有尊敬，對於自己的愛妻，祇有無限的依戀。在紀元以前中國有位大英雄，當離別家庭的時候，告別他的妻子：

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

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

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

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唉，諸位想想這是何等的深情，這是何等的戀愛。

這種情愛斷非以金錢相結，在跳舞場中抱腰接吻所能夢到。

我們中國的思想家從來沒有這種觀念：

呵，你們女子，你們惡魔的種子，如果我的母親不

是你們當中的一個，我必將你們全數用火燒死。

我們也沒有下面的這種見解：

你們曉得你們每一個都是一個夏娃麼？你們是惡魔

的大道，你們是禁果的違犯者，你們是第一個破壞

神聖法律的罪人，你們就是引誘那魔鬼尙且無法引

誘的男子墮落的誘惑，你們毀滅了上帝的形像，因

爲你們的緣故，上帝的愛兒也須到世界犧牲。

但是我們祇稱頌女子說：

你們是至高者的天使！

我們覺得惟有在女子身上有慈祥，有情愛，有永遠

不斷的愉快和安慰。

女子的才能和她所秉賦的美德，是天地間人類最高

最真最美最善的表顯。這種思想在中國並不新奇。一千

六百二十八冊的中國名人傳中，至少有三百七十六人是

女子。這三百七十六人當中，有發明家，有歷史家，有

詩家，有軍事家，有著作家，有藝術家。中國民族實在

是從來尊重女子的一個民族。在中國的女子中也實在是

有應當尊敬的女子。

諸位或許聽見說過中國女子是極不自由的。甚麼

「娘家做女，莫出閨門，笑莫露齒，話莫高聲。」幾乎成

了社會中的習慣。其實這不過是片面的情形。講到露齒

高聲，這不過是習慣上的結果。比方諸位笑時以露齒爲

美，在宴會時以裸胸露臂爲美，在中國，女子的笑就以

不露齒爲美，以裸胸露臂爲不雅觀，其實這都與女子本

身的人格不發生問題的。我萬不敢說諸位能夠時時有機

會在社會中與男子交際，也能够露齒露臂就是諸位生在

美國所得的自由。如果諸位把自由兩個字是這樣用法，

那麼，自由真是不幸落在諸位手裏。

說中國女子守在閨房內就是被征服，那是極大的錯

誤，女子治內，男子治外，是中國民族從經驗上所得

的一種男女分工方法。這種方法容許有不對的地方。但

是方法總有可以改良的。祇要我們對於女子的人格有相當的尊敬。

在中國做丈夫的對於妻子有七個緣故可以離婚。就是女子在法律上也沒有不許離婚的規定。但是照實際說，離婚的事是以前所絕無僅有的。好談哲理的東方民族常以為西方物質文明中所產生的離婚案件，是道德不健全的大病象。中國看婚姻是人生一件頂大的事。一經結婚就抱個白頭偕老的大願，因此在患難時能够彼此體貼，就是在安樂時，也能够彼此享受。

中國女子出了嫁以後有一種頂好的美德，就是希望，鼓勵自己的丈夫能够做一個社會中有用的人，我國古時有一首詩，很可以做個賢夫婦互相警戒的代表：

(一)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二)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三)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我們也常說男子造機械，但是女子把男子生到世界來。男子為英雄，為豪傑，但是在女子的懷抱中，他們纔得了美德的訓練。男子是有統治權者，但是女子是男子無上的管理者。女子是創造各種大人物成功的天使。「孝順你的母親，親愛你的妻子，尊敬女子的人格，」在中國正如在基督羽翼下的文明國家一樣，同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

民國十四年一月於美國耶魯大學。



甲種徵文當選

讀新性道德號

讀了新性道德號，我想到一個疑問，這雖不是絕對的在新性道德的範圍內，但是總與新性道德有關，就是女學生在男女同坐的課堂裏的裝飾問題。

我以為故意縱慾實在不應該，刻苦禁慾大可不必，就是切心節慾也非必要，最好是順性而行，所以主張打破阻礙性的發展的一切，也主張避免容易激動性慾的刺戟。

裝飾本是個人的事，無所謂道德不道德。如果穿着污穢的衣服到人羣裏去，使人難堪，或者可以算是不道德。裝飾是人生的積極行為，無論怎樣如花似玉，怎樣香氣觸鼻，就是不得法，弄得妖形妖勢，也無非是裝飾手段的高低問題，都難斷為不道德。不過在男女同坐的課堂裏的女學生——這里只說女學生是因為所見所聞的只有這種現象，並無他意——如果穿着花花絮絮的時髦衣服，把身子弄得香噴噴，臉上搽着濃粉，打扮得像個活觀音，使得同坐的異性聞到香氣而注視她，而引起性的衝動，而漸漸的形成慾望，而情不自禁的……終於把上課堂的目的事務丟在一邊，這種行為，雖然不敢毅然斷為不道德，却總覺得有不道德的嫌疑。——雖然有一般上課堂去的原為聞些

許言午

她們的香氣，靜靜的看著她們想想，那不在我上面所說的「目的」的範圍內。

雖然或者正因為有香噴噴活觀音般的女性，使課堂增加些生氣，單居的男性們得略受些異性的調和；或者藉此聯想起他們的情人，幻想些美事，甜蜜一下，但這種好處究竟難免流於變態。

總之，無論裝飾得怎樣動人，如果去赴宴會或者上遊藝場，不能算為不道德，至少我以為沒有不道德的嫌疑。可是如果在男女同坐的課堂裏，我以為總是個問題，在新性道德上。

我又有些感想——

究竟是不是裝飾品且不管，我以為女子為取得嫁人的資格而求學是應該的。「站得不耐煩了，」自然須「找個「黑漆板櫈」(husband)來坐坐。」嫁人原是應有的事，結婚不一定是事業的障礙。受教育的時間愈久，則智識程度愈高，就有「坐」好的「黑漆板櫈」的資格。求學實是提高生活程度的方法。智識程度高了，能力也就大了，就是「坐」不着「寶座椅子(armchair)」，也可給人做「寶座椅子」而為自己生活的保障。只須使

得女子求學，她們為什麼求學暫無深究的必要，在現今的中國。

「啊，要送到學堂裏去念書啦！不進學堂給不掉人家，給不到好人家啦！」如果我親自聽到老太婆這說，我一定很高興。

可以安逸而就安逸是人之常情。可以安逸而不願安逸，可以「坐」好的「黑漆板櫈」而不去「坐」，刻苦深造而為社會服務，為別人犧牲，這是英雄的行爲。英雄的行爲只能自期，至多只能希望於人，勸人勉為英雄，不能責人強為英雄，雖然現在的女界很是需要英雄。至於未嫁人的時候大談文藝，科學，高唱社會革新，家庭改造，等到嫁人以後，便噤若寒蟬，安安逸逸去做太太奶奶了的，恐怕她們從前所唱所談的原是盲從的，假的，至多是膚淺的。足見她們所受的教育程度還沒有到。——不能以她們留歐留美為斷，留歐留美原能算得什麼。——我相信，一個人對於藝術，學業或者事業如果已經深深的有了興趣，決不會因為結婚而中止，放棄的。

二

慧英

在這黑霧迷濛的社會，許多青年男女斷送在片面的，獨斷的，因襲的，胡塗的舊性道德裏；忽然婦女雜誌出了一本『新性道德號』，很大膽的，坦直的大聲疾呼，真是青年男女的明星了。

道德的標準，本來沒有絕對的，不過就時，地，事，人四項相對而定。乃我國數千年的思想，定於一尊，對於儒家的話，絕不許置思，絕不許有異議。由男尊女卑的要義，生出了片面的貞操，無理由的性道德來。現在章先生的新性道德是什麼？一篇，首先將道德二字，剖說清楚，然後斷定人類的性欲，是天賦的；所以性欲的要求，並無道德不道德可言。這幾句話，真痛快極了。我以為性欲的根源，大半是生理關係，與道德絕不相干，除却強奸和舊日買賣搶掠式的長期強奸外。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大多數性欲很強，這無間於男女，歷史上的例證很多。便以一時代一地方來看，文化程度發達的，大概性欲比較強盛。中國人因襲了昔日

男子自私的觀察，沒有理由的強以女子片面的貞操來負擔國家社會的重大責任，什麼世風日薄呀，什麼人欲橫流呀，好像女子只要絕無覺悟的甘為男子的附屬物，便可國泰民安。真正是胡鬧。此篇規定新性道德，謂只要不妨害社會，男女間的性的行為，我們只能當作私人的關係，決不能稱之為不道德。社會對於男女間的關係，只有在產生兒童時，纔有過問的必要，其餘都應該任其自由。結末并注意到產生優良後嗣問題。我於此並有附加的一些意思，即優良分子而不負生育的責任，便是不道德。這項無關於男女。從前社會裏，把不生育的責任強加之於女子身上，很嚴厲的定為七出條例之一。使女子確不能生育，而男子另娶，固不成問題。但現在科學告訴我們，男子亦有許多不能生育的，那就為其妻的，自問身體優秀，有傳種的必要，應當立即離婚，另找戀人。否則消極的不生產，亦可謂之不道德。

周先生的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一文，也極淋漓痛

快，反對獎勵節烈一節，尤拯救了不少的青年女子。

沈先生的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觀一篇，也很大膽的主張愛情有變遷，和性欲是天賦，而不可壓制積極的主張戀愛自由和自由離婚。我對於前者異常贊成，後者不免有少異議。因為純理與事實往往不能一致，純理上雖屬正當，但按之事實，則純理不能不為之稍屈。沈先生以離婚自由所以實現戀愛神聖，在純理上固屬不錯。但照現在我國社會的經濟狀況，社會情形，這句話實行起來，就不免予女子以許多痛苦。我國社會，視女子為夫所棄為大逆不道，地位降低了幾十倍；女子教育又不發達，許多沒有獨立的能力。如果一方想離就離，被棄的女子，因經濟和名譽地位的喪失，一定有許多自殺，照周先生新道德第一項的標準，認人的自然的欲求是正當，

三

讀了『新性道德』，因為有感於中，就是沒有這題目，也要說幾句；一則盡我讀書的責任，一則吐出了鯁在喉頭的東西，也足以享受一種快感，現在就把我所要

但這要求的結果須不損害自己和他人。那就單方的要求

離婚就離，未免損害他人了。在外國，社會習俗和女子教育，俱與我國不同，愛倫凱主張離婚自由，或行而沒有流弊，在我國的現在，弊害實很大了。我的意見，以為如女子經濟能獨立，并離婚後不妨礙其生存時，始可以離婚。若女子能力未足，則男子雖另有所戀，仍當供給她生存和教育的費用，俟她能獨立及同意離婚時，始可宣布。反之，女子對於男子若無愛情，提出離婚，是可以的；因為男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女子大有差異的緣故。在這新舊思潮過渡的時代，男女雙方總不能不有點委屈。這是我個人的私見，又本號材料太多，許多不重要的，似反分了主要的精神，我以為以後出專號，須格外精選一點，寧可篇幅少些。

姜長麟

說的話，分別的寫出：

一 新性道德

在那一本舊小說裏，說起一位道學先生把性交記在日記裏，而稱之為「敦倫」，足見這位先生，已經不像口是心非的老學究，嘴裏絕不道「淫穢」，「女色」，而別方面儘可討小老婆，姦女傭人，嫖娼妓。從前的「倫」字，也就是一切人的道德的代表，所以他說「敦倫」，也足見他已認識了性道德了。然而現在一般講性道德的也有一種錯誤，他們以為不由戀愛的結果，固是不道德；而結婚之後，也就得雙方守神聖的貞操，好像沒有宣告離婚以前，是互相占有的。其實這種錯誤，同不由於戀愛的結婚，一樣的可笑，一樣的不道德。韋錫琛先生說：「……甚至如果經過兩配偶者的許可，有了一種帶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質的不貞操形式，祇要不損害於社會及其他個人也不能認為不道德的。」這的確是新性道德，而並且是解決一切婚姻中的煩悶的。

二 離婚的應否防止

有許多人，他們確已知道，離婚是新性道德裏所需要的，但是又說什麼離婚須得有相當的防止，因為多了

離婚，就是擾亂秩序，並且連帶的發生許多的難題。這雖然如是，不過我以為：戀愛不是不變的，並且也有許多不經過結婚，看不出對方的不能同處的，那麼，一定要強迫做這不願意的「白頭偕老」，試問於社會或個人有什麼益處？你本為謀社會的安寧，而結果且適得其反。我真不懂為什麼這些人，在這新性道德剛纔萌芽的時候，唱這「非徒無益，而有害之」的「離婚防止」？

三 性慾的濫用

性的方面，只要不損害於社會及其他個人，就是道德。反轉來說，只要有損害於社會及其他個人，就是不道德。所以兩性間的一面，於性慾上有異樣的狀態而不能滿足對方的需要，因是不道德；反轉來說，需要過度的發揮而濫用性慾，其結果，一定使得社會與對方均受其害——就是不道德。既是不道德的，那麼一定要防止。不過我以為如現代人性慾濫用的原因及其防止法裏所說的減少工作，雖不能不認為切要之圖，但是尚非根本的解決法。在美國，無論在城市，在鄉鎮，總可以找出網球場和網球場有同一效用的娛樂兼運動的處所，

以適當的運動調和他們呆板的生活，而緩衝其過分的情感。雖他們設置這種場所的初意，未必有見及此，但這個妙用很有道理的。至於像上海的什麼「世界」，什麼「樂園」，不但不足以防止性慾的濫用，並且有強烈的情感。

四

在這教育幼稚民智卑淺的社會，和煙霧沈霾暗無天日的青年的沉悶裏，我們不能不特別的欽佩而且感謝婦女雜誌同人，出此一册厚厚的「新性道德觀」的勇敢和盛意；同時並給我們以上的這個題目，使得我們在讀完了以後，更有機會貢獻上各人的意見和感想。中國古代的人，早就知道性和食是人生的兩大欲求。誠然，這兩種要求是一切欲望的基礎；但他們尚不明白這兩種欲求的性質，却有不同的地方：就是食欲是個人的，性欲却是有社會性的；食欲是頑強不化的，性欲是能改造，能創造的。因為性的行為有社會性，所以早為一般道德家所注意；又因性的衝動有時會十分強烈，所以更為一般道德家所恐懼。社會上於是想出種種防閑道

刺戟，興奮這享樂主義的可能。總結的說，就是一方面要減少工作，使生活活潑調和；而一方還得要設幾個平民的娛樂所，以調和他們呆板的生活而緩衝其過分情感。

徐寶山

德，拿來斷絕男女間的交通，這就是數千年來社會上沿襲着牢不可破的舊性道德觀念！

這種舊性道德觀念，到現在社會上還盛行着。試舉一個例來講：有些女學校裏面，夜間要把學生臥室的門下鎖；學生出去，必須有人陪伴；往來的信札，必須經過嚴密的檢查等等；完全是用獄卒牢頭的手段去管轄，而不知道用訓練的方法去指導性的行為，這却不能不說是社會上一般人的性道德觀念的錯誤。

我對於這册專號，細讀着，——一字不遺地反覆細讀着，——其最足以使人們明白而了解新性道德四個字的，要算是錫琛先生的新性道德是什麼。他在第二段裏面說：「因為從來的性道德，大抵是偽善的，神秘的，

因襲的，獨斷的，嫉妬的，復仇的，虛榮的，大家從不肯用明晰的理智把他分析一下。」他這樣的分析出舊性道德的錯誤，是何等地深切！何等地痛快！從可知新性道德是真善的，公開的，非因襲的，非獨斷的了。章先生第四段裏又說，「男子不應該在性慾事情上，強迫妻子滿足自己的慾望；同時猶須顧及對手的慾望，使她得到相當的滿足。」誠然，這是素來許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事情，然而却是新性道德上非常重要的事情，章先生居然赤裸裸地寫了出來，我相信至少能夠給多數性慾衝動的男子——以異性為洩慾器的男子——以當頭棒喝。

雖然免不了有少數的人們，對於新性道德有是否能

五

愛倫凱所說的不戀愛的結婚是不道德的論調，在這本專號上是奉為金科玉律的，不過我總覺得有點不滿。我們對於我們中國所通行的父母包辦婚姻固然是極力反對，但是我們同時不得不承認無知的青年男女們貿貿然結了婚，到後來不免離婚是一件不可掩的悲哀的事實。

掃除兩性間所有的糾紛的疑問，但這却是實在誤認了新性道德本身的價值。要曉得新性道德的興起，是給舊道德一個極大的革命，他的根本要求，是在打破男子為支配者，女子為附屬者的意義；是在認兩性關係和生育子女，都在自己各自做人，決不是以女子為達到男子的目的的手段。有志改革舊性道德的青年男女們呀！你們快提高你們改革上的最重要的呼聲：

戀愛和婚姻的合一；
離婚自由和愛的創作；
以及母性的自由罷。

吳國鐸

譬如飲食，一個小孩子因貪一時的口腹，儘管拿些顏色美麗，味道適口的東西向口裏放，却是這東西或者是毒物，所以在這時為他的父母的，因他是他們的孩子的緣故，必加以禁止。沒有經驗的青年戀愛時，有的不免只為外表上過得去，所以有時不免有害於他或她，所以在

這時因爲「兩性關係是極私的」的緣故，有識的男女應該給他們的父母以同意的權柄，同時因爲「兩性關係是極公的」的緣故，社會也應該對於兩性關係有制裁的權柄。

在周先生的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一文內，我極表同情於他的舉出的理論足以影響道德觀一層；而對於他所舉出的經濟影響道德觀一層很不以爲然。在我的家鄉（湖北鍾祥）多少農家婦女，她們的生產力較男子大些的多得很，然而仍受着男子的侮辱。有一個女教師竭力掙錢來供給她的「遊民丈夫」，然而仍然免不着受她丈夫的脚尖。這是不是我們的先哲之賜？

但是我相信月經的迷信確是在中國降低婦女地位的一種原因。在我們家裏，女子洗澡的盆子，毛巾，是男子所忌用的。設若有男子借穿了女子的褲子，那是他倒霉的預兆呢。

當我讀到現代性道德的傾向一篇就聯想到現在一般青年男子並不是爲着「把女子從被支配的地位而擡昇至和男子對待的地位。」他們解除他們父母所代訂的婚約，或是極力促他未婚妻和他通信，只爲的時髦，只爲

的女學生比較蠢蠢的女子爲可滿足性慾些，遂致女子亦爲求偶的緣故而求學，而結果也就同張友仁先生所說的「專尚表面，務競浮誇，毫無實際」了。

我怪周建人先生們對於新性道德在中國的地位太樂觀了。除現今女學生仍然多半在爲求偶而讀書外，估中國百分之九十幾的數目的農家婦女和其餘的未讀過書的婦女們，受的待遇還要野蠻些。即說我家裏有一個張女士就是因爲私謀與她戀人逃走，而被她家族活活地逼死。而二三個窺了一點新文化門徑的又太放縱了。有一個T女士簡直實行濫交。在未結婚前已前後結識了幾個姘夫。我實在不敢說她是在戀愛。因此家庭的父母們不再送他們的子女去住學堂了。這些子女們天天受家庭的薰染，日後又是老頑固，還望中國有實行信奉新性道德的可能麼？

在讀罷這本專號後，我又有不能已於說的，就是這本專號和以前的婦女，除幾篇原作而外，上面所載的幾篇翻譯作品，都不很容易了解——尤其是理論文字。設若婦女是專爲高中以上的婦女用的，則她們讀過外國文字，對於這種歐化的洋刻文字，至少拿英文原本對照讀

時還容易懂。但是婦女明明對於普通的婦女負有一種使命，則譯筆總宜淺顯流利。有好多普通婦女和高中以下的女士苦於沒有相當的雜誌看，這是我望婦女記者努力的。

周建人先生在他的「性道德之科學標準」上說「西洋的婚姻情形，從舊約全書中便可看出。」但我們查考歷史，曉得舊約全書是希伯來人的聖經，而希伯來人住在巴力斯坦，在地中海東岸，僅僅與亞述和埃及有來往，而與西洋無關係。周先生或者是考據錯誤了罷？

我那篇文中說的「查西洋的婚姻情形，從舊約全書中便可以看出，古代的時候，也如中國的可以因細故出妻。」中的「西洋」二字的意思，係照通俗所用是在泛指在「遠東」民族以外的，所謂基督教國。但嚴密的說起來，希伯來本來所住的地方也屬東方，所以這名稱覺得不大適當，因一時找不出更適當的也就循俗用了這個。承吳先生指示，特在這裡說明一句并謝謝他的好意。

建人附白

生命之灰

密萊作

戀愛去了，把我拋棄，天天都是這樣了；

我當然須喫和願意睡覺——願夜的到來！

但是，唉！——醒的躺着，聽鐘聲緩緩的敲着！

又願天速明亮！——曙光快點出來。

戀愛去了，把我拋棄，我不知怎樣做才好；

你願意這個那個和什麼，在我都是一樣；

一切事情我去做時，總是未完先釋手——

在我看來，什麼也成無用了。

戀愛去了，把我拋棄，鄰人敲門和借貸，

生命如鼠嚙一般的過去，——

明日，明日，明日又明日，

只有這小小街衢和這小小的房屋。



勃蘭氏鷄汁歐洲各國之皇室無不食之以治病健身
 自一八三五年以後英德俄之帝后荷蘭之后以及歐洲各皇族皆
 由御醫之介紹而食之
 勃蘭氏鷄汁非尋常之藥餌完全為幼鷄胸肌之純料汁液其中不
 雜藥料並無膠質世無他種肉汁能有如是味美而又氣香者
 此鷄汁最宜於老年幼女及嬰孩滋補濃厚奏效極速其質純潔無
 比食之完全為胃所吸收而以補益心腦
 世界各國之藥房及百貨商店均有出售自一八三五年英國皇家
 囑令進呈皇族服用之後至今由勃蘭氏公司獨家製售

各藥房中均有出售

婦女(174)(M)



消寒妙品

紅葡萄酒味甘色紅性能補血
 隆冬苦寒晚來無事坐對圍爐以一杯紅葡萄
 酒低斟淺酌其樂陶陶

各處百貨
 店及酒館
 均有出售



上海愛多亞路一七四號
 江浙二省代理總行
 張裕釀酒公司啓
 電報掛號三七七八 電話中央五六一八號

婦女(190)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COLGATE

金頭香水

氣靜香雅香水
中之無上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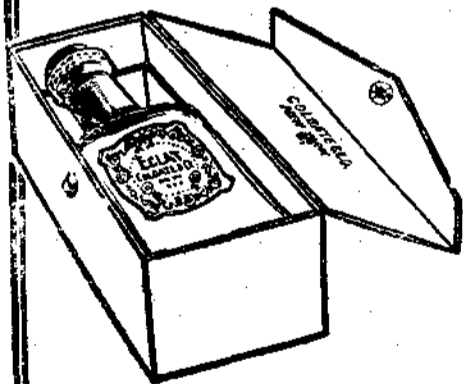


脂粉既敷在美容固已
畢事而於香則未焉
此時數滴金頭香水實
不可或缺蓋衣襟飄香
更添風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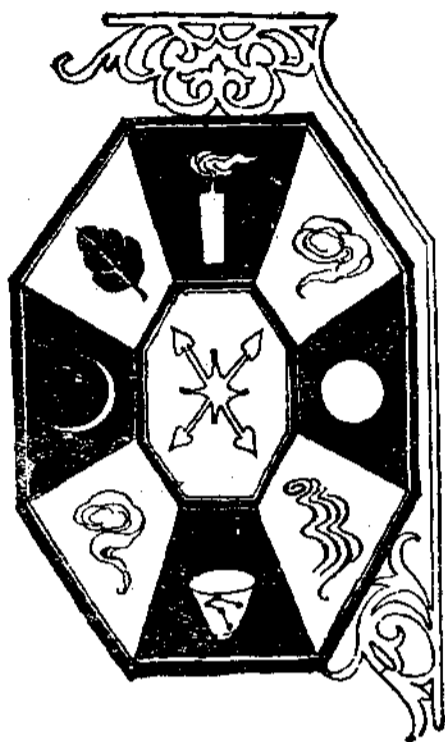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任博洋行總經理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男女的性生活與創造力

——男子是創造者——

美國 戈頓維稅 著
高山 譯

我既譯「女性天才在那裏？」之後，又把這一篇譯出來。本文也是發表在「The Nation」上，討論女性才能的文字。但戈頓維稅的意見和科拔爾特不同，後者以為女性天才所以少見，全因環境的不良，而他則說她的抽象的創造力確實不及男子。戈頓維稅 (Alexander Goldenweiser) 是美國人類學家，也便是前年出版著名的「Early Civilization」的著者。

譯者

俄國俗語有句話，「母雞不是鳥，婦女不是人。」數千年來的歷史都立足於這剛愎的定論上而寫成的。婦女的「人」的要求，有時也被承認，但在有時候又被決然否認了。便在今日之下，婦女在立律，社會，經濟，和政治上面已顯示其能力的時候，她們要被承認社會的地

位和男子平等，還須酌量這「平等」一字的界說而定哩。在究研民族的心力容量上，關於婦女的知識程度是從不鄭重考察的。大概總是這樣，先將她的智慧情形，認為社會的公案，隨後再將他加以理想，成爲一個相當的結論。這問題指摘起來，似乎充滿着眩惑，要用完全

公平的態度，變為極難能。然而，容我們且試試看！

婦女的心理作用是和男子相同的麼？如果不同，婦女的心比男子的優越呢，還是下劣呢？又這結果對於社會有何種實際的意義？

回答這問題，有兩條路：用心靈試驗法試驗男女的心理作用，或者觀察一生的事績而推斷其才能。

兩種方法都試行過了。第一種是今日流行的：他是科學的方法，屬於試驗心理學的。不幸在這方面所得的科學發見物計算起來實在可說是沒有。所得結果只知道基本感覺容量，記憶，聯想方式及其變化，注意，痛，熱，冷等感覺，婦女是和男子同等的。試驗心理學雖能够確定這些臆說，但這些是什麼？這些有什麼用？實在毫無所得。我們的趣味是在知道婦女究竟是否能够像男子的「合理」的思想，是否她比男子更直覺的，更感情，想像較差，更實際的，比較的不誠實，更敏感，這些較好的斷案。然而這些問題，正如還有許多有趣的要點相同，還不在試驗心理學的「我們現代的知識範圍之內。」

還有第二種方法，即觀察行事以推斷其才能。

關於這方面的考驗的各種出版物可以集成一個小圖書館。現在只選出創造力來作討論資料。問一問婦女的創造力是否和男子的相等？所以選擇這種性質以供研究，是因有實際上的便利的緣故。

文明史，我們可以把牠分作兩期，即原始時代和近代。

在原始社會對待婦女是不公平的，在社會和政治的辦事上，所有權，財產的安排，宗教和儀式上，婦女是屈服在頑強的狹小範圍內的。她們處於這樣的狀況之下，而再要責望她們在以上各種範圍內施展和男子同等的創造力或者相仿，那顯然是不公平的事情。然在工藝和美術方面便不是這樣，那里是分工的，所以沒有婦女不能做那些事情的。有人只要搜尋一週原始民族的工業和藝術上的職務，便見婦女各處都解放着。加立福尼的籃，拍布羅的彩色壺，普楞的 beaded embroideries，著名的契爾加脫毛毯，波里內西的泰派布，這些都是婦女的手工。差不多各處的婦女都計畫，裁縫，和做成衣服給婦女及男子穿。又，在一切原始社會裏她搜集野生的菜蔬，做成鹹菜，并且還有，在未知種植的社會裏，

少數除外，婦女又是農人。因此，在這些事務上，觀察，手藝，技能，和發明，當然也屬於婦女了。

這必須容許的，便是原始社會中的婦女的成績很足以引人注意；各處凡允許她施展創造力的地方，她都做得很好，並且成績的優美實等於男子，她的創造力顯然並不劣於他的。

在估量這些發見時，對於個人的創造力被種族型所掩沒這事實也切不可忽略。所謂種族型，便是指原始生活的特性。這在男子和婦女，技工或藝術家都是這樣。想像的飛翔會被傳統法則所斬斷的，近代藝術中的個人主義和主觀論是因他們的不存而遂顯著了。

但這和近代比較研究起來怎樣呢？

近代在社會，政治，和宗教的領域中，婦女的無能也仍是這樣顯明，不能發表其創造才能。建築學上也是這樣。隨後請論哲學，數學，科學，雕刻，繪畫，文學，音樂，和戲劇。在哲學和數學方面，沒有極卓越的女子·科伐來斯基 (Sonya Kovalesky) 雖然是一個天才，也並不是偉大的數學家。在科學方面也是這樣，在科學界中婦女雖會做下好工作，但在最亮的明星隊中，

却沒有她們。又，有少數在科學界中有名的婦女們中，著名的是居里夫人 (Mme Curie)，她在實驗室中確會做下許多工作，但在科學理論方面的抽象的和想像的領土上便不然。

關於這一點有人也會庇護說，婦女得在哲學，數學，科學裏試驗她們的才能的時期還太短，人數又太少，所以她們的行事，是不能公平地作為測驗她們的成績的根據的，我們必須注意這議論。

但對於雕刻，繪畫，文學，音樂，和戲劇，我却要這樣說，婦女在這方面仍然一直的無能，這是不能不作為她們能力的估量的。那當然，女藝術家，音樂家，著作家和女劇家，因為她們侵入的時期較長，她們的數目也就增大。無論結婚者或獨身者，她們努力於那些職業是全不受社會禁條的束縛的。在這分野中沒有禁條反對婦女們。就合衆國說，這種職業在婦女們比男子們更適宜。

然則我們所見的情形怎樣？

在繪畫和雕刻兩項，最好的作者中沒有女子，雖然次一等的，和較下等裏面有她們很多。沒有女羅丹

(Rodin) 或墨尼亞 (Meunier) 或克林格爾 (Klinger) 或來諾 (Renoir) 或畢凱梭 (Picasso)。

在文學方面景況較好。在詩和文兩方面，婦女曾得到奇異的成功。但這最高的成功，也不達最高點。

最後我們講到音樂和扮演。音樂這一門最足以試驗婦女的能力高下的。我們所見什麼呢？彈奏是不需大創造的。婦女最好的儘有，和男子相等。製曲是必須最高的創造力的，她們在這方面便失敗。我們有加倫諾 (Carreno) 或諾伐斯 (Novas) 去敵霍甫曼 (Hofmann) 或來維芝基 (Levitzi) 梅爾伯 (Melba) 或散勃里區 (Semblich) 去敵加璐梭 (Caruso) 或特來斯克 (de Reszke) 摩里尼 (Morini) 或鮑惠爾 (Powell) 或派羅 (Parlow) 去敵海佛芝 (Hofetz) 或愛爾曼 (Eimann) 或克來斯勒 (Kreisler)；但沒有婦女可以敵得上比多文 (Beethoven) 或華格納 (Wagner) 或斯脫勞斯 (Strauss) 或麥勒 (Mahler) 或斯脫辣文斯基 (Stravinsky) 或辣契麥尼諾夫 (Rachmaninoff) —— 一個製曲家兼彈奏手。

在戲劇方面表出同樣的情形。在舞臺上婦女曾達到頂點，她們確實可與男子頡頏，但講到作劇方面婦女試

行的便只有少數，然決不能超出中等優良之上。辣却爾 (Rachel) 或寶斯 (Duse) 可以對抗卜賽脫 (Pissart) 或阿倫耶夫 (Orlenyev)，本哈脫可以和歐文 (Irving) 蒲斯 (Booth) 或煞爾維尼 (Salvini) 相並；但沒有婦女比得上摩里哀 (Molière) 或阿斯脫羅甫斯基 (Ostrovski) 或羅斯旦 (Rostand) 或霍脫曼 (Hauptmann) 或契阿夫 (Chekhov) 或加配克 (Kapek)。

現在我們再去一看原始時代的記載，便見從分析音樂，戲劇得來的結論，是大有力量的。婦女在原始社會中，隨在有着機會，她的創造力也是和男子相等的；但到了近代社會，她在最高等的發展區域中都失敗。這種結果並不矛盾。在前已經指明，在原始的文化狀況中，創造力的發展是個人的而且小量的，到近代社會中，大的創造力纔有發展的可能。當創造成績的頂點還在較低的時代，婦女達了頂點；到頂點增高，她便跌落了。

這事如再分析上去不是容易的工作。但我們不說像有些人所說的話：那大的創造力和小創造力是由於理性程度的高下。這話的確是錯誤的。真的創造者並不在於他的理性，只因爲他的能運用這。其特點，照我們看起

來含有二要素：想像的勇敢和強烈地集中於自我。這創造者，在創作的時候，純是精神作用；他將材料吸收入自我之中，一面放出想像，這只要離開因襲和先見的桎梏所，便飛翔於汪洋了。想像和人格增強到某強度——不是理性——便是創造力的最高標。

婦女是有這種創造性質的，只是她們多少受着限制。她也有這些性質，也訓練這些性質，只是不能在最高的平面上。

我們到此，本來可以停止不說了，但不作一個解釋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如果「人格想像」的總合，女子是不能達到頂點的，那麼男子和婦女之間，性質上便有先天的不同了。並且如果確是這樣的，那麼，兩性間當有和性生活的不同相當的而且相關連的異點存在，這種異點雖然不顯出來，但在人格，自我集中，和想像的指向裏，確實有着這種不同存在。婦女行施愛情的時候，從不是這樣地「部分的」，在男子則從不是這樣地「整個的」；她的自我是溶解的，而他的則是結晶的。又婦女的愛比男子的愛缺少想像：在男子是更像因婦女的愛使他愛，婦女則沒有

這樣像以男子的愛使她愛。比較起來說，即男子的愛是浪漫的，女子的愛是實在的。

男子的戀愛和女子的戀愛既這樣不同，這種特性的不同，便足使我們對於兩性的行世上必有差異的確定，因此，遂這樣地構成兩不相同的性質，人格想像的複合體，是和人的性質相關聯的。

我們現在再講到婦女在文化創造上的成績，從婦女在各方面的成功上，可以看出她們的能力的所在。婦女的各種成績的昇降中，製曲的地位最低，隨後從雕刻，繪畫而上升，隨後是文學（獨獨編劇一門跌落），隨後是關於音樂，唱歌的一類本領，最後，扮演達最高點。

從這一個昇降的次序，可以看出許多道理。可以看出婦女的成績優良的地方全在具體的，技術的，和人間的方面。曲的創造，比雕刻和繪畫更抽象，而雕刻和繪畫兩者比之於文藝，則又比較的抽象；從這幾方面看起來，凡愈是不抽象的事情，婦女愈加見長。作劇的所以跌落，因這一門比於別種文藝需要較抽象的創造力的。又在音樂彈奏和演戲方面，婦女的地位就高，大概便因為這兩種藝術重在技術的緣故。至於彈奏的見長，大概

完全因這個緣故，雖然人間的要素（為聽衆而作）的侵入也佔一部分的結果。

在表現戲劇一項，人間性最佔重要，因為演劇不特受聽衆的作動，又扮演的本身是含有人間的內容的，文藝也是因含人間性的緣故，所以在表中的地位比雕刻，繪畫和作曲都高，最後，奏曲和演劇的創造力——這兩項婦女最見長——比之於文藝，美術和作曲是具體的。又可以將這作一旁證，以證明在科學方面婦女優長的地方也總在實驗室裏具體的，技術的方面。

從上面的分析得到一個結論，那婦女的能力是在具體的，不在抽象的，在技術的，不在理想的，在人間的，不在宇宙的和超越的，並且必須說明，這論斷適和輿論相合，和通俗人所說，和學者的判斷相一致。

總結起來：在開放婦女的各種文化活動的範圍中，婦女本來會顯示其創造才能，但自從文化狀況變爲可以容納更大的創造之後，女子在抽象創造的最高領域中，比之於男子便落後了。在別一方面，婦女表示其心理性質是屬於具體的，技術的，和人間的。

在未說完結之前，又可用這些發明的事實，去推考

一番關於女子在目前和更遠的將來的活動怎樣。

現代的傾向，婦女和男子的文化機會已趨向於均等了。這樣，婦女文化擔負的領域展大，創造成績的優良性也將增高，尤其在她具有這能力，而少有機會伸手去做的那些方面。但這是當然的，在抽象創造的最高領域，在哲學，科學，藝術，音樂，或者又連文學在內，她當不及男子，正如她從來不及男子一樣。她的具體的心，對於更富於想像和抽象思想的她的男伴侶，當能永遠繼續地保持其有用的平衡。她的技術天才也將在世界上海照耀的更明亮，她們又當在技術工作方面佔重要地位，如她們從前一樣。但是她們唯一的負擔總在人間原素方面。

在這一點上說起來，婦女的主要屬性計量起來，總在比我們所住更優良的世界結着最精的果。教育的領域中，形式主義去掉之後，現在確實已在開始在去掉了，必能給予個人和心神的進步以更多的餘地，婦女在教育所領有的部分，必定範圍和創造力更加長發起來。當家庭去掉一再整理的煩悶之後，家庭生活必將改造爲更自由更愉快，這責任大部分也是在婦女的肩上的。將來

監獄會得變為醫院，犯人被看作病人，那時候，婦女因感覺性，悟性豐富和機巧，在這範圍中做領袖必是她們。到那時候，工作多有閒暇，經濟減少壓迫，社交將更其友誼親密，婦女的社會才能佔領到新的分野。等到世界人民劍不出鞘的時候——必須這樣，纔是婦女能够多分擔事務的時候——婦女作纔能作最後的自由地發展，她能够如家庭中的母親般的管理這世界了。

* 我們不必說到但底(Dante)，沙士比亞(Shakespeare)，希凡底(Cervantes) 或密爾頓(Milton) 或者這些大名字。托爾斯泰(Tolstoy)，陀思妥夫斯基(Dostoevski)，土爾其爾夫(Turgenyev)，哥德(Goethe)，海涅(Heine)，排爾什克(Balzac)，摩伯桑(Maupassant)，公古爾(Courault)，福羅倍爾(Flourbaert)，擺倫(Byr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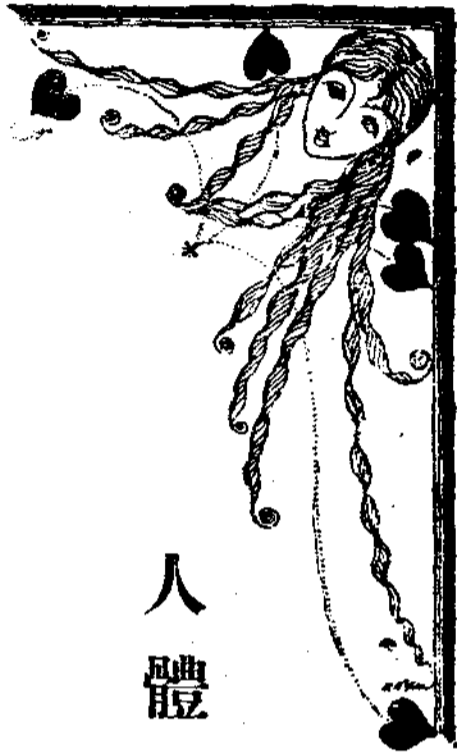
勃朗寧(Browning)，息萊(Shelley)，愛謀遜(Emerson)，瓦脫脫曼(Walt Whitman) 不是那樣早，但婦女中有和他們相等的麼？再下而到近代，文學已流入女性型了，然而有誰能和法朗斯(Anatole France) 或唐南遜(J. Annunzio) 或布勞司(Proust) 或戈爾基(Gorki) 或甚至蕭伯納(不必說卜生) 相並的呢？女性名字能夠舉出來相比的當然也很多，但是那些人呢？但是容我舉出來，曼斯菲爾特(Katherine Mansfield)，華爾頓(Edith Wharton)，米萊(Edna St. Vincent Milley)，並且我又加上凱斯密斯(Shelie Kaye-Smith)，凱德爾(Willa Cather)，萊辛羅爾(Selma Lagerlof) 和亞陶(Marguerite)。

我知道，這樣的比較當然除却大意之外，是很不快的。如要好好的說明，必須相並的比較，即將文格和體式相像的作家，一個與一個舉出來——但這是要作成一部書的工作。

女性的美

喬治愛理奧脫女士

最美麗的女子從不明白覺到她自己的美的，直到她被男子所愛時，使她的熱情顫着還報的時候。



人體美的解剖 (續)

美國鄧拉普著
鄭師泉譯

(4)毛髮 裝飾人身的頭髮，計有兩種，試述其生理的狀況和重要，及其各區域的分佈。頭髮或頭頂毛是一種，身體上的毛包含着面毛又是一種。

頂毛生長的狀況不能確知，但大概和重要的身體上的變遷是相連的。就是說，髮的生長或消失生機，大概因為是生物的内分泌物霍爾孟 (Hormone) (註一)變更的緣故，但何種分泌物對此是重要的尚未知道。這也許是別種體内的分泌物使髮脫落，以致生物少抵抗的能力。禿頭的男子不能作肌肉的奮勉或精神的努力，但有髮的男子常常能够做的。禿髮是男子和婦女的不幸的障礙，但也有許多異性(特別是男子)，頭髮過多而引起人們厭憎的。髮的新陳代謝的表示對於人的性情頗有關係。禿頭的音樂天才和藝術家是沒有的；但也有例外。我們知道性情和情緒的原因，大半依賴新陳代謝作用的，特別是内分泌腺的作用。有數量的髮的性質，所以有表示肉體的精力的可能性；而肉體的精力在美這方面比心靈的能力更為重要。世人的信仰以為兒童的心靈的能力是和髮的生長成反比例的，也許有些根據，對於成人是否為同樣的規則，我不討論，免致被人譴責。

頭髮的性質的他種條件：細或粗，直或卷曲，顏色和分佈的形狀對於表示種族是重要的；纖細是有直接的性的價值的，因為觸着時很是愉快。顏色確有性的直接的價值，男子常喜紅髮 (Red hair) 的婦女，女王以利沙伯 (Elizabeth) 和以利沙伯以前的時候，在戀愛的著作中很多說及，並不是祇為髮色和熱心的性情相聯絡，熱心的性情自然是紅髮種族的特性，但至少對於視覺的刺戟方面有直接的影響。

身體的各部分除了手掌，足掌和某小部分面積外，統為細毛所掩蓋，成年以前的男子的毛是很纖細和無色使人難以注意到。成人的初期，腋毛和兩性的陰毛開始發達起來了，長度，圓徑和色素也增加了，男子方面稍遲一點；面毛也同樣的發達了，再遲一點，胸前，腹上和腿部的毛也發達了。這發達的情形，各個人都不相同的。儀型的，機能完全的婦女，身體上的毛髮除了有限的地方說過以外，仍是纖細的和無色的，好像在兒童時一樣。

毛髮的發達並不和性的發達相連，但為基本的生殖腺所管轄。這腺不僅產生原子細胞(卵及精蟲)，其結合並能創造一個新生命；他們的分泌物常入血流中而為霍爾孟，就是這些東西對於生物的各部分的生長有影響的。男子生殖腺的體內分泌物生出發音機官的改變，聲音變為重而低，身體的毛髮的生長前面已經說過；男子的情感和動作的改變就可證明構造和機能的改變了。假使把腺在嬰孩時割去，便不會再有這些改變。卵巢的分泌物似乎是禁止身體毛髮的生長，促進肌肉的構造，腺和骨骼的改變，使男子異於婦人，和發生機能的改變使兩性的情感和情緒大相差異。

人類重要的種族，男子面部和體上毛髮的發達與女子的無毛髮(除了三處有限的面積)，其表示父母性 (parent-hood) 是一樣的。年老時性的機能的衰退，常為這些重要的變遷所表現。自然有許多例外的事情，有些可用腺的事實來解釋。為時間所限不能再講了；不管這些事情，社會的批評總是不變的。女子的面部和身體的沒有毛與男子面部的毛(毛雖剃去仍能生長起來的)是美的重要的原素。男子體上的毛是少價值的，因為他是不規則的而且常被隱蔽着。

關於體毛方面至少有許多有興趣的問題。學理上說，陰毛和頭髮一樣的重要。但希臘人不是這樣想，少有陳述腋毛的顯著的價值的。但這是有趣味的觀察和心理學上不重要的事，當腋毛的羞恥心漸減的時候，青年婦女們在球室和戲園中，自由的顯露她們的腋穴，有幾個婦女正在拔除腋毛，有幾個並不拔除。在這些事情中，男子的美的評判和婦女的美的評判，意見互相衝突了。我們必須略過這些事件，亟亟討論我們的重要問題。

這在現在很清楚的了，個人的美的最重要的原素是他（或她）能依了種族的標準適合產生上等的兒童；和保護兒童們。積極的美的性質，據我們的清楚的考驗，是綿延種族於最好的情況中的能力，我現在所想到的性質使解釋更增勢力。

(5) 脂肪 此地更有種族的區別了，但在歐洲種族中並無種族的表明。我們可不必想到非洲人和南海的島民，他們的脂肪美的標準怎樣奇異，但從種族的性質西方的情形和標準的觀點看來，是十分易解的。

某數量的脂肪組織是尋常的，而且對於個人的衛生是重要的。脂肪組成一個預備材料的儲藏所，在非尋常的需要時可以提用他；沒有脂肪，一個人的耐力是有限的。這儲藏所現在不比原始時期的重要了，那時人們生活在不穩當的情況之中，後天的糧食今天還不能決定。反之，過了某數量，脂肪是一種阻礙物，妨礙許多機官的動作和制限個人的效力，而且他自己也是有機的作用的缺點的象徵。所以我們很平淡的知道美需要恰好的某程度的清癯；這恰好的程度可在大多數的有氣力的個人中尋得之。

兩性的標準有些差異，原於解剖學上的情形和生理的必要。在女子中，尤其是青年的女子，在皮膚下有脂肪組織的積貯物，這是男子所沒有的，這能使她的外形圓潤和柔軟，對於女性的美的完成是重要的，而且使她不會像男子的怕冷。這也許能解釋她游泳起來這樣容易。（這是事實，女子們是良好的游泳者，因為她們的腿比較發達。但這理由是不充足的，因為腿的動作在游泳中並不是重要的原素。）

女子的外形的柔軟和圓潤是美的，因為那是肉體上適合的記號。脂肪層想是糧食材料供給的過剩物，預備養護

孩子的重大需要，其他因其良好的效果，美是光榮的花葩。當年齡衰老的時候，脂肪質的組織被吸收了，原始的美也衰退了，除了適宜於年長的第二的美去替代他，生命的劇變變為悲劇了。這重大的事情我們有時總要遇到的，我們的精力成爲過去了，當銀杏樹滋長着和蚱蜢變爲重累向着我們前進時，(註二)婦女們常有縐紋了。

(6) 皮色 皮膚的染色，自然大半是種族的一種表示，但從某方面看來，染色和組織同爲康健和體力的一種表徵。皮色的標準美，無論淡或濃，常依充足煥發的兩性的體力而定，當那時人類的機體爲着綿延種族的緣故已達到完全發達的情況。這層意思不必多費討論，那是很明顯的。

(7) 肌肉的收縮性 身體上的隨意肌肉，即面部，頭部，身軀，手臂，以及腿上的肌肉，常因有運動神經的神經流貫通該處，故起收縮的狀態。收縮是半收斂的狀態，組成肌肉運動的準備，假使這自動神經的幹部供給某隨意肌肉，這肌肉立刻變成柔軟而無力了。收縮並不全賴刺戟肌肉的神經，這肌肉必於適當的化學的情況中感受刺戟，這種化學的情況，不僅爲疲勞與休息等普通營養上新陳代謝的狀態，但有賴於幾種內部液腺分泌所產生的霍爾孟的特別動作，最堪注意的爲腎上腺所分泌的腎上腺素(adrenalin)。

傷害或疾病影響於神經系的某部分，某部分的肌肉將變成柔軟無力。倘柔軟無力爲普遍的，那自然不能立刻證明這原始的缺乏在神經系中或在身體上的新陳代謝，無論柔軟無力是屬於部分的或普遍的，總可算身體方面失去效力的一種病徵。在現代情形之下，患柔軟無力病的人雖然也可以在他的特別而有規定的職業上營他個人的生活，但因柔軟無力不配做他人的父母，這是由石器時代到現在都是如此。我們不能撫養由柔軟無力的父母所生的粗蠢的孩子。

柔軟無力並不是由於一種特殊的損傷或疾病所致，是由於生活力的不足，首先在面部的肌肉上表現出來的。那就是說他首先表示給觀察者看；也許醫藥的查驗能尋出他在他處的肌肉開始。這並不是因爲全體被掩住的緣故，而面部肌肉遂成爲表現的肌肉。當這種肌肉失其收縮性時，外表甚爲顯露，眼皮或口角或面頰的肌肉下垂以及其他各

種變化皆易觀察，但不易描寫，這都是普通的癖性而為美的致命傷。其實假如容貌與皮色均能合格，也算不得實在的物觀的美（假設這是赤裸裸的消極的情況），這話我放大了膽說着，美若就面部講，美的表現全在肌肉的原有的收縮性。

面部肌肉的活動，表現心靈和個人的情緒的活動非常明顯。活潑和愚笨，快愉和憂鬱，仁慈和凶殘，興趣和困倦，以及其他各種的情態均於面部運動時顯示出來以供人的瞻覽，勇毅，謙遜，誠實，欺詐，無辜，犯罪，和其他德行的性質，均於眼的四周的肌肉收縮時表現出來，但在休息時期，這些肌肉尚可有他種的表情，也許最重要的表示就是表示個人的可能性；他的才能全由神經系統和無管腺的作用而來。一個人令人可愛，同時他的面部發生動作，因為動作所以表示心靈上的一種願望或道德的活動之進行，她不能被人斷定她的美在面部，除了她的面部在休息時期內有表示願望的可能性。一種普通的表語，是說「當她微笑的時候她是美」；一種較好的說法，可說「當她微笑時她是令人可愛，但是她不美」。

我們的觀察點雖然太不完全，然很能使我們清楚地知道美的內容是什麼。那是個人的天才的記號和表示。不是他曾做了或正在做着，是說他能做什麼；不是為他自己的利益而做，但為他的種類而做。用最簡單的話來講，最美的婦女，最俊俏的男子，都是我們所要選擇作小孩子的父母的人們，我們只計及高等的智力和小孩子們身體的利盆，並不顧及他事。

關於社會上婚姻選擇的理由甚形複雜，美不過是次要。因為研究社會心理學的人們觀察他種原因是有興趣的，但此地我祇能說那些原因的超過就是一種災禍。我將仿效一個生理的心理學家，再唱詩人們所已唱的詩歌；美的光榮和尊貴，正像原始的理想，是應該統御人生的。希臘的神廟中的諸神祇最有光榮的，不是碩司 (Zeus) 和海拉 (Hera)，不是愛梨斯 (Ares) 和他的潘登邁斯 (Aphrodite Pandemus)，却是愛普羅 (Apollo) 和歐蘭妮雅 (Aphrodite Urania)，即授與生命的天后。

我要聲明的，我已把組織美麗的人們的道德的特質刪去和忽略了那些兼示性質的肉體的特質。對於這一點我是和普通習慣完全一致的代表贊同，美可表現自矜，凶暴，欺詐，不道德，作惡，但總不失其為美。你可想克里阿被垂 (Cleopatra) (註三) 犯遍了無論那種罪惡，查斯 (Thais) (註四) 也不是貞潔的紫羅蘭；但歷史告訴我們她們是奇異的美。「有俏麗的動作纔是俏麗」，這實是唯一的形容的方法。我們怎樣把美提高到我們所給予他的地位，因為他祇有一部分滿足我們社會的要求，其餘許多我們想他是缺少重要的部分麼？我們必須想着，因他是建築真實和聖潔的一個基礎。祇有肉體和精神適合的種族，才能生存和長久的滋盛着，可以發展和習練道德的理想。這問題到底不是在兩個理想之中選擇一個，乃是注意原始的理想以襄助我們達到至高的理想。在更特殊和有限的情況之下，公理和強權的問題可以例示教導的原理，這原理不是要於公理和強權之中選擇一個，乃是要利用了強權以服務公理。許多關於美的顯著的特性我能使用冷酷的手段在這裡討論。我要指出其他兩點來，也許能使我要表示的觀念顯露得更加清楚些。

美的名詞，從他的原始的和主要的意義上講，是屬於未來的，但我們也常把他作回顧的意思看，當我們談到一個美麗的年老婦女或一個俊俏的老年男子時，是指明某人曾有某種特質在種族中尚有過去的價值的。但從某一方面看來，美的已往的特性和組成原有的美的特質是無區別的，但是尚有一種傾向，尤其是婦女們，須加上道德的特性，那種特性不是原始的美之中所能求得的。俊俏的老年男子同時還繼續的保存着幾分消極的美的記號（含有回顧的意義的記號），美麗的老年女人是一個保存着過去的特質的女人，她尚含着窈窕和性情的特質，這也許是環境的結果而不是組織的緣故，在這環境裏，年歲較青的婦女顯出溫雅的美。

我們所以尊重過去的個人的價值是說那是文化所賜予老年人的一種特質，就是這個人不能久為種族保存了。這樣的意見，從家長時代以至現代，也許沒有什麼增進，但是在較原始的民族中，他們對於衰老而沒有多大用處的戰士或父母常置之不顧或加以放逐，和今日的態度比較起來，却是進步。

再後，我要把美和俏麗作個普通的區別。這一個區別至少可以應用於婦女們堅固的心理的生物心理學的根據，這貢獻了許多研究心理學的機會，以便實際應用於急切的社會問題上去。

俏麗的婦人是含有某種美的特性的，但這集合物不是表示美的普通的可能的要素。俏麗的特質是美的特質，他對於種族的特質是極少貢獻的。如果對於這些標記不作廣博的分析，這種區別可總括起來說一個美麗的女人是男子所要選擇為伴侶的，並不是有其他的意見存在其間，譬如說是為他的孩子們選擇母親。

關於男子的模樣，要想像女子的區別為美麗的和俏麗的，確是一種妥當的區分，但這是不大重要的，因為只有婦人才可以這樣的區別。雖然如此，男子因為性的關係，對於美麗的和俏麗的女子的興趣是同樣熱烈的。

這一點，對於舞台上的表演的某種觀察，尤其是音樂的喜劇，非常顯露。詳細的情形不能在此地作長篇介紹，但簡略的說來，表演的女子和舞蹈者所表現的樣式把唱歌隊（表演的基礎）給男子們鑑賞。這一點對於表演者實是一種重要的事實，但我也不能從各階級的男子中找出許多自省的證據來，有些男子對於表現的女子的模樣發生興趣，因為可以證明她將來可為出色的母親；又有其他的男子有興趣於直接能引起性的關係的女子。大多數的男子對於這兩種女子都有濃厚的興趣的，我們不難把這兩種興趣的根據互相一致。我要使你們注意的就是說實驗室不過為個人心理實驗的地方，而舞台則為社會心理實驗的場所，舞台上實驗的可能的尤其是家庭範圍以內的問題，那些論旨在這篇文章裏當然是涉及的。

前面的討論中，我曾略舉觀察和理論的系統，這陳述是說美對於種族的有生活力重要，這樣說法能使我的議論更加顯明。那不用詳細的說明來補充，因為無論從逆意的或順意的，總有一日可以與這綱要發生關係，所以詳細的說可以用你們日常的經驗來補充，結果對於事實的真理是毫無疑義的。這就社會心理學家的任務，引導人們從這一條路到那一條路，他的實際的工作就是美的保存。

(註一) Hormones 是一種化學物質，成於一機官內而流入於他機官內而對之生奮與効力者。

(註二) 銀杏樹和蚌蚌是秋季的景物，喻人之漸近衰老。

(註三) 葛里阿被垂是埃及的女后。

(註四) 查斯是雅典名妓，以美聞於世。



健康之捷徑
須於瓶是求中

何露氏補酒功能補血壯身禦寒健胃蓋因此酒一入胃中即為血液所吸收而滿布全身資其營養助其消化增其體力每一機官無不得其滋養凡身體衰弱及操勞過度者飲之必獲健康

凡購此酒一瓶得附贈精料高脚玻璃杯一隻
各埠藥房及洋酒商均有出售

上海新康路八號 禮昌洋行經理

東方雜誌(五)

VEET



維脫去毛膏

婦女而生腋毛西人每以其有碍雅觀而去除之現在中國婦女亦已有做行從前舊法每以剃刀薙剃但用刀薙剃其毛愈剃生長愈速而硬亦愈甚殊非善法故現在均已改用維脫去毛膏祇須將膏少許搽於欲去之毛上數分鐘後以冷水洗之其毛即自脫落數月中不復發生而去後尤有無限之舒適

每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內地如無購處請逕向本行函購
各埠大藥房及上海永安 上海匯豐銀行樓 霍傑士洋行經理
公司先施公司均有出售 上第一一九號

小又284(11)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冬去春來肌膚之組織新陳代謝此時而加意維護
 則從此肌膚之柔嫩白潤可期
 翠鳥牌美顏霜原料純潔氣味香雅用後無發現油
 光之弊有潤膚增豔之功補天賦之不足永駐玉貌
 紅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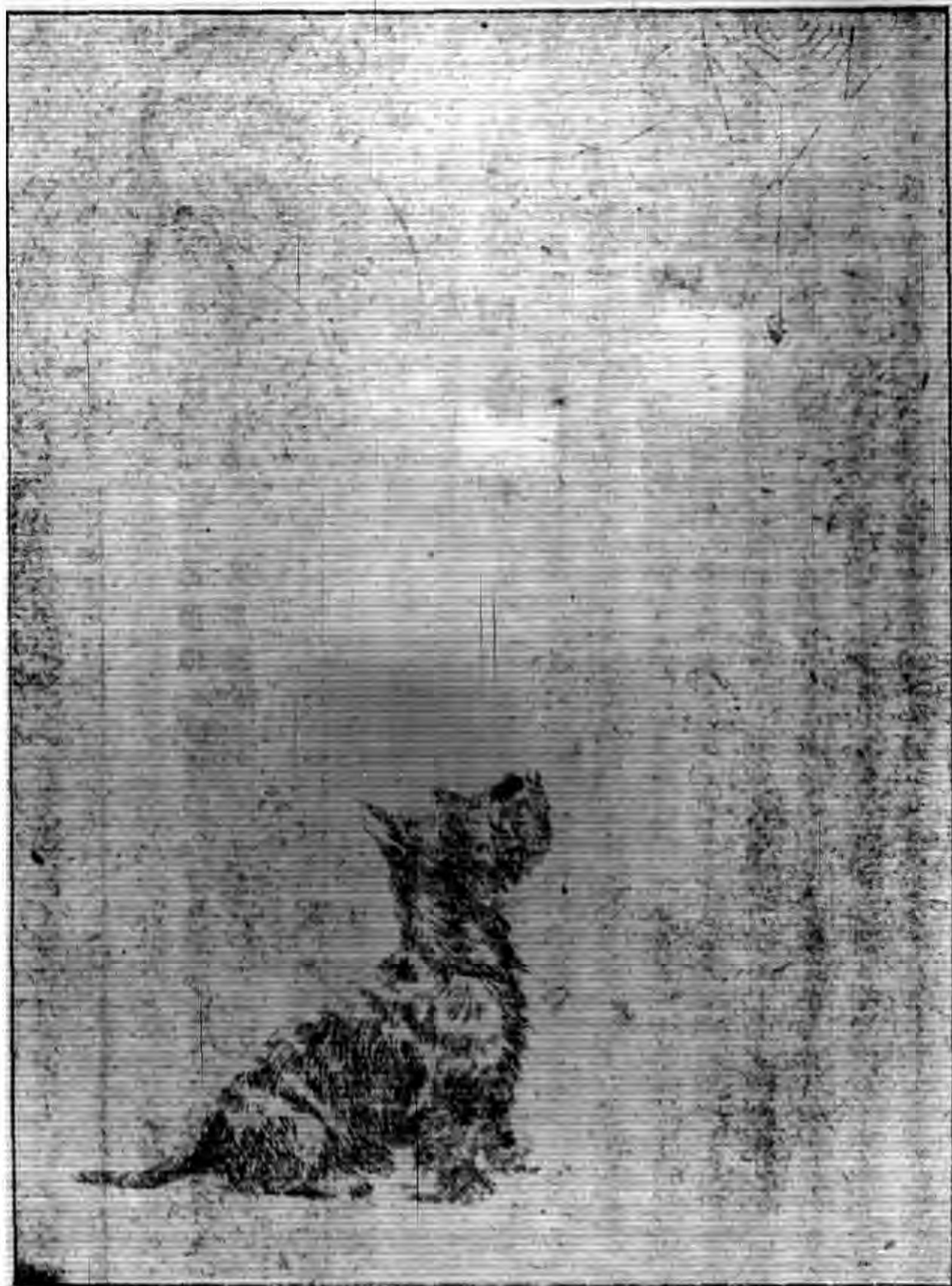
各處洋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英商德康有限公司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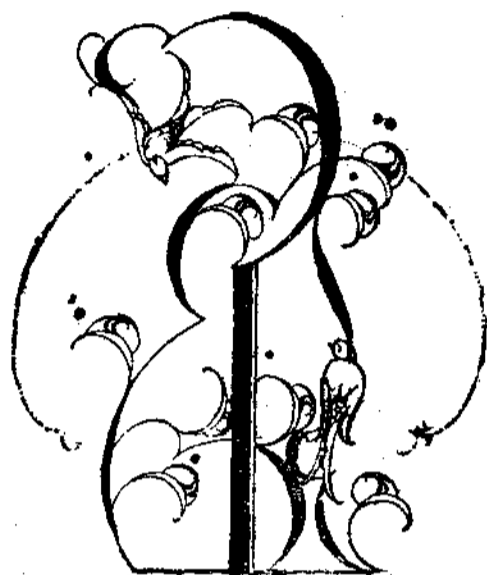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犬 (繪圖)

Marguerite Kirnse



乙種徵
文富運

鳥 的 歌 唱

美妙的音樂

則 民

『任何美妙的音樂，總比不上鳥的歌唱來得親切自然而有味。』這是一句確切不移的名言。

實在的，無疑的，這句簡單而切實的話。你若不信時，試想到一個初春的早晨，日光還沒有上昇的當兒，霧氣充滿了這靜恬的，沉默的大地，房屋樹木都沉浸在白茫茫裏，一切的東西都看不見，或者注意不到。假使你在這樣的早上，從一條幽濕的仄徑裏，走到那清漪的小池近邊，在那里滿種了拂水的垂楊。這時天光漸漸紅

了，但在這將紅未紅的時候，你忽然聽得一聲清脆而悅耳的鶯聲，從那新綠色的柳條裏傳來，而衝破了這迷迷茫茫的自然界。你那時就會感覺自然界是怎樣的美麗！你可以看見初升的紅日是怎樣鮮美！被朝旭拂刷着的柳條有着一種怎樣難寫的颜色，而柳條裏幾隻黃鶯兒的歌唱是怎樣抑揚頓挫，疾徐有致！但是要沒有這幾隻鳥兒在這里歌唱時，你總會感到自然界的寂寞，和上帝創造能力的缺乏罷！

或者你是個天涯飄泊的遊子。那麼，你經過了一個春雨之夜，而窗外的雨聲仍舊淅淅瀝瀝的不止，就此引起了你思家情緒的時候，或在欲歸不得，離愁充塞的時候，你驀然聽得一聲「不如歸去」的子規啼聲，你將怎樣？或者你在一個甜蜜而空幻的春夢裏醒過來時，你想着現實生活的煩悶痛苦，和夢中的生涯的甜蜜溫柔，你正厭棄你現實的生活，而想再過那空幻而甜蜜的生涯時，忽然一聲報曉的雄鷄，喔喔高啼，你將怎樣？或者你在「天氣因人梳洗懶」的暮春，你正困於四郊的景色，懶洋洋地躺着，無聊地想讀書或遊散時，忽然一聲「快快布穀」的布穀鳥聲在你耳畔經過，你將怎樣？

若在一个苦雨悶人的黃梅時節，你因為凡百無聊而

飄渺的回憶

春已來臨，枯樹上，萎草間，謝花中，正在忙着絮語。青春年少的花草樹木們，遊春的心意，竟被他勾起，生枝發芽，是她們現在最緊要的工作。幾朵碧雲，在蔚藍的蒼空，冉冉的飄浮過。春風過處，我身寒戰不

走到一廢園去，在那里你會驚訝雨後自然界的美麗，為你從來所沒見的，你看那翠綠的樹，正被微風輕輕地吹着，枝頭正在鼻鼻的顛拜，像少女的跳舞；樹頭餘滴，因為這顛拜而飄落，幾乎會使你疑心天又在下雨了，或者聯想到一個少女失戀後的涕泣。在這種環境裏，你正在回想你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時，忽然聽得一聲淒厲的杜鵑聲，或者陰慘的梟鳴聲，那你怯弱的心弦怕會因為受不了刺激而破碎了。唉！你想鳥的歌唱是怎樣地使你憂傷？但是要在同樣的環境裏，任何音樂總不會使你這樣痛苦。就是淒涼的笛聲，和嗚咽的簫聲，也沒兩樣。

朋友，你信了麼？「任何美妙的音樂，總及不上鳥的歌唱來得親切自然而有味。」

陳曉星

已，覺涼意猶重。

真的，現已初春時節，在這靜寂的，冷清的堂內，除了黃昏鴉歸巢時，呀……呀……的亂鳴外，簡直沒有聽聞過什麼鳥的歌唱。流浪的心境，只感到空虛和

靜寂。

甜蜜的回憶的快樂，有時，竟超過現實的快樂；悲苦的回憶的辛酸，有時，竟淚流滿面。在這沒有鳥來歌唱的靜寂的堂內，好聽鳥的歌唱的我，竟不得不回到「記憶之土」，去喚我的這段飄渺的往事。

似在春季最後一月中的一天黃昏——

天是這樣蔚藍，清明如水，——假若不離人間太遠，定可以像水似的，照見我清瘦的形影。——點綴着幾片如雪的白雲，好像無邊際的滄海中，海風吹起的銀白的浪花，越發顯出天色的蔚藍。夕陽西墜未久，晚霞尚在天邊耀其餘輝，圓月的月姊，已從東方慢慢升起，勇敢的追隨着她的永世不能見面的情人。

噪雜的屋內，人這樣多，連我坐的地方都沒有。我平素雖極喜熱鬧，今天却自己冷清清地跑回房內。皎潔的月姊，已經升起，幾個閃爍的疏星，圍繞着她。窗外叢花和小垂柳的倒影，斜照在窗台，桌上。遠遠望去，——天涯邊，一個星兒也沒有；只像一片碧海，那裏有什麼蔚藍的穹蒼？

正在遠望，凝神沉思，忽然一陣脚步聲走了進來。

原來逸也厭煩了，走來找我閒談……

閒話間，有一種清脆宛轉的歌聲，吹進耳內，我們便暫停了閒話，靜聽何處來的鳥唱。

我們仔細看，趁着月光仔細看，原來窗外垂柳一斜枝上，站着一個小黃鶯兒，閃動着歌唱。

在這噪雜的屋內，只充滿了黃鶯兒的歌聲，別的噪雜不過的聲音，也不能入耳。這時，躁雜的陰影，早已逃得無踪跡了！

可愛的黃鶯兒呵，你的歌聲，是怎樣的使我的靈魂沉醉！涓涓的流水聲，落在花叢上的春雨聲……我都聽聞過了，那裏有你的歌聲清脆悅耳，宛轉可聽？

好吹簫而又吹簫吹得好聽的逸，竟被黃鶯兒的歌聲勾起了她的簫意，把牆上掛着的竹簫拿下，悠悠揚揚的吹起，和着黃鶯兒的歌聲，是多麼和諧的自然音樂！優美的簫聲，宛轉的歌聲，更使我的靈魂沈醉，沈醉的倒在逸的懷抱裏；打斷了逸的簫聲，驚飛了垂柳斜枝上的黃鶯……

臨晚鏡，
傷流景，

往事悠悠空記省。

.....

兒 時

「呢喃燕子語梁間，

底事來驚夢裏閒？

說與旁人渾不覺，

杖履攜酒看芝山。」

往事如烟，前塵若夢。婦誌這個題目，還起我許多幽邈的回憶。雖現在看來，無甚希奇；而在當時，却頗有味。因為他曾佔了生活的一段，我亦忘記不掉；不辭「敵帚千金」之誚，因錄成這篇文章。古人說「雪泥鴻爪」，就是這個意思了。

小小的一片園地，種滿了各種花樹：什麼杏樹啊，梔子啊，石榴啊，月季啊，海棠啊，……，但最令我不

風不定，

人初靜，

明日落紅應滿徑！

吳墨卿

能忘情的却是山茶：——這是一棵千葉的，恰巧生當窗前。當和暖的春天來了，我，——祇有十餘歲的我，每每從曉夢初醒的當兒，隔着紗帳，望到玻璃窗外去：便見一朵朵大而美的粉紅花，給厚實的綠葉捧着，光輝的青陽映着，鮮豔而且嬌媚。我便胸中充滿了快樂。同時，聽到嘖嘖嘈嘈怪熱鬧的麻雀聲，好像羣女嬉舞，樂並奏，繁絃急管，令人心醉；又好像一羣路旁的無賴子，調戲着好女兒，你一聲，我一句，湊着哄笑一般。我這時心裏便只覺得融和着一片歡喜，更無煩鬧的渣滓留存胸際了。

接着海棠——什麼鐵梗的，垂絲的，……和薔薇開起來了。那薔薇尤其花紅葉綠的可愛。隣家都爬在牆上

看，贊說他好像一座花轎子。那花光反射到光淨的几上，浮起一派悅目的紅色，我每每憑几坐在窗前，看書作字，領略那『鳥啼花放』的樂境。雖然醜陋的麻雀，是那樣的噪鬧，但我只覺得書堂人靜，幽趣欲仙。那麼誰還願意說麻雀的歌唱是拙劣的呢？

我一生是蔭庇在母親的愛護下的。而我的幼時，更是一息不離。當早晨母親偷偷的從被裏起來時，淘氣的孩子早已醒了，我伴着她在前梳洗時，是何等的無聊！但是『唧，唧唧唧』的聲音，——一隻鳥叫的聲音——忽然衝破了寂寞的空氣。我的母親說道：『孩子，你聽白頭翁在叫呢：『唧，唧唧唧；唧，唧唧唧。』』我的注意有了歸宿了，便也學着叫道：『唧，唧唧唧；唧，……』，一面模倣；一面似乎要叫白頭翁知道有人在學他呢。但是，現在，還會欣賞這種歌唱麼？

當我跟着母親到河邊去淘洗時，我又聽到了鴨的歌唱：這正是『春江水暖』的時候，碧綠的垂楊，發出在河心。他們都在樹根邊洗澡，摸魚。水波瀾泛，金光閃耀。樂極拍翅，唧唧大叫。一種活潑的情形，叫人忘

憂，雖然歌聲不見得優美，却能自樂樂人呢！

在夏日的早晨：還可以聽到啄木鳥的聲音。他常在對河的高樹上，發出勃騰騰地的啄木聲，忽地又咕咕的叫了兩聲，很鬆脆的，令人別起異感。我想到他那沉着而顫抖的，遠遠地送來的啄木聲，便覺夏木陰陰，很恬靜茂美的水鄉，活現在眼前。

多情的燕子，他年年來看顧我們，我們對他的感情，似乎也最好了。當他哺子疲乏的時候，喜歡立在掛在梁間的銅環裏，用輕快的喉舌，像說話似地歌唱着，母親告訴我們說：『燕子在罵你呢！』我說：『罵些什麼？』母親便仿着燕子的鳴聲，說道：『燕子燕子池！（諸聲）借你梁上生窠子，我又不吃你們湯或水，爲何丫頭（女孩）老小（男孩）要弄破我的子？』我們聽了，非但不怒，并且笑着向他學了。

最好聽的聲音，要算鶉鴉了！他每每在紅日初昇，曉霞滿天的時候，在遠樹上，送着沈着而靜穆的歌聲：『鶉鴉鶉鴉』，『鶉鴉鶉鴉』，令人感到一種恬適。他的變化的調子，還給鄉農以占陰晴的標準：如果唱着『高掛紅燈』，那就天要晴了；如果唱着『蓋破屋』，那就天

將下雨了。但是鴉鵂的本意，誰又知道？

現在：我想到了兩種很悲觀的鳥聲了！水田裏的姑惡，一開口就是半天。真叫人十分厭惡！我的母親說道：『他是惡媳變的，因為她虐待盲目的姑，把蚯蚓肉和在餛飩餡裏給她吃。因此上帝罰她變鳥，須得叫了三日三夜，方有一條蚯蚓吃呢！』我想人家爲什麼造這個故事呢？那聲音的好壞，是有關係罷？最悲觀的是貓頭鷹了！當我的亡弟阿洵，因種苗花而致病，我母親很憔悴地日夜守在牀邊時，他曾經在桂花樹上淒慘的叫了

失戀之歌

我的窗前有一株落了葉的槐樹，枝子的陰影映在紙窗上，好像是一幅淡墨的梅莊。

昨天我正在空想，忽然看見枝子裏添上兩個小鳥的影子。我從窗縫窺看，知道他們的背毛都是青的，腹毛都是黃的；他是個長腳爪的濶嘴巴，她是個蓬頭的長項頸。

他們並着頭臉唱和說，『我們能够同道在這里快

半夜，人家說：『這是不祥的鳥。』後來他果真死了！因此他便變了我們的仇敵，他常引起母親的悲傷！

但是平心而論：聲音雖有優劣，歌唱總是一致，叫鴉爲吉，吐鴉爲凶，都不免出於固執的主觀，偏宕的感情罷？古人雙柑斗酒，聽黃鸝鳴聲，以爲是俗耳針砭，詩腸鼓吹，可見好鳥的歌唱，確有愉心悅耳，啓發美感之妙。就是杜鵑啼血，也不失爲悲壯之美！只恨人生碌碌，無福消受天然音樂。雖然寫了許多回憶，又有什麼用呢？

許言午

樂，我們實在是幸福！

今天又有兩隻小鳥來，可是長腳爪的濶嘴巴換了矮腳爪的圓眼睛，蓬頭的長項頸却仍然是她。

他們也是並着頭臉的唱和說，『我們能够在這里快樂，我們實在是幸福！』

後來他們比着翼翅勝相互喚着飛去了，長腳爪的濶嘴巴在他們停過的地方息下，反反復復的啼唱——

「他們的行爲我都看見，他們的心思我都明瞭；

「他不是故意和我爲難，叫她捨掉我，他是爲了自己要她，顧不得我；

「她不是存心棄我，因爲愛他甚於愛我，她須就他，只好捨我；

人間的悲哀

H S

朝曦初上。

悠然自在的浮雲，被曉風吹得漸漸向西走去。這一派明秀的天空之下，幾隻出林的小鳥不住的吱吱亂叫。他們翻翻的飛着，用那如豆的雙目向人間瞭望，有時興起，便回轉頭兒，看着他左右的朋友們吱吱的又叫了幾聲。我可愛的小鳥啊！你是對於擾擾的人羣，有所感觸麼！

唉！小鳥！未曾經歷世事的人們，那一個不像你這般高興的向前途飛翔？小鳥！你的旅途是如何的光明而新鮮呵！微風吹着，白雲護着，晶紅溫暖的陽光映着；是怎樣的快樂！痛苦而悲哀的人們，那一個得享如你一

「我不怪她就他而捨我，我知道她實在喜歡圓大的眼睛，而我只有潤扁的嘴巴；

「我也不怪她只知道喜歡圓大的眼睛而不知道喜歡潤扁的嘴巴，我相信，她的確以爲潤扁的嘴巴不如圓大的眼睛！」

般的幸福？你曉得麼？人們所經的旅途，都是險阻的呵！黑暗而腐臭的呵！有風，是砭人肌骨的罡風；有雲，是橫蔽天日的烏雲；有陽光，是炎熱炙人的陽光！小鳥！你覺得出人世的悲苦麼？唉！小鳥！你這樣的努力前進，是故意的傲人麼？小鳥！請你不要這樣傲然的歌唱了！你要知道，灰色征途中的人們，愈要羨慕你們而陷於失意了！

不解事的小鳥，愈發唱得有興了！他們囁囁啾啾的在空中，愈是旋轉不已了！唉！小鳥！請你不要再唱了！驚醒了天真的青年，害他走向濁混的社會裏去，豈不是你的罪惡麼？感動了飽嘗世態的人們，惹他長吁短

嘆，豈非也是你的罪惡？我可愛的小鳥啊！你是有了光明前途的，你儘管飛去好了！不要再向痛苦的人們歌唱了！

夕陽西下。

一抹艷紅色的太陽，漸漸地躲入叢林背後去。從葉隙映到滿鋪綠草的地上，好似洒金的地幕；好一個燦爛輝煌的錦繡世界呵！

天色漸暮了。夜神漸漸張開他的兩翼，要蔽盡光明了！幾隻悠遊的小鳥，見了此景，忙即吱吱叫喚，相將歸巢。他們的歌聲是怎樣愉快呵！原來他們漸漸找到他們的歸途，而將抵家了！他們仍是向人們側了側如豆之

快樂的世界

偉麗的自然，你或者會減少一些生動之氣，倘使一切的鳥兒都變了啞子。不，不，鳥兒永不會啞的，他們負有崇高的使命，他們以歌唱譜出生命之活躍，鼓舞生命之欣榮，淋漓生命之傷痕。

目，微笑般的又大聲的唱了起來。唉！小鳥！你又在向人們自傲麼？

灰色的人生途徑中，從那里可以找到歸宿之地！小鳥呵！你覺得可笑麼？你是趁着晚風，緩歌漫舞的回去了；可憐的歧路徘徊的人們，那容易找到家鄉？你是能在薄暮之下回去了；可憐的人們，那里找得出薄暮的微光來？你到明朝仍有光明；可憐的人們，那里還有黎明？只不過在暮色中徘徊着罷了！不過在暮色中徜徉着罷了！唉！小鳥！在你載着萬般快樂的歸途中，請弗再不住的高唱了！

啾啾的小鳥投林安穩了！

天 朴

一林嘩噪，萬樹騰歌，在這里我可以悟到生之充實。綿密，和諧，和一切的哲理。滿庭花發，鳥語啾啾，在這里我可以悟到生之閒適，怡悅，自由，和一切的意趣。「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朝朝暮暮，呢

呢喃喃，在這裡我悟到了愛的生活和詩的生活。夜半鵲啼，聲聲腸斷，似乎催着詩人痛快地傾瀉他的悲哀。長空孤雁，哀音嘹唳，似乎撫慰失偶者以沉摯的同情。

最富有音樂天才的鳥兒啊！你們能够吐出人們不能

吐的言辭，寫出不可捉摸的詩意，在自然之懷裏永遠地歌唱。

在你們的舌尖上，唱出自然的音樂，音樂的自然；在你們的歌聲中，藏着世界的快樂，快樂的世界。

迎 春

吳守中

春的天使，從天上帶着慈祥而和愛的種子，飛來到

人間。但是，人們在冬神餘威之下，仍然作着他們的春

夢。於是春的天使便從細弱的喉嚨，奏出美妙的春歌，

把人們從春夢裏領到春日的轄境中。人們於是把靜寂無

聊的世界裝點起來，開歡迎春的天使大會。

這個會場，不在人間，是在野外古木荒坟間。所佈

置的，都是幾何形的網；所貢獻的，都是赤條條的弱

者。

當春的天使蒞會以前，從春夢驚來的人，已把百

鳥邀到，鷹集在古木森林的枯枝上。有的是樂師；有的

是歌者；一個個都懷着自然的藝術，打算獻技在這會

上。

春的天使乘慈祥的雲降臨了，於是樂師百靈鳥舞起

兩翅奏出叶韻而悠揚的謠，唱道：

「慈愛的春使！萬物的母親！我們歡迎你，帶來了

生命，普及於被嚴冬魔王所束縛的兄弟。啊！明媚的春

光，是你的改造力，是我們的幸運。歡迎！歡迎！歡迎

春使的蒞！」

百靈的歌聲，音波尚未頓止的時候，百鳥齊鳴起

來，把他的歌詞重歌了一遍。但這次的韻調，由叶和變

成了紛雜，由悠揚變成了急促，而尤其是家雀的唧唧不

整飭，老鸛的呱呱更討厭，……其實不過配音罷了，也

就是鳥中的南郭先生！

歌者黃鶯，是善於歌唱的。他的調子是很宛轉，又

很清脆，而又很能使聞者入耳。他美妙的歌聲是：

「啊！可愛的春使！我已把你的使命，傳達於鳥類，宣傳於人間。春夢啼破，却被驅逐，生命的種子，不久成熟。親愛的春使！頌你萬歲！親愛的春使！請你久留！」

這時寒雀（註）也唱道：

「春使的光臨，便是我們的行期，寒地是歸宿！冬神我所依，友朋聚會在今朝，明日即別離！別離春使！春使別離！」

寒雀的歌聲停了，但是一絲一絲的悲惋，有無限的餘哀！於是郭公也忍不住要唱了：

「布穀！布穀！春日之曙，勞農運動的使命，惟我

獨屬！」

粗糙的歌聲，單調的狂鳴，却打斷寒雀歌餘的餘意！

春的天使，對於歡迎的歌呼後，照例有個答詞。當他答詞演說完了，便是一個聚餐；赤條條的弱者，就為他們犧牲了！於是人們所佈的網，猛然落下，春使和百鳥，都同留於人間！只有寒雀，却被解放逃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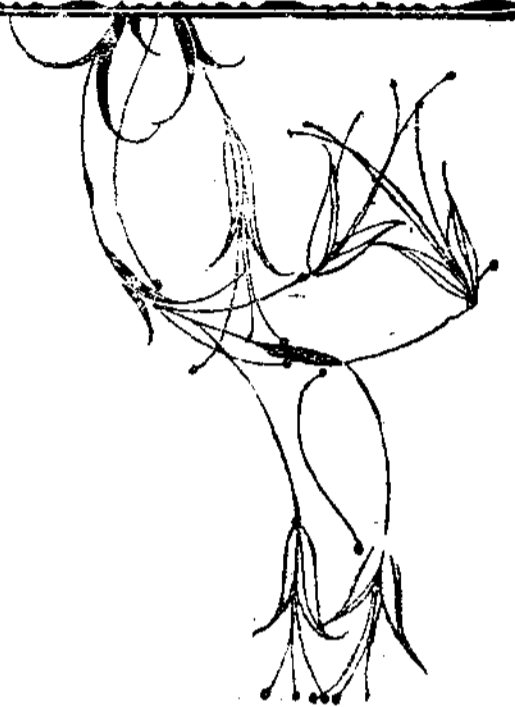
（註）寒雀，形體毛色和家雀一樣，惟頭頂上紅色，胸脯下又有紅斑。冬天第一場雪，結隊南來，在立春以前，都向寒帶飛去。也可算是一種候鳥。因其善鳴，往往為人捕住，關在籠中養活着。但是一到立春，就得釋放，不然就得死的。奉天俗名叫作蘇雀，因其好吃蘇子，黑龍江又叫作千里紅。

相思

天朴

我偷偷地躲在黑夜裏，
脫離了一切的侵凌，——
但是他暗暗地緊隨着我，
揮着他的鎚，像老練的鐵匠，
丁丁地敲碎我的心！

.....
我常常抵抗他的酸苦，
他偏偏不息地流着，
我無聊中飲了一滴，
回味像甘草一樣的甜蜜！



富人之子

翼女士

人物：

胡興際 富翁，年五十餘歲。

胡太太 本為興際的妾，現升正室，年四十餘歲。

鳴鸞 胡太太的親生長女，年廿一二歲。

鳴鳳 胡太太的親生次女，年十二三歲。

胡三太太 興際的第三妾，年四十歲，身體瘦弱，面目憔悴，是一個端莊的婦人。

鳴劍 三太太的親生長子，年廿一二歲。

鳴霞 三太太的親生次子，年十一二歲。

慧音 鳴劍妻，年廿二三歲，身材稍高，面色蒼白，眉目清麗，舉止瀟灑。

瑩娃 鳴劍的女兒，不滿一週的嬰孩。

秀明 鳴劍的情婦，妓女，（未入場）。

萍心 鳴鸞的婢女，年十五歲。

張姑娘 興際的妾。

白倩晉 鳴鸞的女友。

林立信 鳴鸞的未婚夫。

劉西普 鳴劍的好友。

男僕若干人。

女僕若干人。

第一幕

佈景：

一個很華麗的涼亭，亭的前面是一條河，旁邊種着一片燦爛的花卉，從亭後的榛樹隙裏，隱隱看見鞦韆架，網球場。

(鳴鳳和鳴霞在鞦韆架上和婢女們遊戲。胡太太，是一個極胖大的婦人，善理家事而狠毒，鳴鳳肌膚豐潤，善語有節而多謀。母女兩個對面坐着，手裏拿着未喝完的汽水杯，藤桌上散亂排着瓜果等。萍心立在鳴鳳的背後。)

胡太太 你看你大弟弟的神氣怎樣？不至於再和他媳婦一個心眼兒罷？

鳴鳳 算是不錯，不過無論怎樣好，不能和弟妹一娶來的時候那樣好法，他們反正是不能談什麼密切的話。太太 我總是想再給你弟弟娶一個媳婦，和你和我心投意合的，我想若是這樣，非得你在你同學當中挑選一個，你非先給人家交朋友不可，人家因為戀你才肯和

你弟弟結婚。

鳴 娘娘不用說了，我爲着這個事不知道費了多少心。現在——娘娘，您看着倩晉怎樣？

太太 我看着你來的這些同學當中也數着她長的好了，在面上這樣窺察起來，看她的性情兒也不錯。

萍心 白小姐的模樣兒，性情兒確是好；太太，白小姐來了，我伺候她的時候，我覺着怪討人喜歡的，若是後來我們娶那麼一個少奶奶，那才真是一家人的福氣。(微笑。)

鳴 別多說！

太太 可是，萍心以後少說話。你沒探探白小姐的口氣怎樣？

鳴 我已慢慢的誘探她，她竟是毫不向這邊說，我真是沒法辦。娘娘，我告訴您，她一點也不因吃的好，穿的不好，自己埋怨，譬如她自己洗衣服，這些事，覺着難過，她說她只要心裏覺着快活就可以。我無論怎樣說，她自己有她自己的老主意，她一點也不聽別人的話的。

太太 再過些日子看，你不要着急，也是愁人的事，我

看你三娘和你弟妹的感情越法好了。

鸞 越法好，(遲疑了一會，)好怎樣？……(不語片時。)

太太 反正這一家的人是我作主，帳項在你手裏。怕什麼！可是，昨天我把張姑娘的月費給了，無論怎樣花費，橫豎她們一個月也不過廿元錢。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你大弟這一二年來一個月給他一百塊錢還不夠用的，都是額外向我要。

(從樹的那邊傳來了一陣笑聲：「翠兒，翠兒，你盪的我太高了，捧下來，我的頭昏了。」「哈，哈！小姐姐怕了，啊！不及我大膽，還不及我的高呢？」)

太太 這些孩子嚷的什麼？

萍心 二小姐和二少爺打鞦韆，準是翠兒帶二小姐鞦韆呢。

鸞 妹妹這幾天彈琴來沒有，也不知道她學會了幾個曲子。

太太 誰知道，她整天價嘻嘻哈哈的鬧，鬧不夠呢，她那兒想到彈琴上。講念書，用功，他小姊弟兩個竟不及你們大姊弟兩個。

胡興際 (走上，身體肥胖，穿着短袴褂，拖着拖鞋。)

鸞 爸爸來了，爸爸不是出去來麼？

興 誰說不是，在前面坐了一會，竟是熱的很。

鸞 爸爸喝汽水罷，是剛才從冰箱裏拿出來的。

興 這麼天氣恐怕也不涼了。(坐在一把躺椅上。)

太太 萍心，你再去取兩瓶涼的來。老爺，還有今天李家送來的德州瓜，打開一個吃好麼？

興 够了，不必啦。

鸞 爸爸，吃一點罷，我也要吃。

興 那麼，來點也好。

太太 萍心再叫張媽冰上一個西瓜；冰好了叫她趕快拿來。(萍心下。)

興 剛才你說什麼？大姊妹，小姊妹的。

太太 我說他們小姊弟兩個不及大姊弟兩個小時候用功讀書。

興 可是——提起他們來，我恍恍惚惚聽着鳴劍在外邊弄了一個人。

太太 無怪他近來花錢比從前多了。

興 一個月大概有多少？

太太 一百多塊錢。

興 若說弄人，這幾個錢也不够用的。

(萍心上，手裏拿着汽水和杯子，倒了一杯給興。)

萍心 太太您喝麼？(太太搖頭。)

鶯 够了。不，我再陪爸爸喝一杯罷。爸爸，你熱麼？

叫萍心給您打扇罷。(萍心拿過蒲扇來，立在椅後，

輕輕的給興扇着，又從樹那邊傳來一陣笑聲——「捉

住了，捉住了，還跑麼？不算，不算，我已經到家

了。」)

興 這些孩子們，在這太陽底下跑什麼，叫他們來休息

休息，吃瓜。

太太 鳴霞，鳴鳳，爸爸叫你們來吃瓜。

鶯 娘娘，你不用叫他們啦，我叫罷，鳴鳳，鳴霞，

(「啊，」孩子應了一聲，)來，爸爸叫你們來吃瓜呢，

叫小姐姐也來，(對興，)三娘也不知道睡午覺沒有？

萍心去請三太太來，把張姑娘也請來，看看瑩娃睡了

沒有，把少奶奶也請來；說我們等她開西瓜會了。

(萍心下。)

回來，等一等。娘娘，我想把倩音也請

來，請她在我們這兒吃晚飯。

太太 好，我也正想着這麼辦，大家來熱鬧熱鬧。萍心

打一個電話請白小姐來。

鶯 說叫她來吃晚飯，我等着她呢。

(萍下。鳴霞，鳴鳳跑上。)

「啊呀！捉住了，還跑。」

翠兒跟在後面，「二少爺跌倒了，別跑啦。」

太太 看看跑的和野馬一樣，今天早晨練拳來沒有？老

師又教了你們幾套？(對翠，)翠兒上前面去看屋子

去。(翠下。)

鳴霞 兩套，兩套，我是單槍，小姐姐是單刀，是單刀

擒單槍。

興 好好的說。

(張姑娘上，委瑣無能。)

張 大小姐，我來了，老爺什麼時候回來的，太太沒睡

中覺？

太太 沒有，吃完了飯，在這兒給小姐說着話兒，把困

就鬧過去了。

張 可不是？虧得大小姐的嘴比波羅蜜還甜。(現媚

態。)

三太太 (上，慧音跟在後面。)

我來遲了(微笑。)

太太 應該罰你吃半個西瓜(吃吃的笑了幾聲。)

鸞 不，不，三娘，我罰三娘坐在這把藤椅上。

三太太 還是大小姐疼我。

鸞 弟妹，整娃睡了沒有？

慧音 睡了。(對興)爸爸回來啦。(對太太)娘娘沒上

樓休息麼？姐姐不困倦？

鸞 不困，這兒倒比樓上涼快。怎麼還不拿瓜來。

萍 (上)白小姐回電說，一會兒就來。

鸞 去看瓜冰好了沒有，快去拿來，這兒都等着呢？

女僕 (上)來啦。

(鸞接過盤子分給眾人，大家隨意說着吃着瓜。)

劍 (上，臉容憔悴，帶着憂鬱的神色，)前面竟是靜悄

悄的，一個人都沒有，還是都在這兒，正好，娘娘，

我要找娘娘說一句話呢。

太太 什麼話？

劍 我的朋友劉西普，他今天晚上來找我玩，我想客廳

裏雖然有電扇，也不及這裏清涼，所以我想請他上這

兒來說話，最好的，今天是十二，又有月亮。(說話

時，時時看着他妻，他妻也時時注視着他，現出憂愁

的樣子。)

太太 那可以的，都是熟朋友，上後邊來也沒有關係，

我當是什麼大事。(對霞)鳴霞，看哥哥這麼大了，

作什麼事情都告訴我，你到後來可跟着哥哥學點乖。

三太太 真是霞兒要跟着哥哥學學。

太太 看看你的臉上怎麼了，一道紅，一道紅的，熱的

麼？(注視着劍的面孔，)眼皮也有點腫。

鸞 娘娘眼花了，是大弟弟睡覺睡的。

太太 哈哈，我也是老花了眼了，正好，今天晚上白小

姐也來，我告訴他們給你們搖冰激凌去，吃香蕉的是

玫瑰的？

劍 都可以，我還有事，我上前邊去了。(下。)

(其餘的人隨意的低聲說着閒話，慧音坐在欄上不動

注視着河水沈思，霞，鳳蹲在樹下看馬蟻，不多時走

到樹後去了。一個男僕走向萍的身邊說了幾句下。)

萍 小姐，白小姐來了，請在那兒坐？

太太 就請到這兒來不完了？都是她見過的熟人。(萍

下。)

興 我要去休息了。(下。)

太太 怎麼，張姑娘，跟着老爺去伺候去。

鸞 把老爺的扇子拿着！

張 大小姐想得真週到（下）。

（白倩晉上，十八九歲的女學生，間雅俊俏，服裝雅素，對鸞微笑。）

鸞 你來啦，我等了好久了。

白 伯母好。（與三太太，慧音點首。）

太太 白小姐好，現在放假了，沒有事情，請常到我們家來玩，終日悶在學校裏，要緊悶出病來。鳴鸞整天惦記着你，說你不來。你別客氣，來到這裡就和自己的一家一樣。

白 那里客氣，伯母。

太太 （慧音仍坐在欄杆上，不動，低頭注視着水沈思。）少奶奶，你去看看瑩娃去，看她醒了找你。

三太太 我去看那兩個孩子去，現在天不熱了，應當叫他們寫字去了。（慧，三太太和白應酬了幾句下。）

太太 你們姐兒兩個在這兒坐着罷，我去叫人給你們送糖，蛋糕來，天長了，年輕人應當再添補點點心。鸞，這就叫他們搖冰激凌罷。

白 不用費事，伯母。（立起）

太太 你坐着，你坐着。（下）

白 你知道王乘儀定婚了？

鸞 定婚啦，誰？

白 就是那個姓徐的。

鸞 啊，就是那個人。

白 我看那個姓徐的，學問好壞且不論，在人格方面或恐差一點罷。別的咱們不要說，我就是看着他不是感情中人，他沒認識明白愛是什麼；王乘儀若是說因愛而嫁他呢，那就可以不必，她要是說想生活的安定舒適，或者是嫁的對了。

鸞 我想人固然是要在精神上找出感情的和諧來，但是物質上供給的需要也要安適，不然精神的快樂和肉體上的舒適相差太遠了，那麼，靈物一定不能得着相當的調諧，並且我們所有的，自己的，天賜與我們的愛，溫和，也將要失去。總之，物質方面的安適與否，是影響及於精神的，所以，我們不能昌言有靈無物，無論你的思想登了天國，也是得生活的，得要消化食物的。

白 你的話我不能不承認。但是，我覺得人愈受物質的
 限制，愈受物質的逼迫和包圍，愈覺得可笑，愈覺得
 人生是卑污的，是彼此受物的牽制和引誘。地球這樣
 朝夕的轉動着，萬物這樣互相行動着啊，什麼不是受
 玩弄的。各人欺騙着自己，「真實，真實，」向前過
 活，這還有什麼意思，把物看的愈加充實，把人愈看
 的空虛了。啊！人還是這樣，豈只人是這樣，幾乎有
 生機的東西沒有不是這樣的：蝴蝶爲花的美才來往飛
 翔於花間，蜜蜂爲花蕊的甜才終日不息的採花釀蜜，
 歸結，怎樣呢，儲蓄冬日的食料啊！他夏天是忙的什
 麼，吃！就完了，所有的精神，所有的體軀和機械一
 樣的亂動，得着了了一個報酬還是吃。哎！一想到這
 里，我對於人和一切的生物，真是冷颼颼的，心寒膽
 戰了，沒有再強的勇力，再大的願望活在世上。按我
 現在的思想，我的見解，在我個人的小範圍裏看來，
 我吃的雖不好，穿的雖不美，但我對於這些事，是毫
 不介意的。

鸞 你現在受家裏的供給，還有人給你吃，給你喝，後
 來呢？能一生都靠家裏麼？至少，我們不客氣的說，

和我們這種的家境的，也要自己去謀生活獨立，自己
 維持。你不要說別的，只是這自己維持生活上，要花
 費多少精神，要生出多少煩惱來。今天冷了，得籌畫
 爐火費，明天熱了，得籌劃夏衣的錢，你還有精神再
 去讀書，再鑒賞良好的藝術品不能？

白 那麼，依你說的這些話，凡是大藝術家，文學家，
 都是貴族，都是從資本家變來的，我看你所說的鑒賞
 的那些藝術的作品也不是表現的真實的，普遍的，深
 刻的作品，不是表現的全人生。

鸞 算了，我說與你聽。「……鎮日簾櫳一片垂，燕語
 人無語，昨夜聽遍梨花風，今夜黃昏雨。」你喜歡這
 首詞不喜歡？我問你，若是我們終天的爲生活上的追
 逐，忙的和織布的梭子一樣，跑來跑去，不得一剎的
 停留，能够體會出「鎮日簾櫳一片垂」的滋味，能有
 聽遍梨花風，黃昏雨的情趣麼？生活上不閒適了，能
 不能領受到這一庭寂寂的春色，得其詞句之妙？

白 所以那些文學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是局部的，
 不是普遍的。那個只好留着給生活華麗的人，舒適的
 人，去創作，去體會，去鑒賞，平民是不配知道的。

他們只知道賣力氣去維持他們的生活，在大資本家的手裏，在大地主的手裏，賣上一點血汗去換一點吃食來。

萍心 小姐，茶果已經在樓上擺好了，太太說請白小姐樓上坐去。

鸞 我不過是說着玩，你就認真辯起來，這孩子，該打了。（一臂放在白的肩上，笑着說。）給白小姐拿着傘，叫兩個人來收拾收拾這兒，拿幾盆晚香玉，白蘭花放在欄杆上，一會兒大少爺還有客人來呢。

（萍心答應着，隨白，鸞下。）

（兩男僕上，整理桌上杯盤，瓜皮。）

僕甲 這是德州瓜皮，咱們今年還沒嚐過這德州瓜是什麼滋味哩。

僕乙 什麼，反正是和這樣的西瓜一樣的味道，你別囁的流唾沫了。

甲 別開玩笑，說正經的，你看大小姐真有本事，後來出了嫁竟是不知書，又識字，又能過日子的一個好少奶奶！

乙 真是哩，你看他在那一個的面前不是買好的，一個

老爺竟是百依百順她，她也算會了，連在張姑娘面前都不走一絲。

甲 若不這樣，全家的開支賬目怎會都交給她。她也在這些人裏拿了權了。你看三太太，她雖是自己生了兩個兒子，牙根，這些事，他却問不聞，老是自己低着头做活計，那真是一位菩薩奶奶。

乙 我看三太太終天的愁眉不展，好像有心事的。

甲 你還不知道三太太的心事呢。你再看看少奶奶，還不是終天的和哭一樣，都是爲着大（伸大拇指）面上和善心裏狠毒，真真的笑裏藏刀，你當是大小姐也是：：就別講那個，哼！誰不想把這產業霸佔起來。

（斜陽已斜照在桌上。）

乙 你瞧瞧林少爺來了，就一直跑到大小姐屋裏去，一坐坐大半天，一天還打好幾次電話，這是什麼體統？也太過頭了，說也奇怪，那一對兒少爺和少奶奶，竟是連一句話也不在人跟前說。

甲 老胡塗蟲，他兩個說話還得行。你問他兩個要是好了，太太和大小姐的心裏願意不願意？（低聲，）你還立在這兒大說大談，得啦！你還不知道那些公事呢？

乙 啊——什麼？(驚訝的問。)

甲 這老鬼，愈說愈胡塗，別做聲啦，(向後一看，)再說，就把你的飯碗打碎了，咱們可上那兒吃飯去？

乙 什麼？又拉到飯碗上，林少爺和小姐竟是蜜碗裏調油。

甲 大少爺眼看着蜜裏調油，才更禱的他倆難過，所以少奶奶和少爺終天和丟了魂似的。

乙 他兩個難過麼？少奶奶和少爺？(低聲問。)

(太陽漸漸的落下去，涼亭上的陽光都被收去了。)

甲 還有誰，唯，老劉，你可知道大少爺在外邊弄了一個人，叫什麼秀明，自從混了事就跟着大少爺，現在都生了一個孩子了。聽着大少爺要弄到家裏來。

乙 大少爺的脾氣那麼好，從來沒大聲說過下人，念書也念的好。怎麼年輕輕的便弄起人來？

甲 那家有錢的少爺，不弄幾個人？我們這大少爺還算是好的。

乙 大少爺的脾氣真不錯，心眼好，他見了窮人沒有不週濟的。(整理桌椅完畢。)

甲 咱們也舒舒服服，躺躺涼快涼快罷！(一頭仰在躺

椅上。)

乙 你也別窮酸了，還得上老王那兒去拿了花來擺上呢？(時暮色蒼茫，日色淡白，劍走上。)

劍 我沒有什麼事，上前邊去罷，等一會劉先生來找的時候，請他上這兒來。(兩男僕下。)

(劍倚在欄杆上，吁了一口氣，從袋中取出表來看了看，「八點半了，還不來。」來回的在亭中默步。

一女僕輕輕的走上。)

僕 (低聲，)大少爺，給您信。(從衣袋裏取出信來，

遞於劍手中。)

劍 少奶奶在什麼地方給你的信？

僕 在廁所裏。

劍 (縐着眉頭，)別人沒看見？

僕 沒有。

劍 (從皮篋中取出鈔票一張給女僕，)煩勞你了，給你這個買瓜吃。

僕 大少爺，這是什麼話，不用不用，您留着化罷。

(手接鈔票，)謝謝您，大少爺！(請安。)

劍 (將涼亭上的電門扭開，坐在燈下讀信，讀完，又

來回的走了幾轉，按電鈴。男僕上。）上劉西普劉先生那兒打一個電話，請他快來，若來了的時候，請他到這兒來。（僕應下。）

萍（上，）大少爺，怎麼客人還沒有來？太太叫我送了冰激凌，點心糖來了，還有水果，您不是愛吃蔻蔻糖麼？（將水果等放在桌上。）

劍 冰激凌，等會再拿來罷，也好，遞給我一杯。

萍 您吃罷，等那一桶搖出來我再拿來。

劍 這些就够啦，你就把那一杯也留下罷。劉先生這也就來了。

劉西普（上，）今天因為局子裏的事忙些，所以我就來遲了。

劍 無怪，你說七點半來，現在已經八點半多了。

萍 大少爺，還要冰激凌不要？

劍 可以了，你去告訴貴升，不必來伺候，等我叫他時再來。（萍應下。）只是這些僕人把我也拘束够了。

（劉，劍對坐，冰吃激凌。）

劉 我看你近來的面色愈不好了，什麼事情，我對你說，緩和一點，不必過於憂慮。

劍 我所遇的這些事情，不能不叫我憂慮！

劉 近來家庭裏對你怎樣？

劍 怎樣，面上豈不是再好不能，一會送瓜來，一會送果來，這樣和喂狗一般的把我喂着就完了。論吃穿上，比較以前對我都留心，只是我的精神他們毫不顧及。你想，我三娘和慧音稍親熱一點，她們還從中破壞，何況我，……那就更不用說了。

劉 奇怪，這算是什麼事情呢？

劍 哼！這可真是算什麼事情了！恐怕後來的家產被我管理，還好，幸而慧音生的是女兒，不然，那更要人命了！

劉 難說……你們家的事。

劍 啊！怕我和慧音的感情投合，算來，我們結婚二年了，只有新婚的第一個月是同居的。現在，你瞧，把她關到第三層樓上，叫我住在外邊，她是不能出去的。我若是上去的時候，必得經過我姐姐的屋子，她必把我叫住，到她屋裏。你想，她拿話來離間我們夫婦的感情，我胡塗，我竟信了。以前我回家來，再不到她的屋裏，一直到現在。我今年暑假畢業回來，

才知道這裏面是有作用的。我又從總事房裏查出慧音給我的幾封信來。可憐，她給我的信都被她們壓下了。啊！西普！這是什麼事呢！我真真的厭倦了，不如一簞食，一瓢飲的窮困生活舒服，那裏面還有彼此相愛相憐相助的真感情。這算什麼呢？手段手段，狡猾，狠毒，種種的事情，都使出來。啊！西普，這樣的生活，我恐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兩手攀着額頭，來回的走着。）

劉 你就離開家，好在你畢了業了，你出去作事。

劍 那是萬不成的。我已對我父親說了好幾次了。他說，家裏用不到這幾個錢，他的年紀也不小了，還是在家裏多過些日子的好。你想，我還說什麼？他還不要緊，我不管他。我三娘呢，我若是離開她，她更難過了。您想想，她自十七歲就嫁給我父親，她自小時候受辛苦，我外祖早死了，她被人家誑騙了，來給我父親作妾。啊！來到又是這樣的日子，處處受人家的白眼，處處得忍氣吞聲。你說，我不安慰她還有誰安慰她呢？我竟不顧她如何傷心，我奮然而去罷，我實在是忍不下這個心去。西普，我雖是自小學拳術，又

去學陸軍，但是我沒學了硬鑽石的心來。（拭淚，）我真是一個無用的東西，連這一點小事都解決不了！

劉 哎！無論怎樣，你別存了太悲觀的念頭。秀明的事怎樣了！你已經和老伯說了沒有？

劍 今天我已向我父親說了，他說再商量商量看，倘若他不應許，我的罪惡豈不更加一層？我到底要害多少人呢！秀明雖是妓女，但她並沒有去媚第二個人，她已將全心全身都交付與我了，我要去怎樣的承受呢？啊！她已經生了孩子，這是我的罪惡呀！我真是一個負人負己的一個人，當初爲什麼又去認識她呢？我之認識她，是在和慧音不好的時候。

劉 好，我替你想一個完善的方法，你再等幾天，看看家裏對於你的意思怎樣。頂好，你詳細的對老伯說你和秀明的關係。我想，在你這種情形之下，納妾也不爲過。其實……事已至此也沒有方法，老伯或者不至與你爲難。

劍 就這樣，我就這樣的卑屈的活了廿一年，我……人的罪惡，還是都從物質的引誘裏生出來的，我的精神，我的思想，自強起來，達到我的目的。至少要達

到我的思想的門徑。我委實是無用的東西。西普，（一手扶在劉的肩上，適飛來一點螢火，）這點光明，我的這一點光明照着我要努力的前進……（語音稍遲緩，沈默了。）

劉 你的情緒太紛亂了，大沸騰了。我看，無論怎樣，你該平靜一點，緩和一點，不要太頹喪了。我們爲着這一切的衆生，爲着人類，眼看見這人類的一切慘狀。啊，我從街上來的時候，看見一個衣服破爛的孩子，蹲在垃圾箱的旁邊，不知道揀起誰家丟出來的麵條子，包在報紙包裹，他竟抓開那塊報紙嚼起報紙來。你看這個，我們吃着冰的果子，吃着幾角錢一塊的糖，啊！這是我們應當對他們羞愧的，我說，我們若是看着這慘苦不平的人類，我們應當咒咀，但是我們也不能不對自身去發奮的，鼓舞起來，難道我們只坐在椅子上咀咒麼？得活着，得痛苦的活着，受良心責備的活着。（從桌上拿起一枝雪茄來，擦着洋火吸煙。）

劍 活着，就痛苦的活着，且盡量的大聲痛哭向前踏入人生之途。西普，你以爲我是消極，只因爲我自身

的問題而咀咒人生，啊，我敢說一句，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人類的慘狀，沒有一幅不逼到我的眼前來的。什麼呢？我的小週圍，在我的自身，我踏的這一塊土地，（兩腳蹂躪地，）我都說解決，我沒將他安設好了，我還有什麼臉面去說別話呢？

劉 （遠遠的傳來一陣笑聲，鋼琴聲，）這是誰彈琴？

劍 大半是二妹妹。

劉 你家的生活，太奢華，太富麗了！

劍 可不是，冒犯說一句，一個個的自私鬼，還講什麼可憐你，不可憐你？

劉 耶穌說，你們若能將你們的財產分給衆人，那麼你們可以到天國來。這些人的靈魂，到後來究竟歸於何所呢？

劍 你這真是開玩笑，還講什麼天國，講什麼靈魂，各人只要擁着些 money 就行。我久已就要打開窗子說亮話了，我告訴他們，凡是家裏的一根草，我都不要；只要給我行動的自由……（站起來，兩手插着腰，來回的走着。）

劉 別話不說了，我勸你心神平靜一點，好好的養養身

體。我看你近來的氣色越發不好了，你要知道，你想達到你對於社會上的一切的志願，全靠你的活力，全靠你的身體。我想給老伯細細的說說，一定能行的，若是有什麼話你覺得礙口的，你告訴我，我替你轉達也可以。

劍 沒有什麼不好說的話。

劉 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你好好的將息將息你的身體。

劍 也好，你不要忙，叫人給你預備車。(按電鈴。一男僕上。)把劉先生的車子預備好，我現在不回書房去，把我臥室的電燈扭滅，若有人問我，說我已經睡了。

僕 是，是。(下。)

劉 你怎麼還不到前邊去？

劍 我有事情。

僕 劉先生的車子好了。

劍 告訴看園的人給我留門。(從袋中取出二元給僕人。)給你一塊錢，給看園的一塊錢，今天晚上你們打酒吃。

僕 大少爺，不敢領，不敢領，幹麼又賞？(笑容滿面的說。)

劍 拿去，不必多嘴。

僕 謝謝您，大少爺。(請安。)

劍 西曹，我不送你了。

劉 再見。

劍 再見。(將涼亭上的電燈扭滅，躺在藤椅上，時時抬起頭來，看回廊的那端，又立起來，倚在欄杆上，

時月光照地，天色清朗。)

慧首 (穿着睡衣，從迴廊的暗影走上。)等了好多時

了？

劍 沒有好久，小孩子睡了沒有？

慧 睡了，奶娘看着的。(劍扶她走下涼亭，立在樹影裏，伏在她的肩上。)

劍 難為你，這樣的生活，……就是文明監禁。

慧 等着是了，……你萬不要……因我……而……(流淚。)

劍 (爲她拭淚，瞪視着她，搖了搖頭。)不要難過，你！

慧 我自己不願哭，爲感情也不願意哭，你……見我……

……這樣……更着急了……只是我自己……禁止不住……

……見了又怎樣呢？……不願說……說起來太利害……

(她伏在他的臂上。)我不難過了，有什麼話說罷……

這樣的機會……是……不能多得的。(拭淚。)

劍 慧音，我害了你，豈只是害了你，並且是害了秀

明！

慧 你這是怎麼講呢？

劍 不是我害了你，是我的家把你害了，——我們原不

該生在富人家——三娘爲錢被人欺騙了嫁給父親，受

人的管轄，因爲生了兒子，被人家嫉妬。我們是叫人

盼着快快的死的好，這樣痛苦的活着……不……是我

害了你……對不起你，慧音！一時我聽了別人的壞

話，我千方百計的找你的不是，不和你好了。我又去

作了一層罪惡，認識了秀明，她第一次的真操是被我

破壞的，她的對我，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叫她在鴇

母的手下受了這幾年的罪，不然，她不認識我，和別

的娼妓一樣，她當然沒有這種痛苦。慧音，不是我害

了你們？……我自愧……我……(拭淚。)

慧 你不要這樣……這是我們情願的。你和秀明的事，

在我心裏一點芥蒂都沒有。你聽了人家的閑話認識秀

明，那我也不怪你。我不怨你，鳴劍！(兩手捧着劍

的臉，和他親吻。)你要安慰你的心，鳴劍！

劍 這是我良心上的責罰，我不能不承受的。

慧 你和爸爸說了，贖出秀明的身來說好了。(自袖內

取出鈔票來。)給你，大娘還是給你那些錢？(劍點

首。)那怎麼能够用的，秀明和一個孩子的使用，無

論怎樣儉省，一個月也得一百塊錢，另外還得有鴇母

的錢，你還得使用呢。

劍 (感激而又悲慘的顫動着。)慧音……我。(攔着慧

音來回的在樹陰裏踱步，慧偷偷的給他裝入袴袋裏。)

慧 你這兩年怎樣開消呢？

劍 我的兩隻金錶和鍊子，和那一對象牙的鏡框，都教

我賣了，偷偷的在保定給人家作了一年的教員。

慧 啊——你這等苦。(含淚伏在劍的肩上。)我，我

有我賠嫁的首飾，填箱錢，到明天我再偷偷的給你送

出來。

劍 不用了。(劍默默的立在樹影裏，聽見遠遠的鐘

聲啞啞的打了十二下。

慧 十二點了，恐怕瑩娃找我。

劍 (立着不動) 你這是嫁的什麼人呢？你……

慧 就是這樣了，……一生……這樣……了。(她伏在

他的肩上嗚咽。)

劍 (搖首) 我不明白……慧音？(下頰倚在髮上，流

淚。)

慧 就是……你說的……我們不應當……生在這樣的家

……裏……沒有法子……四圍是……羅網……我上那

兒走呢？……(兩手抱着他的肩。)

(月光被一片烏雲遮去，全臺暗淡，他倆這樣對泣

着。忽聽得園門砰的一聲，他倆驚懼的抬起頭來靜

聽，樹葉裏發出蕭蕭的聲音，接着咪咪的聞嗅的聲

音，一隻淺色的小狗，嗅着走到他倆的腳前。)

慧 安尼，嚇我一跳。(又啞的一下鐘聲，) 十二點半

了。

劍 (緊緊的握着她的手，) 半點！

慧 怕瑩娃醒了哭，鬧出來教她們知道了。

劍 (握着她的手不放，吻她。) 你去了！

(「安尼，安尼，」萍心遠遠的喚狗的聲音，好似遠

園來。劍推她到榆樹的林子裏：「走，快。」劍輕

輕的走上涼亭，躺在椅上假寐着，「安尼，安尼！」

的呼聲愈近。)

——閉幕——

悔

我很懊悔，

爲什麼忘了把這只

滿藏着想思之匣

和靈動之鑰，——

交給你呢，

當我們清晨分別的時候。

天 朴

我很懊悔，

這輕輕地一觸，

把匣開了，

當我這樣寂寞無聊的時候。



時式冬季衣料每件六尺售大洋一元

滿洋二元贈民國十四年份月曆一本
來信掛號郵票代洋十足通用郵費加一

- | | | | |
|-------|--------|-------|-----------------|
| 中華葛 | 每尺大洋三角 | 六碼緞帶邊 | 一元 |
| 方格緞 | 每尺四角 | 一元二角半 | 一元五角 |
| 花方格緞 | 五角 | 絲線 | 每扎一分二分
每兩三角 |
| 塔府綢 | 二角二分 | 寬緊帶 | 每尺二分五分
一角一角半 |
| 條子紗嗶嘰 | 二角 | 絲褲帶 | 每根六分 |
| 中華緞 | 四角五分 | 緞包扣 | 每只一分 |
| 袖口邊 | 一角半 | 絲帶 | 每尺二分 |
| 絲圍巾 | 二元半 | 絲扣 | 每尺一分半 |

上海四川路中華工業廠通信貿易部啟

婦女(186)

請聲明由婦女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LADIES' JOURNAL.



蘭閨密語 (窗外人偶聞)

姊姊。你看我的指甲這樣難看。如何見人。
 (姊我新近得了一個妙法。但

是不告訴你。
 (姊好姊姊。你要什麼

我都依你。告訴我罷。
 (姊笑。你把今早你那甜心人

兒來的信給我看。
 (姊羞。好姊姊。不要胡鬧。除掉這

個別樣。統可以。
 (姊笑。我不要別樣。獨要這一個。)

……以下聲小。聽不見了。

所謂妙法者非他。蔻丹修指用品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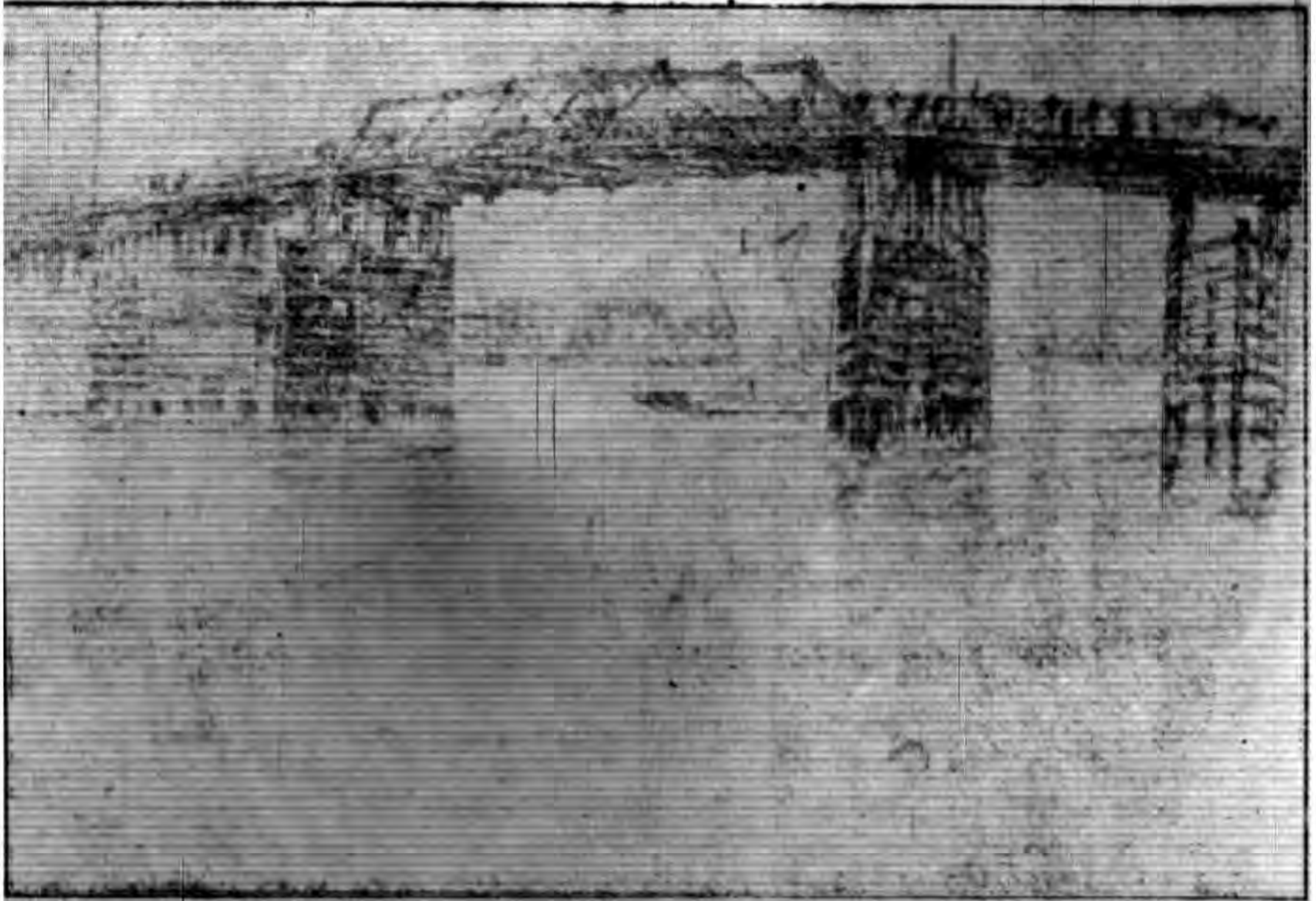
蔻丹修指品種類甚多。各西藥房及妝品店均售。



盒中物品
足用六次

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司製造 上海四川路
 威厘洋行總經理 天津
 代表大沽路美利洋行 漢口代表俄界老
 巴公房隆昌公司

姓名	女 9
詳細住址	
今附郵票三角。請將 蔻丹樣品小盒寄下 一個為盼。上海郵 局第五零九號信箱 威厘洋行轉交蔻丹 修指用品公司台鑒。 此盒係由上海寄奉。	



橋 (餘韻)

James McNeill Whistler.



一生

欽文

三進五開間的樓房只住着月英，她的母親和五歲七歲的兩個兄弟。房屋大而多，破了無從修起。房間空着，就有老鼠蝙蝠做窠，貓和蛇去尋食。中進設着神堂，後進樓上供着狐仙的牌位。每到天黑，暗沈沈，空洞洞的，吱的咿的，這邊咋咋唆唆，那邊丁丁東東的響着，室內就充滿着陰淒淒的空氣。

初秋雨後，天氣驟然涼爽起來。這時天色還不大黑，月英家裏的人早已全聚在房裏。微風從床後北窗吹進，扇動銅耀臺上的燈光。母親躺在牀上，小兄弟坐在母親的身邊。大兄弟和月英在牀邊燈臺櫃上用點牘的棒香柄做「鉤咪貓老虎」的遊戲。

「燈光菩薩講話呢！」母親憑空說。

大兄弟用勁的鉤他的棒香柄，月英定眼監視他。

「杏生，月英，」母親又說，「不見得，燈光菩薩講話呢？」

「媽呀，不要多嘴了，燈光菩薩，燈光菩薩的，那裏有講話的聲音，」大兄弟因為鉤不住棒香柄，遷怒到母親，說，「我剛……你！」

「這不是燈光菩薩講話麼，」母親說着仰起身來，用手點點燈光，「火光一衝一衝的，積起許多火花來了。」

月英聽完母親的話，向燈火注視了一下，旋轉身子，向母親問，「燈光菩薩講話有什麼——媽，燈光菩薩爲什麼要講話？」

「大概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母親回答說，「唔，也許你們的爸爸正在想到你們，以爲杏生就可讀書了，蘭生也會走了，月英就得許人家。唔唔，也許他正在打算回來！」

杏生，月英靜聽母親的話，蘭生站將起來，一手按着母親的肩膀，一手擎在母親的面前，說，「媽，我！」

「莫非你們的爸爸真的要回來，爲什麼燈光菩薩老是這樣密密的講話，我看着覺得有點異樣呢？」母親看着杏生，月英這樣說完，又向小兒子說，「爸爸回來不回來？」

「爸爸！」

突然，月英首先聽見，知道有人在那里打臺門，母親連忙不絕的搖手，輕聲說，「莫作聲，靜靜聽，恐怕又是阿泉想來硬借錢！」

各人靜默以後打門聲愈加響了，杏生連忙丟掉棒香柄，爬上眠床，月英也就走近床邊。

打門聲愈響愈急，終於使得母親決意出去看個明白。母親走出床來，點好水蠟燭，杏生，蘭生早已牽住她背後的衣邊。這時月英雖然已有十四歲大，却不敢獨自出去開門，也不敢獨自留在房裏，也就緊緊的跟在母親的後面。走出明廊，迎頭吹來一陣冷風，各人都不由的打個寒噤，下肢軟弱的顫抖起來；遮障水蠟燭光的母親的手更是顫動的起勁。

「是誰？」到了門斗裏，母親定了定神向外問。

「這是張海且先生的張家不是？」

「有什麼事？」

「快開門，我等了好久了！」

「男人沒有在家，有什麼事，可就說來！」

「有電報。」

母親接到了封裝報單的紙袋似乎就明白這是凶報了，立即興奮起來，把水蠟燭交給月英，做了個手勢，使得杏生，蘭生的手放掉她的衣邊，簡捷的說，「你們先回進房去，蘭生，你不要害怕，阿娘去請人看個明白就回來！」

剛才牽住母親衣邊的杏生，蘭生的手這時已移在月英的身上，她一手捏着水蠟燭一手遮障着風的呆立了好久，終於偕着兩個兄弟一氣跑回臥房裏。

月英伴着兩個兄弟等候母親，似乎只要母親回來了，什麼事情都解決，否則什麼事也無從做起。

還沒有看見母親回來，却先聽見了母親的哭聲。剛才以為母親一到驚慌就可以了，那知道驚慌一了，悲哀就發生了。

母親一進門就哭着說，「爸爸在外邊死了！」

月英聽了母親的話立即隨同母親哭，杏生，蘭生不大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却也不由得一同哭將起來。

母親原有昏厥症，這天晚上連厥去了三次，到了第五次厥去再也不醒轉來。她和兒女們的告別，只用半開的眼睛先向兩個兒子看了看，又向月英看了看。月英明白她這幾看的用意，是要月英替她照看杏生和蘭生。

母親是可愛的，但是母親的棺材是可怕的。母親死後，一到晚上，月英總就覺得房間太大了，燈光照不明四圍的牆壁，牆壁上張起無敵可怕的臉孔。為的怕受這種恐慌，月英打算不上燈就睡。但是黑暗總須臨到，入眠以前仍

然避不脫黑暗的威嚇，月英終於把臥房搬設在廚房間壁的小房間裏。住人的地位縮小，可怕的領域愈加大了。

蚊子嗡嗡的細吹着哀曲，蟋蟀瞿瞿的高唱着悲調，唧唧鏘鏘的紡花娘的狂鳴倒是杏生，蘭生的催眠歌，却催不眠打算第二天如何買菜如何做飯的月英。

蘭生從夢中驚醒叫媽，月英用手拍拍他的背脊，假作母親的口音說，「不要害怕，媽管着你呢！」蘭生不再叫媽了，於是月英想見母親，又想見自己。

「懶惰頭」上包上烏紗帽，月白竹布衫下拖着「毛邊」，月英這樣的裝飾着到大街上去收房錢。一出門她覺得路上各物都是生疏的可觀的，但是她又覺得她是不應該在那里亂看的，並且似乎隨處都有人在監視她。她只敢順着眼睛向前看，顧自迅速的走。

每天很早的起來，月英先燒茶水，隨即做早餐。預備好了早餐，催促並且幫助她的兩個兄弟起床。杏生蘭生吃早餐，月英給他們梳髮辮。杏生，蘭生吃完早餐，梳好髮辮，上學去了，月英才獨自吃早餐。月英自己吃完早餐，收拾好盤筷，就開始預備中餐。中餐和晚餐相距較遠，月英於其間洗補衣服。這樣的過了八年，杏生，蘭生不再讀書，先後到那以他們的街房開設的綢緞鋪子學生意，因為房東的子弟照例可去當學徒的。

杏生，蘭生進店去學生意以後，三進五開間的樓房只有月英獨個人住着。一天晚上，室內照例不點燈，也沒有月光，連糊窗紙也失了顏色。月英正在靜聽狗叫的聲音，蓬蓬地用手打門的聲音突然響起來。愈打愈響，愈打愈緊，月英明知道有人在打自己的門，但她也明知道這是不應該去開的。打門聲停止了，不久用磚石打擊瓦片的聲音從屋上起來，後來磚石接連的從屋頂滾下天井。月英不由得哭將起來。直到隣人大聲的代抱不平的說，「不要太平要臉呵，她是……」從磚石滾到地上發出的聲音才停止。

月英二十七歲時杏生，蘭生都已娶了妻，房屋也已修理了一大部分。杏生的房設在中進，蘭生的在後進。這一天因為是母親的忌日，杏生，蘭生都回家來。吃過忌日酒，不久，月英突然發見堂中只剩了她自己一個人了。月英

信步踱到蘭生的房門口，聽見有正在談得親密的人聲在房內響着，她不由得連忙旋轉身子退走。房內說的是什麼話她不會聽清楚，因為她覺得這實在沒有聽個清楚的必要，而且也是不應該故意去竊聽的。月英信步又走到中進杏生的房門口，又聽見房內有一種談話聲，她得到同樣的感覺，也就同樣的退走。於是月英覺到不該再信步的隨便走去，隨即感到沒有手式，就隨手找得一件衣衫在天井裏洗將起來。

手搓衣衫，激動盆中的水，不絕的發出鏘鏘的聲音，月英聽着好像這並非是她自己所發的，這彷彿是由於一對青年男女所發的親密的談話。她兩手接連的搓洗衣衫，鏘鏘的聲音跟隨着響，響着，響着，聽着，聽着，突然月英感到自己是個孤獨者。她愈想愈覺得自己真是個孤獨者，鏘鏘的聲音愈聽愈寂寞了，終於一點一滴的眼淚從她的眼上成串的掉將下來，鏘鏘的聲音也就忽然中斷。她遠想使得眼淚當即停止，免被別人察覺，趕緊用袖子把掛在眼邊的淚珠擦乾。然而愈擦眼淚湧出得愈快，不覺已由嗚咽而放聲大哭，終於被她兄弟媳婦等知悉，趕來勸慰，而她又究竟爲什麼會這樣，也就被他們各自暗中猜想了。

從此以後，月英覺得長此生活着實在有點不安，也有點可怕。而且這一點已被她的弟媳婦等察覺，待她比前較爲客氣，時時表露安慰她的意思，然而愈是這樣，愈使得月英覺得生活着的不安而前途的茫茫了。

有人爲王卓山給月英做媒，由杏生問她本人是否合意，月英不說可否，杏生認爲她已默許；婚事遂成。

月英嫁到王家以前不會見過卓山，也毫不知道他一方面的事情。但是她嫁去的時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她無非是衝動的要一個歸宿，反正她不會有先合意了再嫁給他的人的機會。可是她很有主見，她打定主意盡心盡力的服侍丈夫，不管丈夫是個怎樣的人，她總憑力的服侍他；因為她覺得應該這樣做去，她實在也只好這樣做去。她也預先想定個退步，以爲萬一不幸，盡心盡力的服侍丈夫仍然不能得他的歡心，百般忍耐，仍然不能見諒，終於被棄時，就進菴去做尼姑。

卓山原是續弦，前妻遺下兩個兒子，大的七歲，小的五歲，長短肥瘦一如月英母親死時的杏生和蘭生。於是

月英重行開始每天很早的起來，先燒茶水，隨即做早餐……因為最該為卓山做的就是這種事情，而卓山的急於迎娶她也就為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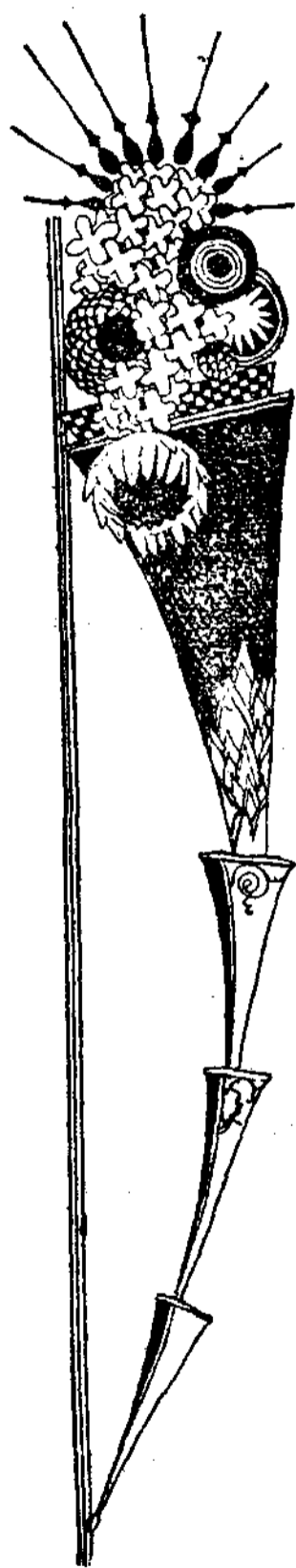
卓山在離家三百多里的地方營業，結婚以後不過一月，他就到那里去理事。過了兩個多月，也在晚上，突然電報到來，卓山患急病死了。

很早的起來，先燒茶水，隨即做早餐……這樣的又過了八年，卓山的兒子剛都在小學校裏畢了業，正想進店去學生意，時疫傳染到，五天以內先後死了。

卓山的兒子死後，在他家裏只有月英一個人是活的了，她就決意進菴去做尼姑，但是杏生，蘭生和他們的妻子都不以為然，並且極力的阻止她，自然他們各有理由，其中以杏生的妻所說的大家認為最有道理，她說，「就是大姊真的願意去做尼姑，也該顧到我們，替我們想想；如果真的進了菴，不會給外人說閒話的麼，有兄弟，又有弟媳婦的人竟到菴裏做尼姑去了，我們的面子怎麼過得去呢？」

月英回到三進五開間的老屋住下時，杏生，蘭生已各有兒子，杏生的名叫子杏，蘭生的叫少蘭，大小長短正如他們的祖母死時他們的父親，也如月英嫁給卓山時卓山的兒子。然而月英對於這種孩子，從前是希望所寄託的，如今變為極易引起哀感的媒介物了。

——一九二四——(留)



投水救助業

日本菊池寬作
汪馥泉譯

據故事書上說，就是京都，在早先自殺者也便很多的。

不論什麼時代，都會裏的生存競爭，總比諸鄉間劇烈。生活上有不堪的不幸襲來便決心自殺的很多。市內外有很大的災荒癘疫，喪失了親兄弟或可愛的妻子的，便以為人世是夢幻而自殺了。受官吏的暴虐，抱義憤而死，或由於戀愛不遂的絕望而死，都是不可計數的。而且在德川時代，甚至有所謂「相對死」，便是同時兩個人一道死。

自殺的最簡便的方法，似乎是投水。這即使不去

檢查統計學者的自殺表，在稍稍認真考慮過自殺事件的人，定會感到的。但是在京都，沒有好的投水的場所。當然，在鴨川是不能死的；深的地方，只有三尺左右。所以阿俊傳兵衛是在鳥邊山死的。大部分是吊死的；火車轆殺的事，當然沒有。

而且無論如何，投水的人，總是從清水的舞臺上投下的。「抱着從清水舞臺上跳下去的念頭」；因為有着這麼的成語，這事實是不會錯誤的。而且看到下流谷間的岩上粉碎着的屍體，或者聽到這種風聞，喜歡模倣的人，便把兩隻腳踏進去了。想投水死的人，除了係阿半

長石衛門那麼一直到桂川，或者過逢坂山向琵琶湖，或者去嵯峨的廣澤的池中，此外是沒有方法的。在那想儘量享樂死前的瞬間的「心中者」，（案：日本有一種風氣，就是一對戀人一同尋死，這在日本叫「心中」。現在因為沒有恰合的譯名，故仍稱心中。）這麼長遠的路程也許不以為太苦；但在希望早一刻逃避世間的人們，就是兩三里之近，也都沒有走去的餘裕的。因此大都是上吊的。在聖護院的森林，亂的森林間，拾椎樹的果實的小孩，往往有看見空中掛着的屍體而驚嚇的事。

雖則這麼說，京都的人自殺的總是很多。即使一切的自由盡被奪去了，自殺的自由總是有的。即使獄中的人，只自殺，也是能夠。即使兩手兩腳都被網縛，只要自殺，也可以由極度的自制而斷絕氣息的。

總之，京都沒有好的投水的場所，這是事實。但京都自殺的人們，都肯忍耐着這種不便。決沒有人想到了，因了沒有適當的投水場所，自殺者的比例會低於江戶（案：即東京），大阪等處的。

到了明治年間，植村京都府知事興起疏水工事，把琵琶湖的水引到京裏來。這工事，對於京裏的市民，給

與了好水運，給與了好水道；同時，給與了好的投水場所。

疏水大約六丈左右闊；這當作自殺的場所，是最好沒有的。不論是誰，在深深的海底裏，潑潑地噴着水，想到被魚類攻刺的自己的屍體這事上，便沒有好好兒的心情了。即使有着，死了也希望在適當的時間能夠被人發見，拿去埋葬。因此，疏水成爲絕好的場所。從船上經過二條，到鴨川邊，流向伏見，處處都有一丈左右深，水又異常明潔。兩岸種着柳樹；夜間，蒼白的瓦斯燈光發着烟。聽得到渡過鴨川的先斗町那面的絃歌聲。後面，東山靜靜地橫着。下雨的晚上，兩岸青色紅色的燈，映在水裏。在自殺者的心裏，這美麗的夜間溝頭的景色，惹起一種「羅曼斯」，以為死不是太可怕的事，坦然跳了進去；這樣的事很多。

但在自己負擔了身體的重量跳落水面的刹那，不論怎樣覺悟了的自殺者，總要發出悲鳴來的。這是本能地求生怕死的呻吟。但一切都無能爲了。起了水泡沉下去之後，都再浮起來一次的；這時候，除了希望救助的本能的心之外，什麼都沒有了。「不問情由」地抓着水，

撥着水，喘息着，呻吟着，悶躁着，這其間，便衰弱了，失却意志而死了；如在這時候，有一個救助者拋下繩子，大都總去抓住繩子的。抓住了繩子的時候，投水前的覺悟，被救助後的後悔，都不會浮上心頭來的；只有想『生』這強烈的本能。我們決不能訕笑自殺者希求救助而抓住繩子的矛盾的。

總之，京都自從有了好的投水場所之後，自殺的人，大都是投身疏水中的。疏水中一年間自殺者的數目，多的時候，甚至於超過一百名。

在疏水流域中，最好的尋死場所，是鄰近武德殿盡頭的寂寞的木橋。經過斜坡旁邊直下的水勢，還保有着餘勢，繞過岡崎公園而流着。和公園要分開的地方，有着這木橋。右首，平安神宮的森林裏，瓦斯燈寂寞地輝耀着。左首，排立着關上了寂寞的門戶的人家。所以難得有人走過的。因此從這橋的欄杆邊跳進去的投水者，常是很多。似乎覺得從橋上跳進去，比從岸上跳進去，更能滿足投水者心中潛伏着的『戲曲的心情。』

在離這橋兩三丈左右的下流，沿着疏水，有一間小屋。而且，有誰從那橋上投水，從這小屋裏，定有一個

脊背很駝的老婆子飛跑出來的。從橋上投水，大約總在十二時之前，常常像有規定似的。老婆子總拿着長竿子，對着呻吟聲伸下水中。如其沒有手來抓的時候，便追着水聲和呻吟聲，儘幾次地伸下去。也有終於沒有手來抓而流了下去的；但大抵是抓住竿子的居多。當拉起竹竿來的時候，一個有事情到半里多路的警察署去的厚意的男子，總來挨進閑事朋友堆裏的。如其在冬天，便燒起火來，是夏天，便比較簡便地使吐出水來，再揩乾身子；大都是恢復了元氣，到警察署去的。警察糊裏糊塗說了兩三句應當曉得不是，再謝謝罪；總是這麼，習以為常的。

在救了人命之後，大約過了一個月光景由政府發給獎狀之外，再發給一塊五角左右的賞錢。老婆子收了這個，先供在神位前，把手拍了兩三次之後，便到郵政局裏去儲蓄了。

當第四次內國博覽會在岡崎公園開會的時候，老婆子在現在的地方，開了所小茶店。雖是出賣起碼糕餅和橘子的小店，却有相當的收入，所以就是博覽會的建物一切漸漸收了之後，還照舊繼續着賣買。這可以說

是第四次博覽會的唯一紀念物。老婆子是和亡夫留下的女兒兩人一處過活的。因為錢漸漸積蓄起來，所以小屋變成現在這麼稍稍漂亮的住屋了。

最初，有了從橋上投水者的時候，老婆子什麼都無能為的。就是高聲叫喊，也絕對沒有人到來。在幸運較好有人跑來的時候，投水者早被疏水裏很急的水捲走，不知去向了。當這種情形，老婆子總凝視着暗黑的水面，輕輕地念佛。老婆子所見聞的自殺者，不止一個兩個了。兩個月一次，多的時候一個月兩次，老婆子聽到自殺者的呻吟。這是有似乎地獄裏的死者的呻吟，在本性柔善的老婆子，是很難過的。終於，老婆子打算自己去救助了。用了很大的勇氣和很深的心機，老婆子拿晒東西的竿子救起來的，是二十三歲的男子。一個因為用了東家五十塊錢沒話可講而尋死的小心的人，被警察說了『應當曉得不是』；這男子便說，當改變心情去工作了。只一個月，她被府廳裏叫去，給了褒獎金。這時候一塊五角的錢，在老婆子是很多的錢了。她仔細考量之後，便儲蓄在這時候漸漸興盛的郵政儲金裏。

此後，老婆子便拚命地去救人了。救助的方法也漸

漸美妙了。聽到水聲和呻吟聲，老婆子便立即立起身向裏面跑。拿了靠在那面的竿子，像捉魚的用了魚叉要刺鯉魚那樣的準備，看着水面，巧妙地把竿子伸着，站在亂抓着的自殺者的面前。當竿子到了面前，不去抓住的投水者，可以說一個也沒有。老婆子便拚命地把投水者拉起來。路過的男子來幫忙的時候，老婆子便不高興了。因為似乎覺得自己的特權受了侵害的樣子。老婆子照這樣，從四十三歲直到五十八歲的現在，救了五十多條人命了。因此，褒賞的手續，也很簡單了，大約一星期內拿錢下來。府廳裏的辦事人，說笑着『老太太又做了一票哪！』把錢授給了。老婆子也並不像起初那麼感激了；像從茶店裏客人手中拿大福餅的代價一般，說聲『謝謝』，便接受了。當世間情景好一點，兩三個月沒有投水者的時候，老婆子便總覺得有點不滿意的。這時女兒強要浴衣布，老婆子總說，『倘使現在再得到一塊五角錢呢，』這時候是六月的末了，照每年講，正是投水者很多的季節；——却不知爲了什麼，竟沒有跳進去的人。老婆子每個晚上，和女兒枕頭並排着，竖起耳朵聽着。到十二時相近，心想不行了；便說，『今朝夜

裏又沒有了」，閉上眼睛了。

老婆子以為救助投水者是很好的事。所以和店裏的客人談話的時候，也常常說，「就是我，也因此可以到救助人類生命的光耀和喜歡。」當然，誰也不打消這件事。

老婆子覺得不滿意的事，只有一件。便是被救助的人，太不向她謝恩這事。在警察面前雖則低下頭；但對於老婆子謝恩的，却幾乎沒有。而且後來特地來謝恩的人，也一個都沒有。「雖則特地救助了生命，却是薄情人呀！」老婆子心裏這麼想。有一天晚上，老婆子救了一個十八歲的女子。那女子一明白，曉得自己是被救了，便像身世俱無地狠命地哭泣。到被警察押着，要同到警察署裏去走過橋的時候，那女子趁着警察的不注意，又把身子跳入水中了。但那女子，真是不可思議的，又抓住老婆子伸出去的竿子，救起來了。

老婆子看着再同警察去的女子的背影說，「不論跳進去幾次，總要救起來的。」

老婆子雖然快近六十歲了，聽到水聲和呻吟聲，也一定伸出竿子去的。而拒絕抓着這竿子的自殺者，一

個也沒有。因為希望救助，所以抓住了的：老婆子這麼想。因為是救助那希望救助的人，所以這樣好的事情是再也沒有了，老婆子這麼想。

到今年春天，在老婆子的十幾年來的平靜的生活上，一個危機襲來了。這是由二十一歲的女兒的身上來。女兒雖是稍稍不十分好看的面龐，却皙白嬌嫩。

老婆子心中打算，如其遠親第二個兒子從徵兵回來了，便作為養子，把儲蓄的三百多塊錢做資本，把店開大起來。這是老婆子的希望，快樂。

但女兒把母親的希望奇妙地打翻了。她和那在熊野路二條下熊野座的小劇場中，從今年二月起繼續着做戲的嵐扇太郎陷入常有的關係中了。扇太郎巧妙地唆使女兒，叫拿出母親儲蓄的帳簿來，從郵政局拿了錢，和女兒一同逃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老婆子，在驚愕和絕望之外，什麼都沒有了。只店中不到五塊錢的商品和極少的衣服。雖則這麼說，但如其把那開到如今茶店繼續下去，也不是不能生活的。然在她，却什麼希望都沒有了。

兩個月之間等待着女兒的消息，却終於徒勞，在

她，已經沒有活下去的力氣了。她考慮死。儘幾晚考慮的結果，是決心投水了。而且想，一面可以逃避難堪的絕望的思想；一面可以給女兒懲戒。投水的場所，挑好了住慣的家的近旁的橋。如其從那面投水，不會有誰來吵擾的罷？老婆子這麼想。

老婆子有一個晚上，照例立在橋上。自己救了的自殺者的顏面，一個一個地都浮上腦中來了；而且覺得盡洩露着一種微妙的嘲諷的笑。靠那看到了許多自殺者的福，覺得自殺是家常便飯，沒有感到大恐怖。老婆子，坦然從欄干上慢慢地下去，投了水了。

她忽然醒轉來的時候，她的周圍，站着警察和許多管閑事的朋友，這是和她常常所做的集團是一樣的，只她所取的位置是變更了。甚至於覺得閑事朋友堆裏，警察旁邊總在着的老婆子不在了，很是不可思議。

老婆子用羞恥的，憤恨的，難於名狀的不愉快，看着周圍。警察旁邊總是自己站着的位置上，是一個黑色的四十歲男子。老婆子當覺到那個男子是救了自己的的時候，她想抓住他似的憤恨那個男子。便是要埋藏到好的心情中去的事，被叫起來似的紛亂的暴烈的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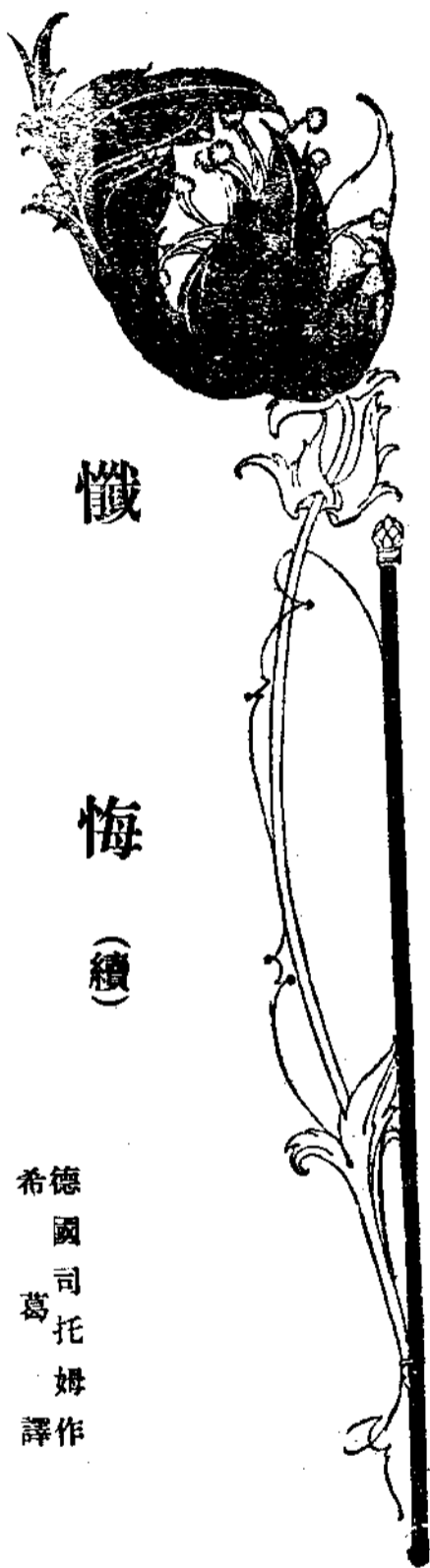
充滿着老婆子的胸中。

那男子，絲毫不感到這種心情似地和警察說，「如其再遲一步，是死的了。」這是老婆子記得屢次和警察講過的話。這裏面，救了人命的自慢，分明地洋溢着。

老婆子感到衰老的肌肉在人家的面前當作展覽品看着，想殺却對手；胸中盡爲羞恥和憤怒燃燒着了。面熱的警察說，「救助方面的你，自己也來投水，這真爲難極了。」老婆子，把這句話聽着就忘了，像逃避一般地跑到自己家裏去了。警察跟腳進來，叫老婆子應當曉得不是；但這是幾十遍都聽厭了的話。這時候忽然感到，在開着的大門邊，從那四十歲的男子爲始，許多閑事朋友，當作希奇東西地看着。老婆子像瘋狂似地奔跑過去，用猛烈的勢頭關上了門。

老婆子，從此之後，儘寂寞地無力地過着日子。她，甚至於自殺的力都沒有了。女兒沒有像要回來的樣子。泥一般沉重地迫上來的日子，儘繼續着。

老婆子的家的後面，那長的晒東西的竿子還豎立着。但從那橋跳下去的自殺者被救助了的風聞再也聽不到了。



懺悔 (續)

德國司托姆作
希葛譯

「有一天痛起來了；但是很輕，她自己並不怕，可是她那痛的地方，却令我聽着不快。她睡到牀上，但第二天又能夠起來了。她說，「佛郎士，沒有什麼，只是痛了一下，以後便是因我生來就非常怕痛的原故！」

「她說得喜歡，而且又高興又勤快起來了；但是幾星期之後，當我上午坐在房中看種痘單的時候，她臉上蒼白眼睛失神地走進來，說道「我又要去睡下了，我覺得遭了殃了。」

「我將她扶到臥房裏去，診察這雖然還輕却就要發生的痛苦的原因，但是未能即時成功。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細語道，「已經好了一些了！」過了一會又說，

「你只管下去做事，這已好了，你讓我安靜地睡罷！」

「於是她便趕我走了，但我也沒有心去做我面前那不重要的工作；我憶想那驚人的事，却使我害怕起來；我便不住地走來走去。因為有人叩門，我就大聲叫道，「進來！」原來是個郵差，送了些信和新書來，裏面還有我所定的醫學雜誌。平常我收到雜誌之後，總是先摘看大綱，然後放到寫字檯的大抽屜裏，現在我簡直未看，便把他攔到抽屜裏面去了。

「這事逼着我又跑上樓到我的妻那里去。我看她睡在枕上不舒服，便問道，「又痛起來了麼？耶爾希！」

「她說，「稍微有一點，但是我並不怕！」

「可是她這種回答，實在不能叫我安心，我便再用手去摩診她那美而嫩的身體，但這手不是丈夫的手，却是醫生的手了。忽然我的手發顫起來，——自從我當醫生以來，這算是第一次。——耶爾希睜着一雙嚇人的大眼睛閃着注視我的眼睛。我心中自言自語道，「這是癌病！」我駭得一驚；以爲我那樣年輕的婦人怎樣得了這樣利害的病呢？這種病就現在醫學研究上說是絕對沒法可治的；這種病痛先是慢性，人還可以忍得住，過後總是一死結局。我深知道這種病，我想到那最後和最利害的一期不覺戰慄。

「我把手拿了回來，向我那可憐的婦人接吻；以後便找些不重要的話同她說，但她把肘支在牀沿上，將蒼白的臉靠在手裏，默默無語，呆呆地看着房裏。她說——她說話的聲音幾乎都沒有了——「我真不明白我竟要死得這樣快，自我能够記憶以來，我以爲我是活着，總是活着——或者只是在睡覺中，不然——其實就是在睡覺中也一樣。——佛郎士！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得清楚，請你對我說罷。死究竟是什麼呢？」她舉起眼睛對着我，不安靜而且要發問似地看着。

「我答道，「但願死神離我們遠遠！」但是我的喉嚨却像繩子縛着了的一樣。

「她又說，「佛郎士，你沒有回答我的話呢！」——「那種話我爲什麼要回答呢？死神怎該降臨於我們之間呢？」

「她嚴厲地看着我，似乎要考察我心靈中最秘密的事一樣。她說，「死神要我的命！你不要撒謊罷，就是你也相信我是會死的。我看你的眼睛已經知道了！」

「我勉強忍着，沒有嘆息，心裏想道，死麼？只是死麼？唉，可憐的妻子呵，你還不知道，你要死得怎樣的苦呢！但我大聲說道，「耶爾希，你是病了，我們應爲你的健康而奮鬥呀！」

「她面色蒼白說，「佛郎士！你何不直捷了當地說『爲你的生命而奮鬥』呀！」

「你看我的眼睛，是我以爲你要死的樣子麼？」——我明知道我是哄她，或者她自己也覺得。她不說話，扯着我的手自己睡到枕上去了。

——「我恐懼極了；她越發痛得利害，雖然痛苦還未達到那最高度的一半，但我看她已經纏繞在死的窘苦

中了。」

我的朋友稍停一下，又說，「罕士，我同你一步一步地講這種痛苦的事，你不要害怕；我也不願拿醫學上的解釋來煩瑣你；那只是腹臟病症的一種，有許多婦人都是因這病死了的，但是年齡比耶爾希大；當這病達於極點的時候，就是萬分之一的希望都是沒有的。」

「有一夜——好幾個夜都是我一人照顧她——我呆頭呆腦地坐在她的牀邊，她方才大痛了一陣，但又好了些，她靠着我的胸臂之間，毫無血色，瘦得全無生人的重量了。我知道現在是無希望，不過以愈早死為愈妙；我自己問道：「怎樣才能叫她總是活着呢？」我又忽然癡想道，「在她身中或者有什麼東西不至於令她死罷？」但是在我心中差不多嘲笑地說道，「你這種傻子，她已經就要死了！」罕士，我總是自己對自己說這樣可怕的話；因為我實在這樣無限制地瘋狂似地愛她，以致人雖讚我聰明絕倫，但我仍把她看得比衆人高一等，以為絕對不至於死。我自己又說道：不然，不然，完了！我已經想到了將來的事——不過只是淒涼和一所大而寂寞的屋子。」

「我聽着喚我的名字；我忽然一驚，原來還是她的

聲音；她稍微安靜休息了一下，似乎要強睜眼睛，很親愛地看我的樣子。她說，「佛郎士！」——但是說得字不連氣，就是她那親愛的聲音，倘使我在別處也不能辨別了——她又說道，「佛郎士，外面是月亮照着麼？」

「是的，耶爾希，看罷，那是從東南窗戶中照到這兒的！」我把他扶起來挨着我，說：「你見麼？」

——「我看見；呵，真好！」

「我還是使她靠着，因為這樣她要舒服些。她又開始說，「佛郎士！我真想不到還再能够見你；當我不痛但眼睛還閉着的時候，我覺得有件東西在我嘴前飄動；我知道那是我的靈魂要離開軀殼，但是又被我的警醒的呼吸掣回了——呵，佛郎士，你可憐我，若再有一次那樣可怕的苦痛，我就不能忍受了！」——我看到她的身子忽然一顫——她又說，可是聲音很硬了，「而且，你也知道我總是要死的！救我罷！佛郎士，你知道罷！若是再痛起來，那……你莫要叫我手回該死而又不能死的活受罪呀！」她舉起手來撫摩我的兩頰，和撫摩一個懇求什麼東西的小孩一樣。」

「我叫道：『耶爾希，你不要胡說亂道！使你受痛苦的，並不是『死』，實是『生』呀！』」

「佛郎士，『生』麼？從前同你生着怎樣親密呵！可是現在——」

「我慢慢低下頭去，求她道，『親愛的耶爾希，你別再這樣說了！』」

「但她輾轉反側，緊握着一隻瘦手，叫道，『他不要救我！他不要救我！呵，上帝，你到底是要赦佑我的呀！』」

「我已經看她重新又被眼不可見的苦痛所攻擊了，我覺得她要我低頭下去，當我屈身近她的時候，見着她那往日可愛的容貌。她說，『你』——這次的聲音還同往昔一樣的可愛——『你相信死者是同生者分開的麼？呵，不，不是的。自從你愛我以來，我是不能捨去你的；你知道我是絕對不能的；你相信是不是呢？我永在你處，你還是有我，縱然你那親愛的眼睛看不見我之後，那也無妨，你還有我的像在你心中呢；你不要怕！我親愛的丈夫呵！同我接吻，現在還同我接一次吻；還將你的口放一次在我的口上！——好，現在完了！若是

我再痛的時候，你就去做我請你做的事罷！在你那櫃裏小格內——不是有迷魂湯，喝了可以安靜地叫人死去的麼？』

「她一直地說下去；又昏迷了許久。呵，罕士，她的話我不能一一重說與你聽了；因為她只有一個請求：要死在她丈夫手裏，可惜她的丈夫是個醫生。」

我聽着他的話，精神十二分的緊張，不覺叫道，「佛郎士！你怎樣呢？」

佛郎士答道，「朋友，我麼？我不能回她的話；她好像也不等着我說什麼話，我只是越發緊緊地抱着她；就是我今天想起來，也還覺得是要把她壓碎了的。但是她的話越說越慢，我忽然覺得我所抱着的只是個睡覺的人。我把她放到牀上，後來月光從窗中照入了；當天將黎明看護婦走進來的時候，我叫她坐在牀邊，我便同好幾天來一樣走到我的房中，在那里，下婢已將我的寂寞的早餐擺到了。」

佛郎士向後靠着，似乎事有轉機得稍休息的樣子；我放膽地深呼吸，不覺說了一聲，「感謝上帝！」佛郎士愁慘地看着我，厲聲道：「你不要忙着這樣

說！我還未說完呢。

「她的話不錯：在我櫥內是有鎖了三道的小格；因為那里藏着人一開了就要死的東西，所以要鎖三道。我並非有意只覺應該要那樣，便把鎖打開，尋了許久，才從密鎖着排列着的許多小水晶瓶中把最小的一個拿出；

我又把他對着陽光看了許久，——是有意或無意，那我就不能說了——只見如水透明的幾滴，差不多都辨不出來了；好像「沒有」，一個可怕的「沒有」。於是把他藏在身邊；我差不多都沒想着那項事了。但是——你不要叫我說這一天的話了！我從來不明白的事，是我覺得心中不安，一直跳到頸上來；我總是把手從外面拿入藏瓶的袋子內，似乎要查他還在不在的；以後我又微微覺得似乎於我不方便，又似乎逼着我，把他放到別個袋子裏；罕士呵！我今天才相信那逼迫我的是我的壞良心，

但是我那時候全未想着。我自己在那時已不去看病了，把所有的事都交付給我的助手，隨他們做到怎樣就怎樣。所以沒有一個人找我；我在外面也沒有什麼事應做。我平常責備別人而且嫌惡別人的事，如無一定的意志和對於前途無明瞭的計畫，現在都躬自蹈之了，我對

於將來的事毫無處置的方法，所以心中忐忑，莫知所從；我極力地才把明明知她要死的思想排出。你可以想像我那時是無一刻安寧的了；一時到園裏，一時到她的牀邊，以後又下樓到我房裏。最後——最後，那悶長的天氣，暮色下垂了。

「我走到臥室內，耶爾希的病榻也就是在裏面；看護婦在她旁邊，替她整理那因病中不靜而紛亂了的黃色的頭髮；但是當我一進門，耶爾希便轉過頭來，把她那美麗的病容向着我。她急忙地說道，「好了，楊斯夫人！請你不要梳了！」然後又向我說，「佛郎士！你就在這里！但是只要你一個人在這里！」她看着我，她眼睛中好像含着一種離別痛苦的光彩。

「看護婦有個小孩病在家裏；我叫她回去，到了明天早晨再按時來。——當只有我兩人在房裏時候，我便同平常一樣坐在牀沿上，把她的頭拿到我的胸前。她輕輕地靠着我說，「呵，佛郎士，挨着你真好過呵！」我們沒有說話，這還是個悠久而幸福的時刻；我的心也開始安靜地跳動了。

「她忽然大叫起來，她覺她的身子在我臂中為人目

所不能見的惡魔所振動一樣；我也覺得似乎惡魔要拿去她的靈魂，又似乎不能的樣子。噤了，我聽到她喊了兩聲，「佛郎士呀！佛郎士呀！」以後使說不出來了，只是緊咬着牙齒，連叫了可以稍釋痛苦的呼聲都沒有了。她勉強把頭抬起——我從沒見過一個人的面色爲病痛所剗削變到那個樣子；只是從她的眼睛裏，倉皇如流星似的向我眼中看了一下——滿含着失望和熱烈的要求。她掙着要說話，可是不能夠，而且病痛又總是發作。我是富於愛情，同情和憐憫的人，現在似爲這些生命的慈善之神所克服，他們對於我這個無助的人竟成了可怕的惡魔了；我自己好像一個「沒有」，只是聽天由命地看着那種災厄；——我忽然覺得那小瓶在我左手裏。我想着一驚，我的妻還總是在我臂中。以後，我便將藥水給她……」

他的咽喉哽住了。我叫道：「唉，佛郎士，佛郎士你把你的夫人殺了！」

他舉起手來道：「不要說！我不否認你的話，我實在是把她殺了。但是我那時候毫不驚恐，因爲悲劇實在閉幕了！我覺得那年輕的頭從我胸前歪下去，好像不痛

了的像子；她的頭還回轉了一次——可是已經成了幻像，我覺得好像看見了我從前夢中所見與我一度分別後即刻烟消雲散的少女的像；那個與我的妻的面容在此一剎那間，據我看來簡直是一個了。

「我少年時代的事又忽然縈繞我了；晚霞從窗中照入，充射着死者和她周圍的一切。現在只是那種可聽得見的呼吸，這也是我屢次聽見過的；我把耳朵放在她唇邊，清清楚楚地聽她說道：「謝謝你，佛郎士！」這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話。——以後她那年輕的四肢一伸，便與此世長辭了！」

佛郎士不說了，他先已離開了沙發，另外拿了一把椅子對我坐着。我聽着他的話，好像爲禁令所拘束的樣子；但是我並不插嘴，只是勉強地等着。

過了一刻，他又說，「我抱着死者究竟坐了幾久，我不知道了，只有一件事我還記得：天尚未黑的時候，我好像聽見從鄰近房裏有脚步聲在地氈上向我們門口走來；門沒有敲便開了，我看見我們的女朋友克德夫人的同情的面容在房裏；她總是每天下午來給病人的安慰和興奮的。但是這一次却不然，我忽然看見門關了，聽着

一種傷心的哽咽從鄰近房裏遠去。這個生者和死者相互組織的團體已經告訴她（克德夫人），說我的家庭已經消滅了。

「我還是不動地坐了許久，當我覺得周圍都黑了的時分，只有昨日耶爾希尚生存時所心愛的月光又從東南窗戶裏照進來，我把尸體從懷中放到牀上，走出房屋，隨後就把門鎖着。我還完全記得，我那時只解得如踏高蹻走路，身體已不像自己的身體。像這樣過了一會我便到了園中；我以為她應該在那里，因為她已不在屋內了。我在草地上，松林間行走着；時而走到陰影裏，時而月光又照在路上；有時起陣夜風，吹着一羣落葉在空中，這里，那里，長椽上或小叢上都是白光照着；但是毫無我妻的形跡，周圍着我的仍然是死氣沉沉的寂寞。我還大聲地叫了一次她的名字，便戰慄了。因為她對於我所加於她的行爲，只說了最後幾句話，實在叫我不滿足，所以我非要再得着她的一種生活表示不可。我屏息地站着，怕聽不着那最小的聲音，但是一點回響也沒有，凡我五官所能理會的一點也沒有，我想我所有的幸福——從前已經享受過了的，現在已入於過去的安全區

域，無人能侵佔了；那些松樹中的颯颯，空中烏鴉的蠢叫，自在是不在內的了。我還記得一件事：我覺得足旁有物摩擦，輕輕地擠着我；等我向下一看，原來是那可憐的白貓，他環捲着尾巴，朝上向我哀叫。我說，「你也找她麼？」於是我把他拿到臂上，帶着走進房裏去。

「這一夜我便坐在她——我殺死了的旁邊；沒有點燈，滿屋漆黑；我手中握着的是另外的一只手；那手已經冷了，越過越冷了，我也無法可想，等到天亮以後，我心中覺得真是無法可想了。人死之後是否可以傳染他人，這種心思又浮於我腦際；但是不至於，絕對不至於，千萬不至於的；只是她那可愛的頭尚安靜而和平地放在枕上。」

我的朋友站了起來，好像無意的從窗中看着那淒涼的天井，穴鳥的黑翅膀又向玻璃窗撲來了，他毫不理會。他這次尋求食物的啼叫可是無結果了；他的主人又向我坐着，看了我一些時，好像哀憐我的樣子。

隨後他又重新說道：「可憐的罕士呵！我的報告現在還沒有完，因為我自己的事尚沒提呢。自從我向你講

的這項事發生以來，到今年秋季已經有三載了。

——「耶爾希埋葬了；墓地下發生那種非常的變化——自然對於一切生物所施的變化。我的意思覺得怎樣呢？——有些外行人（非醫生）屢次對我說，倘若他們的精神有劇烈的苦痛時，他們身體上一定的地方也覺得痛苦，這話當中也有二分真理；在我却不然，別人因為悼亡而以爲感覺痛苦的地方——心裏，在我只覺有一種昏沉的畏懼因時發現——若你以那話爲然，那麼，就是今天這也還是我身體上的痛苦呢。我嘗自己說過，現在是時候了，應去重理舊業，看我自己所應診視的病人，況且我看到我那個年輕的助手，做事做得太多，簡直有妨於他的健康了。但是我一想着，就忽然害怕起來；我羞見得人，總是迴避着，像個隱君子樣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住在家裏和園裏，就是到了冬天園裏有了霜雪，我仍然還是進去。在這個寂寞之中沒有一個人來攪擾我；我那個年輕的助手，只是悶頭悶腦地做他應做的事，而且還另外做了許多事；我的老病人或者對我都表同情，或者他們也想着，醫生在暗中仍是監視着他的助手呢；這個漂亮的少年或者也能够使些少婦或閨女滿意，不久他

一定要在這病人裏面擇一個做續配的。但是有事情來了，

城內發生了一種危險的傳染病；這是前幾年有過了的。老災禍，現在又重復發生的。當這病初起的時候，有天早晨，我同住的少年輕輕地用手指敲着我的房門。

「他走進來的時候說道，「博士先生，我不願來打攪你，但是你也一定希望，我們對於這忽然而來的病疾的治法互相商量商量。」

「我嚇得眼睜睜地看着他；因爲我簡直不知道新病是一回什麼事。」

「少年難爲情地說，「請你恕我無狀，」於是他便把那照着各種有關係的神經而構成的名詞（病名）說出，「我自從臨症以來，還不知道這種病；這是忽然發現的，在很短期限中已經有死人的事了。」

「我確實知道這種病，但是我在大學裏和行醫後也都未遇着過；他快得不可治療，轉眼即足致人於死地。我振作精神與少年磋商，翻閱書籍，並尋找前人當時對於這病所得的經驗，雖然治法甚少，但是他們那種精細的觀察，却很令我佩服。於是我們便得到了幾條結論，並規定我們應用的方法。當少年要走的時候，我才完全

看見他的臉。我問道，「你是怎樣的？病了麼？」

「他搖頭道，「只是因為這幾天夜間不能安眠的緣故。」

「我驚訝地伸手向着他道，「請你原諒我！我因為死者的關係，竟把生者忘記了。」

「但是淚珠却從他眼睛中滾滾而出了。他抽抽噎噎地說，「原諒麼？就是我自己也不能忘記你的死者，你又怎樣能夠呢！」

「好一個善良的少年呵！耶爾希待他總是和姊妹一樣；——若是他接着我的位置，我也沒有幾多不願意的了！」——他向我搖手，又繼續說，「你不要打斷我的話！關於這件事我現在不能說了。」

「當我的助手走了以後，我想這個，想那個，心中極為不安；偶然看見了放醫學雜誌的抽屜。裏面有一大堆，我便照着次序一冊一冊地整理出來，或者我也沒有想起要送去了裝釘，我便一頁一頁地翻着看目錄和各篇的首段。我見着一篇報告，著者為吾界一重鎮，是一個很少聽見發表著作的人。我便拿着雜誌輪到沙發上去看，一直看到兩手發顫，嚇得要死，幾乎和斧頭砍下來

一樣。著者論婦女的腹臟病，不久看到論我女人害的那種病；可是當她的病一步一步地達於極點時，我却把那戰慄的命根割斷了。後來有一句道：「人到現在」——

我念了兩三遍——「都以為這病是死症，絕對無法治療的；但是我却成功了，所以我將我的方法報告於下，我用那種方法，在五個婦人之中治好了三個。」我讀了之後，好像這些字是紅火，烙印在我的腦際，永不能忘。

「其餘的我只瞥了一眼便不看了。尤其奇怪的是：著那篇文的便是在研究院的導師，從那時一直到現在，我總是迷信似的信仰他的呢。」

「我轉翻到冊子的封面，把上面印的月份名念了一遍；這本雜誌確是在耶爾希死的前十四天，我從郵差手裏接到未曾料及內容便放到抽屜裏去了的那一本。——我躺了許久，心中胡思亂想，不知所從。——迴旋於我腦際的，總是「這話是我的老師說的！」一句話；因為他不是騙子，也不是自誇者。——我向自己說道，「凶手呵！你這好聰明的凶手呵！」

「我這天剩餘的時間在何處，而且又怎樣的去消磨他，我不能向你說了。其實這也不過是件平常的事，我

們每個月或還不到一月都可在報紙上看著着：「一個人殺了他的女人和孩子，一個女人殺了她的孩子；」失望的愛引誘他們和我的手去行凶了。但是我至今還是驕傲地輕視而且嫌惡那些為父母的，雖然他們知道生活是無望，但是無論如何困難，總不可不耐耐；他們是怯懦者，只有任其置身法網了；至於我自己呢，因為我用手按摩，覺得是種極利害的病，橫豎是無救的，所以與其久延時日，活受罪孽，不如令其速死，稍減痛苦。現在，我的老師告訴我：那病還不至於死，只是我自己的天怒神怨的手把我的妻子殺了。——但是你不要相信，我有意去到法官那里自訴，願受犯罪的處分；不，罕士！我是個忠實的新教徒（即思想自由，不相信金錢可以贖罪），我實在知道，法官和牧師都不能免除我的罪過；事情是我做的，該由我自己完全負責；若是可以贖罪，那我就應該自己去尋求了。因為我所經過的可懼的嚴厲的事，雖萬死猶有餘辜，若說一上斷頭台便了事，那未免太滑稽了。

——「幸而——或者我應說是不幸——那天晚上還有我的朋友冷特到房裏來，我自從埋葬耶爾希以後還未

見過他。他叫道，「你幹些甚麼？我到底要來看一回！」

「我同他握手，但是當他看着我的面容的時候，當然一定是驚訝了。他嚴厲地說道，「你的顏色壞得很，好像要為死者完全犧牲性命一樣。佛郎士，你這是不對的！外面城裏子女，現在有大災亂，你——平常是個救星——反躲在家裏，讓你自己的悲哀來蠶食你！」

「他又這樣說了一會；可是他的話對於我好像是耳邊風；我覺得他所說的話都是沒有意思，像我們平常所謂的「胡說亂道」一樣。自然無論那個對我說這些話，在我都覺一樣，因為我對於人類的關係已經失掉，心裏另有一個天地了。——當我最後說了我今天下午同助手開過會議，已議決了關於處治這種新病的方法以後，他才平靜下去。他一面看表，一面說道，「現在到我家去吃茶罷；好使你明天去診病稍得活潑些。」

「我的拘性漸漸地被他那親愛的話戰勝了；我像機器一樣地跟着他走，當我進屋的時候，一聽着門鈴便叫我發顫，我幾乎要說出來，那是斬決罪犯時所打的鐘聲；這個聲音，自從耶爾希死了之後，我才第一次聽着呢。」

「我們走進那光明而溫暖的屋裏，桌上燉茶的器具的響聲，我聽得清清楚楚的。克德夫人親熱地迎了出來，向我握手，說道，「上帝，我們到底把你弄來了！」」

「我點頭道，「是的，親愛的女朋友，我們三個人又到了一塊了。」

「那個好婦人答道，「呵，不是的，你不要這樣說

——從前加入我們這個數目非常親熱的人，她現在還是在我們中間；她不是這樣容易消磨的人啊！」

「我一言不說地坐在我慣坐的沙發上，但是現在朋友家裏也好像愁慘了；他們講的關於耶爾希的話，最傷心而又最多，使我難堪；我簡直像毫無感覺的，也不致謝，因為對於他們的話，一句也不能回答。

(未完)

苦 菜

許蕙芬

一 我對着我的兄弟們，和小鵲似的飛舞歌唱；

我對着我的母親，和花似的微笑；

我對着我的父親，木雞式的，不敢動了。

二

「吾愛！我聽說你會唱，你唱罷！」

她的淚，滴……滴……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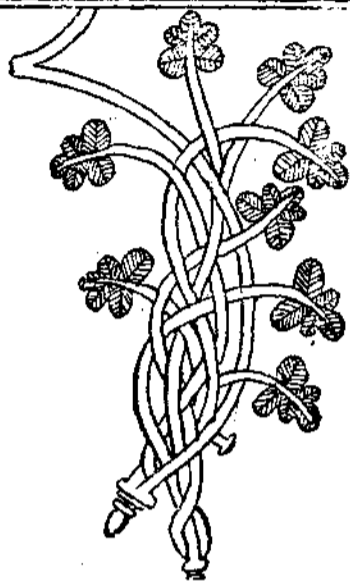
「我不會唱，不過我的憂悶——愁苦——，變成了一種悲聲，不覺的流出口外。」

三

沒有別的人，光我和她，一對小燕般地歌——戲——

若再有別人，我便直起前胸，責罵她，——顯出我是一個男子。

我爲什麼要這樣子？



夜 鶯

丹麥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在中國，你應該知道，皇帝是一個中國人，並且在他四周一切的人也都是中國人。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好多年以前了，不過在他被人忘却之前，這却正是所以值得一聽這故事的。皇帝的宮殿在世界上最華麗的了；他是完全用很細密的琉璃來造成，非常昂貴，但又是這樣的柔脆，當你觸捫他時須得要留一點神。在花園裏，可以見到最奇異的花兒，其中最貴重的花，上面繫着銀鈴，銀鈴搖動作響，所以經過的人沒有一個不注意到這些花。是的，在皇帝的園裏，一切東西都佈置得令人驚羨。並且這個園占地極廣，連園了自己都不知道這盡頭在那里。假使你儘向前走去，你就走進一個名貴的樹林，其中有高大的樹，深潤的湖。樹木一直伸展到湖裏，那個湖是藍而且深；大船可以在樹枝底下來去航行；在這些大樹間住着一隻夜鶯，他唱得這樣的壯麗，就是那須做許多工作的窮苦的漁人，當他夜間出來張網的時候，聽見了夜鶯也要停下來悄悄地傾聽。

「那是多麼美麗啊！」他說；但是他迫於要注意他的業務，就把這鳥兒忘記了。但當第二天這鳥兒又歌唱起來，這漁人聽到了，他又讚嘆道，「那是多麼美麗啊！」

從世界各國來的旅行者到了皇帝的城裏，都羨慕這個城和這所宮殿，和這座花園，但當他們聽見了這隻夜鶯，他們說，「那是其中最好的了！」

當旅行的人回到家裏，他們都說起這夜鶯；有學問的人寫了許多的書，說起這城市，這宮殿，和這花園。但他們並忘記了夜鶯；因為他是處在最高的地位；那些會做詩的人，寫了最偉大的詩篇，關於這在深湖旁的樹林裏的夜鶯。

這些書籍流行在全世界上，而其中有幾本，一次傳到了皇帝那里。他坐在他的金椅子裏，只是讀着，讀着；他時時點着他的頭，因為他樂於諷詠這巧妙的描寫，關於這城，這宮殿，和這花園。「但夜鶯是其中最好的了！」這句挺直地寫着在那里。

「那是什麼話？」皇帝驚訝道。「我全然不知道這夜鶯啊！我的國境裏竟有這樣的一隻鳥兒，並且又是在我自己的園裏的麼？我從不曾聽見過。試想，我須得從書籍上第一次知道這樣的一件事情啊！」

他因此就去召他的侍臣。這侍臣是非常貴顯的，假使不論什麼人，凡是品位較低，而他自己竟敢來和他說

話，或則來問他一個問題，他總是一句也不回答，祇有「欠！」——那個字眼一點意思也沒有。

「有人說，在這裡有一隻奇異的鳥兒，名叫夜鶯的！」皇帝說。「他們說，這是我國境裏最好的東西了。為什麼我從不曾聽見過一些關於這鳥兒的事情呢？」

「我從不曾聽見有人叫過他的名字，」侍臣回答道。「他在朝裏從不曾被人提起過。」

「我下令，他今晚必須要到這里來，在我的面前歌唱，」皇帝說。「全世界都知道我所有的，我自己反而不知道！」

「我從不曾聽見有人說起過他，」侍臣道，「我願意尋找他。我情願覓到他。」

但是到那里去尋找他呢？這侍臣上上下下跑盡了一起的樓梯，穿過廳堂和迴廊，但是他所碰見的一切的衆人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聽見過講這夜鶯的。於是侍臣跑回到皇帝那里說，這定是著書人創造的一個寓言罷了。

「陛下切不可輕信那虛構的小說裏所寫的話；這不過是些謊話，和一些他們所稱為妖術的罷了。」

「但我讀着這事的那冊書，」皇帝說，是「日本國

高貴而偉大的皇帝送給我的，所以不會是謊話。我將要聽這隻夜鶯！必須就在今晚將他帶到這里來！我很愛寵這隻鳥；假使你們不將他帶了來，等到朝中吃過了夜飯，一切的官員都須重重地用足踐踏！」

「遵令！」侍臣說；於是他又上上下下跑盡了一起的樓梯，穿過了一起的廳堂和廊廡；而朝中有一半的人也跟着他跑，因為這些朝臣都不喜歡受踐踏的。

於是大家竭力探問這隻奇異的夜鶯，這隻夜鶯除了朝中的人員外，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最後，他們在廚房裏碰見了一個窮苦的小女孩，她說，——

「這夜鶯麼？我很知道；是的，他能够唱得很美麗。每天晚上，我得離了此地，把食桌上所剩下的脂油渣，帶去給我可憐的多病的母親。她是住在湖邊，當我回來的時候，是很疲乏了，便在樹林中息息，於是我就聽見夜鶯的唱歌。於是淚珠湧到我眼裏，這正好像我的母親在吻着我！」

「小廚娘」侍臣說，「我將使你在廚房裏得到一個永久的位置，還准許你伺候皇帝的大餐，假使你肯領我們

到夜鶯那里去，因為皇上通令，今晚就要找到他的。」

於是他們就一齊出來，跑到夜鶯常在唱歌的那個樹林裏去；前往的人，差不多抵得朝臣中的一半。當他們走到半路上，有一隻母牛開始在哞。

「喔！」一個朝臣喊道，「現在我們尋得他了！那種叫聲顯示出一種奇異的能力，在這樣微小的一種生物裏！我一定以前曾經聽見過。」

「不，那些聲音是母牛在哞呀！」小廚娘說。「我們離那處地方還有好一段路哩！」

現在有些青蛙開始在沼澤中閉閣地叫。

「好漂亮啊！」一個在朝的中國法師說。「現在我聽見他了——他響得恰像小寺院裏的鐘聲。」

「不，那些是青蛙呀！」小廚娘說。「不過現在我想，我們立刻就聽見他。」

最後，夜鶯開始歌唱起來了。

「那個聲音就是他！」小女孩叫喊道。「聽，聽，呀！他坐在那邊呢。」

於是她指着在樹枝間的一隻灰色的小鳥。

「這是可能的麼？」侍臣喊道。「我總想不到，他

看去是這樣的！他看去多麼簡單啊！他一定因為見了這樣高貴的衆人在四周，而已失去他的光彩了。」

「小夜鸞！」廚婢叫得十分響亮，「我們神聖的皇帝，要你到他前面去唱歌哩。」

「我非常願意！」夜鸞回答道，於是又極愉快地開始歌唱起來。

「他響得正好像玻璃鈴子！」侍臣說。『且看他的小喉管呀，他是在怎樣地動着！這真是奇怪，我們以前竟從不曾聽見過他。這隻鳥兒到了朝裏必定得着大功。』

「我須要到皇帝前面去再唱過一遍麼？」夜鸞問，因為他以為皇帝也到了那里。

「我的秀美的小夜鸞啊，」侍臣說，「我很喜歡今晚邀你去加入朝宴，那時候你將要用你的美麗的歌唱來娛悅這位皇上了。」

「我的歌聲在這綠樹林裏要算最好的了！」夜鸞回答道；他聽到皇帝切望他，他仍舊很願意地跟着他們去。

宮殿上設好了宴席，琉璃的牆壁和地板，照耀在金燈的幾千條的光線中，最華美的花，能够清脆地響的，

已經放置在迴廊裏。那里有許多的人在急速地來去，並且那里又有一陣普遍的和風，於是一切的金鈴，就可噹地響起來，這樣的喧鬧連一個人自己的說話都不能聽見。

在大廳的中央，那里坐着皇帝，已放了一根黃金的棲木，在這根棲木上，就是叫夜鸞坐的。朝中的官員，全體都到在那里，而這小廚婢也已到了，奉旨站在門背後，因為她現在已接受正式的御庖的名號了。全體的人都衣冠得很整齊，大家望着這灰色的小鳥，那時候，皇帝正在向小鳥點頭。

於是夜鸞唱得這樣的悲壯，直使淚珠湧出在皇帝的眼中，淚珠流下來，淌過他的兩頰；於是夜鸞唱得更其悅耳了，直嵌進人的心坎裏。皇帝是非常的喜悅，他說，這隻夜鸞須要用黃金的圍巾來帶在他的頸上。但是夜鸞辭謝說，他已受了足夠的賞賜了。

「我已看見了皇帝眼中的眼淚——那在我已是真的珍寶。一個皇帝的眼淚是有一種特別的威權的。我的報答已是足够了！」於是他又用了一種柔美的，華麗的調子高唱起來。

「那是我所曾見過的最嬌美的獻媚了！」站在四周的那些貴婦人說，於是她們口裏含了點水，當有人和她們說話時，她們便喇喇地響起來。於是她們想，她們必定也像夜鶯了。而那些小廝和侍女傳說，他們也很是滿意；其實那種的話，已說得過分些，因為他們是最不容易逗悅的人。總而言之，這夜鶯已得到一件確實的成功了。

現在他是留住在朝中，有了他自己的籠子，得自由地飛出去，每天兩次，每夜一次。當他出去時，派十二個僕人跟着他，每個僕人都有一根絲線，繫住在鳥兒的腿上，那根線，他們握得很緊。照這樣的一種出遊，實在沒有什麼興趣的。

全城的人都講着這隻奇異的鳥，當兩個人碰見的時候，一個人不說別的，只說「夜」，而另一個人接着說「鶯」；然後他們嘆了一口氣，而都互相了解了。有一個小販的兒女，都照着這鳥兒取名，但是其中沒有一個能夠唱出一個音調的。

有一天，這皇帝接到了一個大包裹，包裹上寫着「夜鶯」兩字。

「在這里，我們有一冊關於這著名的鳥兒的新書了，」皇帝說。

但這並不是一冊書，却是一件小小的美術品，包藏在一隻盒子裏；是一隻人造的夜鶯，他唱得和天然的鳥兒一樣，不過是輝亮地裝飾着金剛石，紅寶石，和藍寶石。當這隻人造鳥兒開足之後，他立刻能夠唱出那真的鳥兒所唱的一段歌曲，他的尾巴上下搖動，耀射着銀色和金色。沿着他的頸項裏，挂有一條小絲帶，上面寫着，「中國皇帝的夜鶯遠勝過日本皇帝的。」

「那是妙絕了！」他們大家都說，於是帶人造夜鶯來的人，立刻接受御夜鶯獻送使的尊號。

「現在他們必須要跟着唱；那將要成爲怎樣的一種合奏啊！」

於是他們就不得不和着唱起來；不過這個聲音不大好聽，因爲這真的夜鶯唱着他自己的歌，而這人造鳥則唱着旋舞曲。

「那不是他的不好，」樂師說；「他守着確切的節拍；並且還很帶着我的風格呢。」

現在這人造鳥是要獨自唱了。他所得的成功正和這

真的一樣，那時候他看去更其華美了——他射耀得像金鋼和胸針似地。

三十三次過去了，他唱着這同樣的一首曲，但還一點也不覺疲倦。人衆都歡悅地要再聽他唱，不過皇帝說，現在應該要叫那活的夜鶯唱一些了。但是他在那里呢？誰也不會留心到他已從開着的窗子裏飛出，回到綠樹林裏去了。

「但是爲什麼會這樣呢？」皇帝說。

於是全體的朝臣都罵這夜鶯，並且宣說，他是一個極沒規矩的東西。

「我們終究得到最好的鳥了，」他們說。

於是這人造鳥得不再唱，而那一次是他們聽着同樣一段歌曲的第三十四次了。但歌中一切的曲調，他們還不能十分諳熟，因爲這歌是非常難記的。樂師特別讚賞這隻鳥；是的，他宣說，他比一隻夜鶯還好，非但爲了他的羽毛和許多美麗的鑽石，而在裏面也是很好的。

「你們想，諸位貴婦們和大臣們，以及在一切之上的皇帝陛下啊，聽一隻真的夜鶯，我們總不能夠料定唱下去的是什麼，但在這人造鳥兒裏，一切東西都已安排

好了。我們能夠解釋他；我們能夠解開他，使大家明白這旋舞曲是從那里來的，他們怎樣動作，和一個音律怎樣跟着另一個音律的。」

「那些話完全就是我們自己的意見，」他們大家都說。

於是這說話的人就邀准在下一天禮拜日把這隻鳥兒當衆宣示。皇帝下旨，衆百姓也須一聽他的歌唱的；於是他們便聽見了，他們歡喜得猶如大家都已吃暢了濃茶似地，因爲吃茶完全是中國的風俗；於是他們大家都說，「喔！」又舉起了他們的大姆指點點頭。可是這窮苦的漁人，他曾經聽過這真的夜鶯，說，——

「他唱得够好了，那些音律各個都是一樣的，不過其中還有些缺點，雖則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真的夜鶯是從這個國境中放逐掉了。這人造的鳥兒居住在一個絲製的墊褥上，和皇帝的牀榻相近；他所受的一切的贈品，黃金和珍貴的寶石，是整列在他四周，在名號上，他已擢升爲御前餐後大歌臣，排列起來是在左手第一位；因爲皇帝把這一邊作爲最重要，在這一邊位着人的心，便是一個皇帝，這顆心也是在左邊；

這樂師又著了二十冊書，講起這隻人造的鳥兒；這部書是極淹博和充長的，充滿着最古僻的中國字；然而一起的人尙宣說，他們已經閱讀過，並且已經懂得了，因為他們怕人家當作愚笨，而把他們的身體給人踐踏。

這樣，一整年過去了。這皇帝，這朝臣，和一切另外的中國人，對於這人造鳥的歌曲裏的每一個輕微的聲音，都能够默記。但就因為這層理由，使他們非常歡悅——他們能够自己和他一同唱，他們常常在這樣玩。

街上的兒童唱道，「吱——吱——吱——格勒——格勒！」皇帝自己也這麼唱。是的，那確是鬧動一時的。

但是有一天晚上，當這人造的鳥兒唱得很好聽，而皇帝睡在牀上傾聽的時候，只聽得鳥兒裏面響着一聲「尸又——尸！」像有點什麼折斷了。「尸又——尸——尸！」一起的輪盤都旋轉着，於是音樂停止了。

皇帝立刻從牀上跳了起來，去請他自己的醫生來；但是他可以有什麼法子呢？於是他們去召一個鐘表匠來，經過了好一番討論和考察之後，他才勉強把這鳥兒整理好；不過這鐘表匠說，這鳥兒現在須要很留心地理了，因為這裝發條的圓腔已經損壞，如其要用新的機

械來放進去，那麼不能使他奏得照原來這樣的好聽。那是非常可惜的；這隻鳥祇許一年唱一次，就是這麼長一個期間，也幾乎是太多了。但是當鳥兒唱了之後，樂師宣布了一段很短的話，其中充滿了許多難懂的字，說，這和從前是一樣的好的——經他一說，他自然和從前是一樣的好了。

現在五年工夫已經過去了，一件真真的傷心事情，發生在這全國中了。中國人是真的喜歡他們的皇帝的，現在他得了病，據說，他不久就要崩御了。一個新皇帝已經選好，衆百姓立出來街路上向這朝臣說，他們的老皇帝是怎麼樣了。

「女！」他說，又搖搖他的頭。

皇帝寒冷而面無血色地躺在他的巨大的牀裏；全朝的人都想他是死了，各個人都跑到新皇帝那里去行禮。御前大臣跑出來談講這一回事，侍女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咖啡會。四處，在一切的廳堂和迴廊裏，都鋪下了地衣，使走起路來一些脚步声都可以不聽見，因此那里是很靜寂，十分的靜寂。但是皇帝還不會死；他僵直而面無神色地躺在巨大的牀上，那張牀裏挂着長的天鵝絨的

帳子，和笨重的黃金的流蘇；在頂頭，有一扇窗子開着，月光射進來照着這皇帝和這人造鳥兒。

這可憐的皇帝呼吸很困難，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他的胸膛上似的。他睜開了他的眼睛，於是他看見坐在他的胸膛上的原來就是死神，死神已帶上了他的金冠，一隻手拿了皇帝的寶刀，另一隻手裏拿了他的美麗的旗幟。而在四周，從華麗的天鵝絨帳子的褶襠裏，有許多奇異的頭探出來；有幾個很醜陋，其餘的十分可愛和文雅。這些便是這皇帝的一切的惡行和善行，他們現在都站在他的前面，而死神則坐在他的心窠上。

「你記得這個麼？」一個個都輕聲地說。「你記得那個麼？」於是他們對他說了許多話，直使冷汗從他的前額流下來。

「我不知道那種事！」皇帝說。「音樂！音樂！替我播這巨大的中國鼓！」他喊道，「這樣我才不需得聽到他們所說一切的話了！」他們繼續着講話，而死神對於他們所說的一切話儼然像一個中國人這樣點了點頭。

「音樂！音樂！」皇帝喊道。「你珍貴的小金鳥啊，唱罷，唱罷！我曾給了你黃金和尊貴的禮品；我

竟至把我的金圍巾來穿在你的頸上——現在唱罷，唱罷！」

但是鳥兒一聲不響地站着；因為那里沒有人來開旋他，他不開旋是不能夠唱的；但是死神繼續用他深大的眼睛來凝視着皇帝，一切都靜寂，可怕的靜寂。

那時候，忽然從窗邊有最可愛的歌聲起來了。這便是那活的小夜鶯，他躲在外邊的一條小樹枝上。他曾聽見了皇帝的悲愁的境况，便來唱些歌兒，給他安慰和希望。當他唱了，這些幽怪的面色一些些地慘白起來；皇帝的軟弱的四肢裏的血液，一些些地走得快起來；就是死神也傾聽着，說道，——

「唱下去，小夜鶯，唱下去！」

「但是你可否給我那柄光輝的金刀？你可否給我那面珍貴的旗幟？你可否給我皇帝的冠冕？」

於是死神爲了一首歌，就把這些寶物一件件都放棄了。於是夜鶯唱着，唱着；他唱到這靜寂的墓地，那里白玫瑰花生長着，那里較大的花兒，芬芳撲鼻，那里新鮮的綠草爲悼亡者的淚珠所潤濕。於是死神覺得渴望着要看看他自己的花園，就成爲一陣冰冷的白霧，而飄出

這窗子去了。

「多謝！多謝！」皇帝說。「你至尊的小鳥啊！我
很知道你。我將你逐出了我的國境，而你却還從我的橫
臥中唱去了一切的兇惡的面孔，從我的心窠上驅逐了死
神！叫我怎樣來報答你呢？」

「你已經報答我了！」夜鶯回答道。「我曾經從你的
眼中引出清淚，當我初次歌唱的時候——我將永不忘記
那一回事。那些盡是真珠，可以欣慰一個歌者的心。
但是現在睡罷，使再復原得爽快和壯健。我將要唱一些
給你聽。」

於是他唱了，皇帝沈入一種甜密的微睡。呀！那種
睡眠是何等的柔美和爽快啊！太陽穿過窗子射到他的身
上，他才適爽而復原地醒來；那時候他的僕人還沒有一
個回來，因為他們大家都以為他是死了；祇有那隻夜鶯
依舊還躲在他旁邊歌唱。

「你須得時常和我在一起，」皇帝說。「你只須隨
意地唱唱就是了；我將要把這人造鳥兒裂做幾千塊。」

「不要這樣，」夜鶯回答道。「他已是盡其所能了；
仍舊照你以前這樣做。我不能夠在宮禁裏造我的窠來

住；但讓我覺着要來就來；這樣，我將要在晚間躲在那
邊靠窗的小枝上唱一些歌兒給你聽，使你可以立刻快活
和深思。我將要唱到那些快樂的人和那些受苦的人。我
將要唱到人們藏在在你周圍的善和惡。我要唱到這小小
的歌禽，他四周飛得很遠，飛到窮苦的漁人那里，飛到
農人的屋頂上，飛到一切住在離開你和你的朝廷很遠的
地方的人們那里。我愛你的心比愛你的冠冕更切，雖則
這冠冕有一種莊嚴的氣概圍着他。我將要來唱歌給你聽
——但有一事你必須允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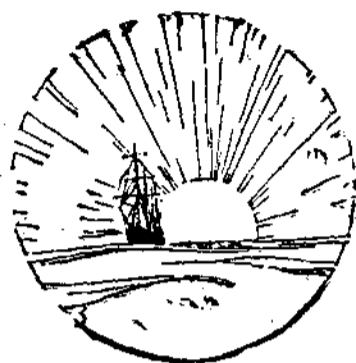
「一切都可以！」皇帝說；他站在那里已穿上了龍
袍，那是他自己方纔穿上去的，而緊緊地抱住了那重鑲
着黃金的寶刀到他的心窠邊。

「我請求你一件事：不要對任何人說起，你有一隻
小鳥，他會來告訴你一切的事情。這樣，事情進行上去
可以較為順利些。」

於是夜鶯飛去了。

僕人們跑進來探視他們的死皇帝，但是——是的，
他站在那里，而皇帝說「晨安！」

(留)



結婚年齡的研究

徐寶山

結婚適當的年齡，須在男女雙方心身俱達於成熟期，判斷力和品性已經十分發達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在男女青春以後四五年或七八年為最適宜。例如男性的青春約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女性的青春約在十四歲的時候，那麼男子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女子二十歲到二十三歲為正當的結婚年齡。過早和過遲，都是有損而無益的。

歐美各國的法律，規定男女最低限度的結婚年齡，違背的就受相當的處罰。我國上古的時候，也有「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兩句話，雖然不是法定的年齡，但是習慣相沿，也很可以做一種適當的標準，可惜後世不能照行罷了。

西洋女子出嫁的年齡，通常二十歲前後為最多——約占結婚者全數之百分之六十七——二十歲以下和三十歲以後結婚的很少很少；但是也有四十歲到六十歲方纔出嫁的。現在把世界各國的平均婚嫁期列表如左：

- 英國 男子平均廿五歲。
- 法國 男子平均廿六歲。
- 瑞歐 男子平均廿八歲。
- 比利時 男子平均廿九歲。
- 德國 男子平均三十歲，女子平均廿七歲。
- 巴維里亞 男子平均廿九歲，女子平均廿六歲。
- 匈牙利有名統計大家殼隆氏，曾經詳細調查過二萬

四千名小兒和父母結婚的關係，有下列的結果。

父母結婚的年齡

小兒體質

二十歲以下者

羸弱

二十五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

最強健

父之年齡在四十歲以上者

多不強健

母之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者

最強健

母之年齡在三十五歲至四十歲者

百分之八不強健

母之年齡在四十歲以上者

百分之十羸弱

父之年齡大於母之年齡者

強健

結婚過早，非但害一己的健康，促個人的壽命，併且貽禍於子孫。女子出嫁過早，花容月貌，容易變為衰老，不能全其天年。男子結婚過早，體力減退，意志消沈，有未老先老的氣象，無剛毅進取的決心。世界各國，以印度結婚為最早，男女一到十二三歲，差不多就各有室家。所以元氣頹唐，不得不屈伏在英國的脅下。總之早婚的害，影響人民的健康，知識，道德，財產很大。

富拉夸說：『年少夫妻所生的小兒，猶如冬天暖室裏面促成栽培所得的水果，柔嫩而沒有味道。』這話最切中早婚的弊端。所以早婚的小兒，強健的很少。英國

李理斐博士說：『現在印度和中國的婚期，都覺得太

早。中國早婚，只因父母望孫太切，越早越好，有了孫

兒，父母死去，便得受人祭祀。又說：『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這種意見，大大錯誤。』所以我們應注重

的，不是要子孫多，乃是要子孫賢良；如果生出許多不

健全分子，和社會又有什麼益處？

論到晚婚，也有弊害。男子到三十五六歲以後結

婚，活潑的熱情，已經大半消亡；體力和性情，也逐漸

萎弱，對於結婚的快樂，既減退不少，子女多未及成

人，為父的已鬢髮斑白，不能盡撫養的責任。女子晚年

出嫁，生殖器多障害，容易患難產和歇斯的里症。

夫婦年齡，相差過遠，體力和性情不同，常為家庭

不和睦的原因，例如男子過老，女子過少，則男子勉強

滿足女子的欲望，終必致於身心衰弱，釀成種種的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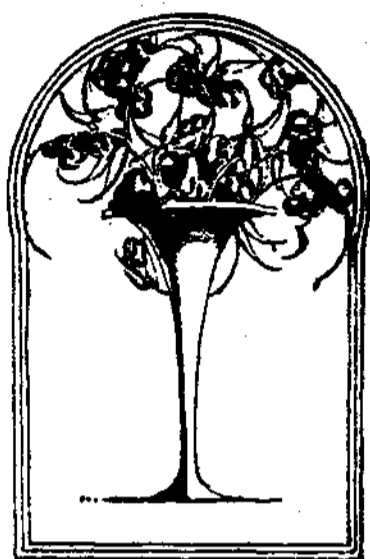
病。男女同年，或女大於男，在結婚時雖然沒有什麼影

響，但是後來一比較，女子已經衰老，男子尚在年富力

強，也為家庭不睦的原因。所以我從各方面的研究，證

以生理上的原理，敢下一句斷語說：『男女結婚的年

限，以夫大於妻三四歲或五六歲為最適當。』



家庭看護法

雲樓

— 婦女雜誌 —

一 病室

病室最要的是安靜，其窗須闊大，明亮，向日。

病室極應清潔，但掃除時切勿使塵埃飛揚。須置備痰盂，每日將污水傾棄，並入水於痰盂為相當的洗滌，遇肺結核及其他傳染病時，須在痰盂中加入石炭酸水，昇汞水，過錳酸鉀，加里液等。

大小便切勿留於病室，須即滴入石炭酸水，克雷梭爾 (Creosol)，石鹼液，棄於廁所。

病室的空氣，必須有適當的交換，即朝晚間須有二次五分鐘的門戶開放，換入充分的新鮮空氣。若為西洋式的房間，應將外窗關閉，內窗的上部開放。但隙孔的風大有礙於疾病，務宜注意。

再病室的空氣，須要保持一定的溫度，夏則平等的

冷，冬則平等的暖。其溫度最好在攝氏十七度至二十度。用煖爐火盆而溫煖病室的空氣時，空氣未免乾燥，須置水盤於爐上，使之蒸發。在夏天，或於室內置冷水盤，冰盤，或於室內置風扇或立冰柱。

二 病人

病人在牀上，頭宜略高，使成水平線而臥，若在呼吸困難的時候，須用布圍等置其上身的下面以支撐之，使成爲半坐的樣子。

清潔病人的身體，頗爲緊要，如病人能入浴，則使之入浴；病人不能入浴，則應於無風時爲之揩拭。揩拭

的法子，或僅用湯，或用石鹼與湯。如用湯，應加入少許的酒精，揩拭時身體上最要緊的地方，就是臀部，及肩胛，背脊，項頸等處。

在晚上將寢之前，宜用湯洗其手足，使病人覺到身心的爽快，安然入睡。

病人的寢衣，應該十分寬大，俾胸襟開展。

為保留溫度起見，須用墊子，或用毛毯，最好用羽毛做成的墊子，輕軟而且溫暖。患重病的人，每苦胸膛受被的壓迫，所以最好離被置一個架子，將被放在架子的上面，彷彿同蓬帳的樣子。

褥瘡(困瘡) 患重病的人，久臥體弱，動作不能自由，其身體的一部分，尤其是腰，肩，踵等，因受着壓迫而發生褥瘡，患熱病及神經系病如脊髓癆，半身不遂，肺結核，傷寒等更易發生這種褥瘡。此瘡痛而難愈，尤易感受黴菌而起敗血等證，故看護者最宜注意。其預防法將臥位時變更，所鋪重重的布墊須平直，被單及襯衣不可使有摺縫。務使身體清潔，於疾病初起時，即應於易發褥瘡之處，特別屢屢摩擦。大小便失禁之時，尤不可不特別注意，一有褥瘡的預兆，即須用水

或用醋，酒精混和於水，或用〇·五蘭沙爾(Lysol)液在褥中患處而洗之。

睡眠能回復心的疲勞，鎮定過敏，補充體力，故務要使其充足。但欲使病人睡眠充足，則第一須要擇容易入睡的地方，切勿在其旁發聲，或私語，最好靜悄悄地讀書，俾其聞而快慰，覺四肢輕鬆，夏時要使之涼快，故熱時宜與以清涼的飲料，汗出時，其被褥襯衫等，必須常常更換。

脈搏及體溫 大人的脈搏，普通自六十至八十，平均七十二三，脈搏在一百二十以上的時候，便是重證，看護者須要注意。體溫平均自三十六度四五分至三十六度七八分，故三十七度為輕熱。但舊時的體溫計，普通高二三分，故必須矯正。近時發賣的種種體溫計，以記者的經驗觀之，則以英國奇羅公司所製者為最優，二三分鐘即可畢事。若飛子科公司所製者約須五分鐘，德國賽德公司及日本所製者，必須十分鐘以上十五分鐘以下方能畢事。

常例體溫的測驗，每日一回，朝則六時與七時之間，夕則五時與六時之間，均於食前行之，記其體溫的

度數，大足爲醫生的參考。

大小便 於病人不能到便所的時候，則宜於玻璃所製的尿壺裏小便，納糞器裏大便，尤其是肺炎病，熱性病等時，因爲要使患者絕對的安靜，故不可不使患者在牀上行其大小便。常人因不能到便所與艱於大小便，每爲了行大小便而使病勢增重，故平日宜養成在牀上便溺的習慣。

三 食物

在家庭看護病人的時候，最費苦心的就是食物，因爲病人的食物，須檢富於營養而容易消化，且適於病人的嗜好者，故非尋常的料理法可以適用的。

病人患熱症的時候，應與以流動的食物，所謂流動食物者，即用米湯牛乳菜羹等合果汁卵黃等而用之，做米湯的方法，將白米五瓢羹，和水三合，煮三四十分鐘即成。做菜羹的方法，用蘿蔔，馬鈴薯，荸薺等，細細的切碎，投於沸湯中，約煮十分鐘，加以食鹽，和以醬油，調其滋味。若過於久煮，則維他命C即被損失，故當以十分鐘爲限度。

病將愈時，與以濃湯，次則與以鰵魚湯，鱈魚湯者，其濃度約在粥與米湯之間。最好於此加卵黃，用醬油攪勻，在火中煮之，使米粒成爲卵黃的樣子。

牛乳若不經過煮沸，或不經過蒸氣滅菌，不可給予。

與病人不相宜者，大概是富於刺激的辛辣之物，及富於脂肪不易消化的物品。

四 治療

藥物應當依醫生的命令而飲，小孩飲藥，日宜一次，苦藥應少吃，這些事，做看護者都不可不注意的。

吸入所吸的藥，譬如爲百分之二的重曹水，百分之一的硼酸水，則應於此加入數滴的五千倍 Adrenalin 溶液，其吸藥的次數，晝間三次，夜間二次，其分量，一次約二盃爲度。

含嗽料當用硼酸水百分之二，明礬水百分之〇。三，重曹水百分之二，鹽水百分之二，關於齒科的含嗽料，當用數滴的薄荷油。

灌腸 最簡單的法子，用甘油二〇。〇，湯一〇。

○，由灌腸器灌入肛門，小孩減半。

芥子泥貼用 小兒肺炎的時候，最好以西洋芥末，浸於熱湯，使成爲泥狀的濃汁，另用油紙一方，其半方勻塗芥子汁，其另一半方，包芥子之渣，折疊而貼於患處，務使芥子精能與皮膚以刺激，朝晚二次，每次十分鐘，芥子精移去後，應先用藥綿拭之，再用濕布拭之。

冰罩法 入少許的水於冰囊中，水中加入細碎的冰，絞出其空氣，將口封固，外加藥棉，敷於頭部，心臟部，盲腸部等。

溼罩法及溫罩法 俗有在頸部胸部腹部等處用溼布

的習慣，宜卽利用這種法子將藥棉或法蘭絨厚疊布上，

溼以水或溫湯，貼於身體的一部。用油紙遮其上面，油紙的上面加以綳帶，其溼布約用三時卽須除去，入水洗之，但不可用石鹼洗，如用石鹼，則每每引起皮膚病。

入浴 有熱病者，患肺結核者，絕對的禁止入浴，但患腸胃病者，退熱後入浴，頗爲有益。

有痔瘡病的人，患神經痛的人，最宜入浴。

坐浴 浴湯須十分熱，暫使達於臍部爲止，庶得額上出汗爲佳。浴湯中加入蘭沙爾或鹽等尤好。

家裏的戀人

蕭安娜博士

我所遇到的參政論者都是家裏的戀人；也唯其如此纔能够鼓勵她們作公共事業，爲她們的家，她們的小孩，和爲別的婦女們而宣戰。



婦女學校與教會教育

— 誌 雜 女 婦 —

仲蕭先生大鑒，

在一年前的某日，與友人S君談到改良家庭問題，以為應從「給婦女以相當之知識」上着手。而欲使已有子女或年齡已長之婦女，得於相當時期中，得到相當之知識，談何容易？

不幸，我妻適陷於此種失學狀況中。四年前曾經送她進至本鄉的女子小學校，進校時，曾致一信於該校校長，大致謂：「她年齡已長，一切生理心理都已發達完全；且曾認至一二千字，應當不與其他幼小學生同樣按步就班的死教，可以加速進程，加增分量，把無關緊要的功課，暫付闕如，專從國文算術二科，切實教之，年級積分，均不必問。總之，請以特別生視之。」這種出於例外的要求，雖然學校辦事人未會加以否認，然而讀了一年書，又何曾給我些微的滿足。可見普通學校，斷不能供給適當的教育與年長失學的婦女們了。而她們所需要的婦女學校，其企望彌殷之情形，先生以為何如？

我因欲使我妻受點相當的教育，於是亦發生婦女學校的需求。願通

覽書中，無一可得。及與S君談論婦女讀書問題，始提及貴校，S君亦急於希望解決其妻讀書問題者，遂於披閱章程後，專誠至吳興參觀，時適貴校在寒假期中，尚未開學，僅在設備上窺見一斑。惟據S君說：「設備極清潔完善，尙無十分濃重的教會色彩。」隨將章程與我細細地咀嚼討論，是否可以進得？

「此校實為栽培賢妻良母的良校；但我人送妻去讀書，目的是否即在乎此？此係一問題；又，學校章程儘有定得極完備極動聽的，但校中教授，是否能與章程相符？此又係一問題；教會所設立之學校，設備幾乎無一不完美。物質的引誘，恒易使人受或種暗示。究其實質上之教育，是否不為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實一問題；最好我們須顧其課本，觀其教授，觀其各部辦事之精神，然後才可以決定是否可以進得」，我如此地對S君說。

貴校雖為國中獨一無二的婦女學校，照章程而論，確為適合一般年長失學的婦女的求學機關，且課程之編制，年限之縮短，課外作業之加

多，均為貴校之特色，而為一般婦女們所需求，惟使人徘徊不敢邁進者，厥為宗教色彩。大凡教會所設立之學校，無論其宗教色彩如何淡薄，終不能免除虛偽的禱告儀式。這是教育上何等可沉痛的事！

宗教應與教育分離，先生是承認的，然教會所辦的學校，何曾有一個能夠如此？痛快地說一句：教會的辦教育，何曾是為教育？這又是何等使人不快的事！

貴校雖然對於婦女教育總算與以提倡了。但終有使一般年長失學的婦女們沉悶地惶惶地徘徊着不敢來領教，這是何故？

在我的意思：貴校既將盡力於婦女教育，應把教育為前提。凡不願信仰耶穌教者，一概免除其愚民式虛偽式的禱告和各項宗教功課。簡單地說：教會辦學校，是極好的一樁事，但假學校以傳其宗教，則未免使人疾首蹙額而相告曰：此教會學校也。要如不能如此分別辦理，無論貴校所提倡者如何，終得使人聯想到「彼辦學校，不過一種變相的傳教的手段」而已；安有真正的教育可言？蓋用種種命令式的只可使由之的信仰條件，強迫注入一般思想狹小的婦女們腦中，正猶宣傳觀音菩薩的人格如何尊嚴，如何法力無邊，如何可以默佑，如何可以安慰，同一迷信，不過去一舊偶像換一新偶像罷了。非徒無益，抑且有害者也。且綜其一日所耗一年所耗之禱告時間，誦讀聖經時間，亦至足驚人，在一般年長失學的婦女們，光陰何等寶貴？應習之學術，何等繁重？願乃耗之於不甚需求的宗教，日占若干時，年占若干日，即使將來出校能夠改良家庭，而吾人改良後之家庭，是否有信仰宗教之必要？此問題，恐創辦貴校者，未必能武斷罷。

至於章程上宗旨之修訂，與實際上教授之精神，完全係兩問題，章程儘有修訂得極好而內容全不符合者。故谷萬川先生的批評，未必斤斤於章程之字面罷。

又限制學生自由一層，似係迎合舊社會的心理，專在治標上着想，未及把何以「稍徵放鬆一點，就不免鬧出種種越規舉動來」的原因想着而求個治本方法。在我的意思：平日應給學生一種正確明白的「性觀念」「性的衛生知識」「性的道德」，使能自己置身於軌範之中，才是正當的道理。若專從壓抑上着想，恐怕未必能有多大的益處。最要者，教師以身作則，潛移默化於無形中。否則，不但不能替她們爭自由，反把她們的自由剝削淨盡了。

我是百二十分的希望有個完善的婦女學校如貴校者，以便我輩可以得一讀書地。故不覺嗚嗚噙噙地說了不少。在我並不是要來追蹤谷萬川先生批評貴校的不好，實希望貴校能免除宗教色彩，把宗教的面具除去，得個確切的婦女教育的地位，以便一般年長失學的婦女們，不再沉悶地等着。

先生是個教徒，既在貴校服務，當然有一部分提議改進貴校的權，何不將「分別信教非信教之學生，免除非信教學生之一切宗教功課」加入章程，定為要律呢？

我當然不是個教徒，不承認人須信宗教以為歸束，但教會中人辦事之熱心，輒使我五體投地地欽佩。故我嘗謂：「辦理教育事業的人，應有教徒傳教那樣的熱忱和精神，教育事業才有成績可觀。」所以我從未反對過教會的辦學校。惟教會中人，大多不明教育原理者，所聘導教

員，大多是不三不四的教徒，尤其是在小學。今貴校有先生及下先生等擔任教務，當然有不少改進的地方。但願貴校能夠多免除一點宗教色彩，則造福於婦女界者，當更無限量也。

臨了，我讀了先生在婦女雜誌第十卷十二號上所發表之報告及谷下二先生通訊，使我十分注意，并寫了這樣一封信。先生如以為有答覆之必要，請連我的信，一併在婦女雜誌上發表。我的意思以為能夠把貴校的情形，多解剖一點，即可以使沉悶的婦女界多放一點光明。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請寄一本修正的章程給我！如尚有幫我解釋貴校內容的印刷品或其

他亦請各檢一份寄下為禱！

董紹求，於邦加高木南星公司。

紹求先生：

你的意見很能够使我興奮。可惜現在的我，已經和進德學校解約的詳細意見，希望不久能够在本誌上面發表，再請先生指教罷。你的信在二三天前才從湖州轉寄到這裏來，所以我的回信今天才得付郵，請原諒。

何仲蕭，十四，二，十九，浙江，定海中學。

八月號徵文

(甲) 下層婦女的悲慘

記述目擊的下層階級婦女的悲慘狀況

(乙) 非常事件的經驗

追叙自己關於疾病水火兵燹盜賊災荒等的實際經歷

(丙) 消夏瑣談

關於暑期生活之各種斷片的記述以富有興趣者為主

字數 至

多二千

截止 六

月十日

發表 八

月號

報酬 概

用現金

伴筠女士鑒

請示通信處，以便寄奉酬資！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二卷

第一二三號均已出版

月出兩册每册兩角
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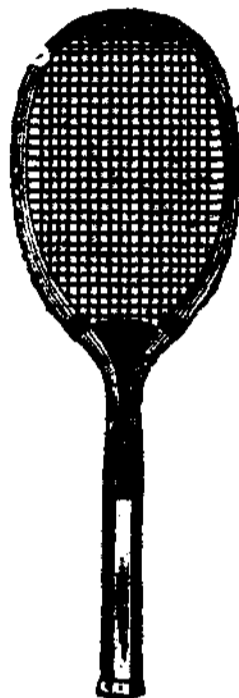
第 一 號	內外時評(十二篇)……記者
第 一 號	列強環伺中之中國……陶孟和
第 一 號	英美選舉與法國政局……樓桐孫
第 一 號	聯邦建國論……高一涵
第 一 號	我之建國方案……潘大道
第 一 號	徵文當選(四篇)
第 一 號	甲子大戰後全國軍隊之調查……何西亞
第 一 號	歌戈魚虞模古讀的管見……唐鉞
第 一 號	埃及王陵發掘續記……愈之
第 一 號	水銀鍊金之新發明……幼雄
第 一 號	新語林(四篇)……W生等
第 一 號	外國旗(小說)……葉紹鈞
第 一 號	藝林外史(小說)……李青崖
第 一 號	申屠氏(影劇本)……洪深

第 二 號	內外時評(十篇)……記者
第 二 號	清室優待條件是否國際條約……甯協萬
第 二 號	世界人口與糧食問題……張慰慈
第 二 號	普渡大學參觀工廠記……以新
第 二 號	甲子大戰後全國軍隊之調查(續)……何西亞
第 二 號	新語林(四篇)……W生等
第 二 號	科學與哲學……張東蓀
第 二 號	木蘭從軍時地表徵……姚大榮
第 二 號	徵文當選(五篇)
第 二 號	一轍(小說)……王輝祖
第 二 號	藝林外史(小說)……李青崖
第 二 號	申屠氏(影劇本)……洪深

第 三 號	內外時評(十一篇)……記者
第 三 號	軍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與政治權……王世杰
第 三 號	今年之歐美……幼雄
第 三 號	日本去年的社會運動……徐之盡
第 三 號	徐雷士入榜德雄之前前後後……樓桐孫
第 三 號	甲子大戰後全國軍隊之調查(完)……何西亞
第 三 號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可楨
第 三 號	蒙古名畫論略……賈寶虹
第 三 號	末日的受審判者(小說)……張寶平
第 三 號	藝林外史(小說)……李青崖
第 三 號	申屠氏(影劇本)……洪深

司公生迭國美

品用動運



Manufactured by

WRIGHT & DITSON—VICTOR CO.

本廠製造各種運動器
 已數十載久為全球運
 動界所稱許美國運動
 家無不採用本廠出品
 足以見工料之精美一
 時無兩矣
 本廠所製之「無敵」
 (Championship Ball)
 牌網球輕重大小一律
 均勻彈力復甚充足故
 在遠東銷路之廣得未
 曾有
 茲為便利在華諸君起
 見特與上海商務印書
 館訂約經售本廠出品
 凡欲現購或定貨諸君
 請逕向該館接洽為幸
 國美迭生運動器公司啓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理經家獨國中

館書印務商海上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增設

國文科

國文為求學始基，應世要具。願國中人士，或為職業所羈，或因指導無人，每以有志未逮為憾。本社前設英文、算學、國語、商業諸科，成績優良，海內稱之。茲鑒于社會之需要，特增設國文科，現已開課。內容詳見左表。凡有志研究國文者，幸任擇一級，即早報名，以免失此求學之好機會也。

簡章	教授	教材	級別
函索即寄	聘請海內國文學專家擔任。所編教材，能示學者以最捷途徑。改答課卷，尤能精詳。	分課本、講義二項：課本以熟練應用文字撰作之技能；講義以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	分初級、中級、高級，每級一年至二年畢業。

◀ 報名處 ▶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各省埠商務印書館分館

商 務 印 書 局

少 年 百 年 發 售

本 年 陽 曆

編譯本書的主旨 生在科學昌明文化進步的今世，非具有充分的世間常識不為功；而此種常識，須從少年時代培養起，才能立定穩固的基礎。我們編譯這部書的主旨，就是想把相當的世間常識，灌輸給一般少年。對於學校方面，也可作為一部最完備的補充讀物。

本書內容 本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對於世界各國的狀況，數千年來的史蹟，歐美的各種名著，自然界的一切事務，宇宙間的奇象異蹟，以及科學上和美術上的製作，都有詳細明晰的評述。概括言之，凡中小學生和

數 冊
 本 開 四
 印 紙 林 道
 冊 十 二
 ~~~~~  
 價 定  
 二 紙 三 布  
 十 元 面 十 元 面  
 ~~~~~  
 本 樣
 即 承
 寄 索

本書類目及出書期

- ▼ 奇象 三冊
- ▼ 歐美名著 二冊
- ▼ 節本 二冊
- ▼ 已出版
- ▼ 常見事物 一冊
- ▼ 世界各國志 三冊

譯 編 館 書

科 全 書

預 約

止 截 底 月 六

一般少年所需要的參考資料，本書無不包羅齊備。

本書特點 取材精博，文字淺顯，興趣濃厚，為本書原著的優點。但原書本係一種叢刊，且內容較注重於英美方面，所以我們在譯本裏增入了許多世界各國共通的材料，而加以系統的編制。擔任這書的編譯和校訂的，共有各科專家和大學生數十人。

少年的幸福 原書在英美兩國，幾為兒童所必讀。其貢獻之大，收效之宏，人所共曉。我國有此譯本，真是一般少年之幸。無論學校家庭，教育兒童，培植子弟，均不可不備此書。

價 約 預

一 次 交	布 面	二十元
一 次 交	紙 面	十四元
三 次 交	布 面	每次七元
三 次 交	紙 面	每次五元

本書英文原本售價約合國幣百元，本館編譯本之預約價值及其五分一，低廉無比。

- ▼ 自然界 二册 十四年六月
- ▼ 世界名人傳 三册 十四年十月
- ▼ 地球 二册 十四年十月
- ▼ 生命現象 二册 十五年二月
- ▼ 工藝 二册 十五年二月

“ICA”

柯達照相器 本館亦有經售



伊卡鏡箱有單鏡頭與雙鏡頭兩種且軟片硬片可以兼用他種攝影器無此便利故我國攝影家亦愛用之

德國伊卡照相器

商務印書館獨家經理

鏡頭準確 製造完固
推為環球最佳之品

寄即索承錄目品相照

售發館書印務商

品用動運

除自製外 並獨家經售 國美送 生公 司之 出品

網球用品
壘球用品
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對球用品
杖球用品
徑田賽用品
游水用品

售發有亦帽鞋襪衣動運

具文西中

本國筆墨 墨水筆 自來水筆 鉛筆鋼筆 繪圖器具 算尺規尺 信箋信封 各式簿籍

△種類齊備 △定價低廉

理經家獨

自來水筆 派克 活動鉛筆

定審部育教

的輯編合混
書科教學中級初制學新

國語	公民	歷史	地理	自然科學	實用自然科學	混合算學	英語讀本	樂理	唱歌	風琴	圖畫	手工
前四册各五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一二册各三角

的輯編科分
書科教學中級初代現

國文	本國史	世界史	本國地理	世界地理	礦物學	動物學	植物學	生理學	化學	算術	代數	幾何	三角	英語	英文	水彩畫
六册前四册各三角	三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二册上中下各三角

▲簡易師範用
現代師範教科書

教育學原理	教育史	各科教學法	新國語教學法	學校管理法	小學行政及組織	教育心理學	倫理學	簡易哲學綱要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寄即索承本樣印另

新學制初級中學及簡易師範用書

教育叢著——第一期目次預告

教育叢著係教育雜誌十六週年的彙刊，其出版時期及贈送甲乙種優待券辦法，已誌前報。茲將第一期出版四十冊的目次，揭示于左：

- (一) 新學制的討論(上).....孟 錄 李石岑等
- (二) 新學制的討論(中).....舒新城等
- (三) 新學制的討論(下).....孟 錄 王克仁等
- (四) 新學制中學的課程.....廖世承等
- (五) 小學的新課程(二冊).....俞子夷 常道直等
- (六) 小學教育的實際問題.....鄭宗海 俞子夷等
- (七) 初級中學教育.....陶孟和等
- (八) 大學校之教育.....陶孟和等
- (九) 師範教育改造問題.....常乃德
- (十) 測驗之學理的研究.....孟憲承 陳鶴琴等
- (十一) 麥阿測驗法.....錢希乃等
- (十二) 久保氏之皮奈西門測驗改訂法(二冊).....錢 鶴
- (十三) 美國陸軍用的智力測驗法.....郝耀東
- (十四) 團體智力學力測驗法.....太玄等
- (十五) 五種測驗.....廖世承
- (十六) 測驗與入學考試的改進.....廖世承
- (十七) 教育統計法.....薛鴻志
- (十八) 現代教育思潮批判.....李石岑

- (十九) 日本最近教育思潮.....錢 鶴 楊賢江
- (二十) 社會教育與個性教育.....常道直等
- (二一) 教育與德謨克拉西.....劉建陽等
- (二二) 晚近美學說和美的原理.....呂 徽
- (二三) 美育之原理.....李石岑等
- (二四) 美育的實施的方法.....蔡元培等
- (二五) 教育之美學的基礎.....太玄等
- (二六) 教育上之理想國.....常乃德
- (二七) 設計教學法實施報告(二冊).....沈百英
- (二八) 美國三大教育家之設計教學法主張.....太玄等
- (二九) 設計教學法的理論.....劉孟晉
- (三〇) 設計教學法的實際.....俞子夷等
- (三一) 道爾頓制概要.....舒新城
- (三二) 道爾頓制的實際.....高卓等
- (三三) 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說明.....沈仲九
- (三四) 教育哲學.....李石岑等
- (三五) 教育之生物學的基礎.....高卓 陳策善等
- (三六) 教育雜文.....蔣夢麟 劉伯明等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 啟

本 社 投 稿 簡 章

-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 (二) 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敘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 (四) 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非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 (五) 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天又(641)

注意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廣告	郵費	定價	月出	費須	先惠
普通	本國	現款及兌票	一册	一册	一册
上等	日本	二角	半年	六角	一元二角
優等	外國	一元	一年	二元	三元
特等	郵章	二元	全年	三元	四元
封底	如有	一元	半年	六角	一元二角
封面	改動	二元	一年	三元	四元
內面	應照	一元	半年	六角	一元二角
對面	比例	二元	一年	三元	四元
正圖	增減	一元	半年	六角	一元二角
正文	方	二元	一年	三元	四元
中前	位	一元	半年	六角	一元二角
中後	全	二元	一年	三元	四元
三四元	面	一元	半年	六角	一元二角
十四元	六	二元	一年	三元	四元
八元	十	一元	半年	六角	一元二角
三元	六	二元	一年	三元	四元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一日起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州
張家口 新加坡

(婦女雜誌)

婦人及子女之至寶

請觀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如何有益於江西之幼女

幼女長成之際首貴有強健清潔鮮紅稠濃之血液充足是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造血之聖藥也是以此丸稱為天下馳名因其能使血薄氣衰多愁多病之閨女血液充足面曾患血虧身弱得獲治愈足可為據矣夏君來函云小女碧雲現年十八歲因後天失調素來體弱面無華色四肢發軟稍一勞動即氣喘頭眩夜不成眠飲食漸減身體日見黃瘦咳嗽交加痰中帶血雖遍請中西名醫服藥無效繼服各種補品終歸無效鄙人夫婦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得友人王省悟之忠告說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專治婦女各症何不一試服果大人途向本城藥房購得二瓶服之病全愈矣



夏碧雲小姐玉照

見效一咳嗽稍癒未得安眠飲食漸增續購一打服迄今未滿兩月而骨瘦如柴之體已完全成爲肥胖之軀鄙人夫婦喜之不盡即購居親友亦同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寶也今特具證書一紙以告女之至寶也

世之同病者非但爲婦女之至寶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亦係男子補血健腦之聖藥局函購每瓶英洋一元五角每六瓶英洋八元郵費在內

奉送男女衛生小書

敝局印有忠告婦女以及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小書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各一本可也